

高峰先生文集 卷三



[해제]

목판본. 5권 5책. 1614년(광해군 6) 양선생왕복서(兩先生往復書)를 아들 효증(孝曾)이 간행하고, 1630년(인조 8) 조찬한(趙纘韓)이 그의 문집과 <논사록(論思錄)>을 합간(合刊)하였다. 내용은 시·표(表)·소(疏)·사(辭)·기(記)·문(文)·명(銘)·서(序)·행장(行狀)·발(跋) 등을 수록하고, 부록으로 논사록 상·하 2권을 실었다. 책머리에 판서 장유(張維)와 장현광(張顯光)의 서문이 있고, 부록 끝에 조찬한·기세훈(奇世勳)의 발문이 있다.

[목차]

高峯先生文集卷三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三

退溪先生墓碣銘先生自銘並書

李公墓碣銘

坡山成先生墓誌銘

贈戶曹參判金公墓碣銘

墓誌銘

先妣孺人姜氏遷墓記

謹記

答金晦叔書

與金晦叔論景賢堂祭儀書

朱子書節要跋

答退溪先生問目

答鄭哀侍澈

後識

[원문]

高峯先生文集卷三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三

退溪先生墓碣銘先生自銘竝書

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晚何叨爵學求
猶遜爵辭愈嬰進行之躋退藏之貞深慙國
恩豈畏聖言有山巖巖有水源源婆娑初服脫
略象訕我懷伊阻我佩誰玩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寧知來世不獲今兮憂中有樂樂中有憂乘
化歸盡復何求兮

隆慶四年春退溪先生年七十再上箋乞致
仕不許秋又申乞致仕不許十二月辛丑先
生卒訃聞上震悼命贈領議政葬用議政禮
遠近聞之無不齋咨歎惜相與吊哭明年三月
壬午葬家東臺芝山先生姓李氏諱字
嘗卜居退溪因以自號後構書堂陶山又號
陶叟其先眞寶縣人六世祖碩起縣吏中司馬
試贈密直使有子曰子脩官至判典儀寺事
討紅賊有功封裕安君移居安東周村高祖諱
云侯軍器寺副正贈司僕寺正妣淑人權氏
曾祖諱禎善山都護府使贈戶曹參判妣貞夫
人金氏祖諱繼陽成均晉士贈吏書判書移
寓禮安居溫溪里妣貞夫人金氏考諱埴成均
晉士累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妣義城
金氏春川朴氏俱贈貞敬夫人先生生未
晬而孤少受學于叔父松齋公既長劬書厲志
益自刻若嘉靖戊子晉士甲午登第爲承文院
副正字轉博士遷成均館典籍戶曹佐郎丁酉
冬丁內艱服闋拜弘文修撰歷司諫院正言司
憲府持平刑曹正郎弘文館副校理兼世子
侍講院文學議政府檢詳轉舍人司憲府掌令
成均館司藝兼侍講院弼善司諫院司諫成均
館司成乞假展墓明年甲辰春以弘文館校理
召還除左弼善遷弘文館應教典翰病免爲司
窶院正復授典翰李芑啓請削官已而芑又請
勿削授司僕寺正丙午春乞假葬外舅以病見
遞丁未秋授應教被召既至病免戊申正月出

守丹陽郡換豐基己酉冬病辭徑歸被劾奪二階壬子夏拜校理承召還朝除司憲府執義改副應教陞秩成均館大司成病免復爲大司成爲刑曹參議爲兵曹參議俱以病免爲僉知中樞府事乙卯春在告解職雇舟東歸拜僉知中樞拜弘文館副提學連被召命皆辭以病戊午秋七疏乞免收召御批不許入都謝恩拜大司成俄拜工曹參判累辭不許明年春乞假歸鄉三上狀請免授同知中樞府事乙丑夏上狀陳懇解官以居冬下旨特召復授司知中樞丙寅正月力疾登道陳狀乞骸道拜工曹判書又兼大提學遂力辭新命還家竢罪遞授知中樞府事丁卯春以詔使將至有召命六月入都會明宗昇遐今上嗣服拜禮曹判書辭不許以病免卽東歸十月有召命授知中樞旋以教書促行具疏力辭戊辰正月拜議政府右贊成又具疏極陳難受之義又教書促行上狀懇辭遞爲判中樞府事七月詣闕謝辭上疏陳六條又獻聖學十圖拜大提學吏曹判書右贊成皆力辭不拜己巳三月上劄乞歸劄四上猶不已上知其不可留引見慰諭命馳驛護遣是月先生至家上狀謝恩仍乞致仕初先生寢疾戒子寓曰我死該曹必循例請用禮葬汝須稱遺令陳疏固辭且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陶晚隱眞城李公之墓略敘世系行實于後如家禮所云可也又曰此事若託人爲之相知如奇高峯必張皇無實之事以取笑於世故常欲自述已志先製銘文而因循未畢藏在亂稿中搜得用之可也寓既受戒再上疏辭禮葬不得命遂不敢更辭墓道之表用遺戒刻其銘嗚呼先生盛德大業卓冠吾東者當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後之學者觀於先生所論著將必有感發默契焉者而銘中所敘尤足以想見其微意也迂愚無狀蒙先生獎厲成就不啻如父母天地之恩而山頽樑壞無所依歸竊念遺戒之言雖不敢違而所以揭阡詔後者亦不可泯其跡敢記其大概而爲之辭曰先生幼而端序長益涵揉中歲以後絕意外慕專

精講究洞朗微妙充積發越人莫能測而方且謙虛卑遜若無所有蓋其日新上達有不能已者至於出處去就相時度義務求吾心之所安而終亦無所詘焉其所論著反覆紆餘光明俊偉粹然一出於正揆諸孔孟程朱之言其不合者寡矣亦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嗚呼至哉先生再娶先娶某郡許氏晉士瓚之女產二男後娶安東權氏奉事碩之女俱贈貞敬夫人子寓奉化縣監宗早世孫男三人曰安道辛酉生員曰純道曰詠道女二人長適士人朴權側室子一人曰寂

贈領議政文元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明宗之二十年放黜權奸大更政化延登耆俊宥釋罪過自乙巳以後在擯竄之籍者或敘或移而已死者命復官故議政府左贊成晦齋李公用直道彼斥以歿蓋十有三年而始與復官之列道際隆平聖治日新數年之間其所以滌蕩甄別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之降割禮陟斯遽臣民之慟曷有窮乎今上嗣位之初克述先志丕恢至道山陵訖首霈鴻恩盡釋其未盡釋者以備官使勤御經筵懋講聖學益咨當世之務于時士之鬱屈有懷者咸得以卯首吐露無幽隱之不達由是公之道德文章之懿亦得徹聞於黈纁之下遂有搜求遺書之命俄用廷議贈公領議政諡曰文元又命配享明宗廟廷嗚呼公之道亦庶乎少白於一世也公諱彥迪字復古自號晦齋初名迪中廟命加彥字系出驪州後遷慶州良佐村曾祖諱崇禮贈兵曹參判祖諱壽會訓練院參軍贈吏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員贈左贊成妣貞敬夫人孫氏難川君昭之女公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正德癸酉中生員明年甲戌登第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尋入爲眞轉至著作參軍公卒公持重終喪陞博士遷弘文館博士侍講院說書成均館典籍兵吏兩曹佐郎請外授仁同縣監僅二期召爲司憲府持平歷兵吏正郎改文學遷掌令輔德嘉靖己丑出爲密陽府使臨民御吏皆有條法吏戢而民

懷之歲餘以司諫院司諫召還時朝論欲引金
 安老用以羽翼東宮蓋安老子尙公主於
 東宮親暱故也倡其說者正言蔡無擇而大司
 憲沈彥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公獨力言其
 不可與無擇議不合無擇遞正言而外議旋訾
 公立異遞爲可藝彥光問公曰李君何以知金
 某爲小人乎公曰安老尹東京時觀其處心行
 事眞小人也此人得志必誤國家或曰安老雖
 入豈授以柄第欲爲東宮地耳公曰不然彼
 若入來必秉國鈞專擅用事誰敢遏之且東
 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乎彥
 光怒而去遂劾公罷歸田里後七年安老敗死
 上思公忠直召爲弘文館副校理轉校理應教
 除議政府檢詳遷舍人拜直提學陞兵曹參知
 戊戌冬出尹全州歲中一境大治公雖爲老乞
 外憂國之念未嘗一日而忘會因災異求言乃
 上疏數千言所陳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謀
 謨極其忠讜上深加獎嘆命傳示東宮及外
 朝就增其秩俄拜兵曹參判兼世子右副賓客
 公以爲如蒙採言則幸矣而遂有僭賞非所敢
 當上箋懇辭不許歷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成
 司憲府大司憲除弘文館副提學又上疏極陳
 聖學本末時政得失辛丑秋陞資憲判漢城府
 尋加正憲爲議政府右參贊兼同知成均轉吏
 刑禮曹判書再爲大司憲右參贊求出爲安東
 府使諫院請留仍爲參贊兼弘文提學公以母
 夫人老病不可遠離累乞歸養上慰諭不允
 令將母來京公益惶恐請外愈力遂出爲本道
 監司甲辰八月授漢城判尹兼左副賓客會病
 乞辭仁宗卽位召拜右贊成轉左贊成兼知
 經筵事公再以病辭下旨敦諭仍賜藥物公復
 固辭猶不允病間始克造朝公感兩朝知遇之
 隆自力一行蓋欲以有爲而仁宗弗豫日久
 國家隱憂有不可言者公私謂領議政尹仁鏡
 曰當今主上無嗣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
 爲世弟以定國本乎仁鏡然公言而不能用乙
 巳七月仁宗昇遐明宗承序當舉垂簾儀
 百官會議仁鏡曰今有大王大妃主大妃何

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公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今但定垂簾儀制耳議遂定八月政府書啓十條一請慈殿善導養聖質二請博選經筵官恒與之講論咨問成就聖學三請殿下於大行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慎擇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府中當爲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言大行正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奄至斯極今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大行王者望於殿下其機甚重願兩殿留神焉大率公所半定也初尹元衡與尹任怨仇已深而林百岭李芑爲其心腹謀欲傾覆士林以濟其奸元衡託密旨誘臺諫使擊尹任臺諫不從芑等詣閣門欲有所啓兩殿卽同御忠順堂引入宰樞將加尹任等罪時天威震赫人莫敢少忤公從容言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罹禍聞者縮頸而公色不懼旣而芑等錄功號曰衛社併錄其日入侍宰樞公亦與焉公力辭以爲豈可無功而濫受以紊王典不聽丙午春入筭曰先賢有言君德成就責經筵臣忝是職懼無以稱塞謹取先賢格言至論有裨於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爲聖功之助豈小哉已而將省親又入筭乞講學明理親賢遠邪其所望於君父者益深切矣然而冰炭之勢實有難相容者旣歸三上章乞辭遞爲判中樞居數月李芑啓曰彥迪諂付世子背叛中宗書啓十條繫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揅逆賊之言彥迪於臣有恩臣今爲國不計私敢以聞兩司繼論之乃削奪勳爵丁未九月因良才驛誹書加罪乙巳諸人公亦江界府安寘家人聞謫命相與號泣公怡然如平日屬家人曰善奉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明年大夫人下世公用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毀戚以盡三年公在窮厄有以自安講學著

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几案間嘗書
 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爲
 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忽有御命官疾
 驅入城一府驚怖謂有不善意公不爲動正坐
 看書其一視死生不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
 乙丑以疾終享年六十三甲寅春反櫬于慶州
 十一月甲辰窆于興海郡南達田里禱陰山先
 塋之次始公之先府君蚤世以儒聞嘗魁本道
 夏課成廟嘉其詞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
 學焉後歸鄉里日以訓後生爲事公雖不逮趨
 庭之訓而其家業固有所自孫夫人又賢有識
 慮不以慈愛而弛教督既令就學于舅氏孫四
 宰仲敦又撥貧窶資給遠邇公天資近道英悟
 出人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學而欲
 求之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年二十
 七而作五箴三十而又作立箴其言皆古聖賢
 切要之旨蓋於操存省察懲至遷改實有所事
 非空言也其罷歸也築室於紫玉山中靜坐一
 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既專且久而所見始益
 親切焉事親之際愛敬兼至溫清滌滌亦無不
 盡而祭先之禮務極其誠與弟彥适友悌尤篤
 治家有法接人以禮撫宗族馭僮僕咸得其宜
 爲人安重端詳雅有高趣默然終日人莫能窺
 其際其在朝廷論建施爲正大光明其言論風
 旨固足以備勸講而補袞職至於斥奸邪定危
 疑直前無畏雖責育莫之奪也然公既深自韜
 晦故人未有知其爲有道者也所著有奉先雜
 儀求仁錄晉修八規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又
 脩中庸九經衍義而未及成書文集若干卷公
 之配貞敬夫人朴氏宣務郎崇阜之女無子以
 從弟經歷通之子應仁爲後今爲松羅道察訪
 庶子一人全仁女一人全仁生一子曰浚曰淳
 全仁習詩書知義方教誨其子亦皆有立云公
 之葬也不及表于墓道而德業之光自不可檢
 褒大之典實出於人心之不容已公之道愈久
 而彌彰者蓋可知也退溪李先生嘗狀公之行
 而曰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麗氏
 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

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率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受授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此其於公之道可謂深知而善言之也嗣子察訪又欲求篆碑之辭于退溪先生先生以稱述盛德不當專出一人遂以命大升大升辭不獲命而心竊重之其間亦有往復詳訂而後定者是以久不克就今先生既沒而察訪伴來告以碑具乃不敢更辭謹據行狀併考歷官遷次剝其大者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帝有顯命畀人以性性之四德實惟人秉蔽氣與質性由以失學以反之其性則一嗟惟我公生此一方氣寬而莊德渾而剛爰初知學慎修懋履疊疊充養善有諸已入則盡孝出而移忠亦遠亦近道該污隆一時之詬萬世之光搜書褒贈配庭洋洋維先王志維我后承刻示無窮吾道候興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李公墓碣銘

隆慶三年夏退溪先生致書於大升書曰滉先府君以先兄故追贈嘉善當時已樹墓前一碣略刻鄉系而石有瑕泐圖欲改樹中遭家禍不克改焉續因滉故累蒙加贈其在滉身固叨濫不敢當然既辭之不得而拜受之矣又乃受此贈典焉則墓道之表不可不改從今贈而前所刻者不載事實且無銘文竊伏深惟先人齋志不試名不登史牒若只如此湮沒是尤人子之心所隱愴於無窮者願得吾子一言之惠庶有發於潛閔之蹟以示來裔謹將所次行狀一道拜稽以呈子其無庸辭焉大升捧書仄忝欲辭以不能竊念先生不以大升爲不可教幸託以先世銘述義固不可辭謹按先生先考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李公諱埴字器之其先眞寶縣人五世祖碩始起縣吏中生員後贈密直使高祖諱子脩麗季登第仕至通憲大夫判典儀寺事隨鄭世

雲討紅賊立奇功封松安君避倭寇居于安東
 曾祖云侯中訓大夫軍器寺副正贈司僕寺
 正祖諱禎慷慨有大志當世宗朝婆猪江野
 人李滿住屢犯邊朝議創置寧邊巨鎮以控制
 形勢選公爲判官佐府使曹備衡董治得宜後
 復從崔潤德征毛憐衛有功賜爵二級終于善
 山府使累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考諱繼陽
 舉景泰癸酉晉士移居禮安縣之溫溪里早屏
 舉業樂志林泉專以教子讀書爲事累贈資
 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妣英陽金氏
 副司直有庸之女贈貞夫人以天順癸未九
 月十二日生公公少有異質喜學甚篤志勵精
 勤劬如渴飢娶聞韶金氏外舅禮曹正郎漢哲
 早世其家蓄書籍甚富外姑恭人南氏常恨諸
 子不文而喜公之嗜學也謂公吾聞書籍公器
 必歸儒者吾諸兒不足以有此遂盡以付公公
 曰得大肆力於稽古經史百家研究搜抉晝夜
 不輟業成與弟塢皆爲流輩所推服而公尤以
 博洽稱塢後登第官至參判公當訓子曰吾於
 書食與俱嚙寢與俱夢坐與俱坐行與俱行未
 嘗頃刻而忘于懷汝曹乃如此悠悠度日何能
 有望於成就乎公性高抗不能隨俗俯仰爲文
 又不屑舉子程式以故每舉輒屈於禮部弘治
 辛酉始中晉士居之南有一丘卽靈芝山後趾
 雙溪合流雲山縹緲可以盤旋焉公指而語所
 親曰吾苟終不遇吾當就此築室聚徒授業亦
 可以不負吾志矣其明年壬戌六月十三日邁
 疾卒于正寢享年僅四十葬于舍後龍頭山南
 麓樹谷先塋之側金氏生二男一女繼室春川
 朴氏司正緇之女生五男俱贈貞敬夫人男
 長曰潛忠順衛次曰河醴泉訓導次瑞麟未冠
 而夭次曰漪業儒早卒次曰濯登嘉靖戊子科
 歷官禮曹參判嘗爲大司憲論李芑不合爲相
 後因他釁爲芑所構陷被栲以流歿于道次曰
 澄濟原察訪季卽先生也女適辛聘孫男十六
 人曰寅曰完曰宏曰成曰宣曰憲曰宰曰宓曰
 甯曰騫曰寘曰憲曰宙曰騫曰寓曰窠女十二
 人外孫男一人女一人內外曾孫男七十有五

人子孫之盛世所罕有其餘慶蓋未艾焉大升竊惟公之立志之超鑽學之勤自當無愧於古人而沈抑奄忽意不少施於一世真可謂深悲永嘆者而餘慶所鍾至於如是之蕃則豈非潛德之報有以致之也耶則天之所以餉公者可謂不薄而厚也大升重惟先生之書有曰滉險釁不吊生未周晬而孤諸孤省事以來則寢遠於先人之世一時親舊凋謝殆盡無從叩問是以凡有言行事實率多遺闕未述又其狀有曰先君平日屢嘆吾諸子中有能遵吾志繼吾業者吾雖不做不恨也及先君沒伯兄甫授室餘孤竝稚孩將不得持門戶守先業而先妃夫人寡居四十餘年劬勞長育不失昏嫁尤務於資給遠邇必欲其成就學業而納之義方叔父參判公又養視教誨如己子庶幾有立於世者而後來諸孤之遵奉家訓未有可以慰塞幽冥之望者至如滉之無似以先妃慈鑑之識預憂其愚滯難行於世深以小官知止爲戒而迫於虛名輾轉至此誠非本圖所及其墜失遺訓甚矣顧惟先人志行終竟無傳是重吾不孝也乃敢撰次世系行實將以扳控於當世之君子以責墓道以申罔極之痛嗚呼三復先生之言其意亦可悲也而大升於此又有感焉夫以先生追惟先志深服慈訓出身以來屢前屢却潛深伏隲惟講學是務其文辭訓說學者無不傳誦之一世之人亦既已聞知之矣至其先公之志業先夫人之鑑識有以大啓其緒而誘其衷焉則世之人未必知之也且公雖不做於一時而其顯榮褒大於後來者亦至矣公又何恨而後之人慕先生之道而推其所自來則必有以驗公之德而知其積累開發之功初非偶然而已也則公之志行將不患其無傳也雖然是豈易與俗人言哉嗚呼悽矣仍系之以銘銘曰

茫茫元化苞幹相并翕闢滿虛物由以生生之有性人所均受命與遇舛脩夭好醜嗟公生世值難過易胡畀之大而不少試道誦而充數盈而局半塗以逝寂寥鬱塞篤啓嗣續惠于閩則濬發遺緒秉文之極其文伊何實

出於天天之降公其有意然既闢玄符又昌厥後詵詵毓慶克以克有龍頭南麓琢石載美光光大業的有出自考德推天神豈敢誣用記來者匪我言諛

贈判書李公墓碣記

公姓李氏諱克明咸豐人曾祖諱仁瑄檢校禮賓卿祖諱去雨直長同正贈中直大夫司憲府執義考諱自寶宣務郎牟平監務贈通政大夫戶曹參議公官至宣略將軍虎賁衛護軍以景泰五年三月初九日卒享年六十七明年葬于羅州西二十五里東山麓壬坐丙向之原在今竹浦里娶羅州鄭氏通仕郎渾之女生三男二女夫人先卒葬在公墓之前後以子貴贈公爲判書夫人爲貞敬夫人男長曰從生精忠出氣敵愾功臣漢城府左尹咸城君贈兵曹判書諡莊襄次曰從遂副護軍贈兵曹參判女長適通贊張允文次適府使羅誠孫從生生二男一女男長曰良同知中樞咸川君次曰恭大興縣監女適縣監柳善長良生三男長世蕃通政府使次世成虞侯次世忠禦侮恭生一男二女男世達禦侮女長適察訪安點次適生員宋世戡次適李敬修世蕃生二男一女男長允實竹山縣監次允完禦侮女適忠義衛權仁世成生二男二女男長允宰武科部將次允宕甲山府使女長適教官洪德濂次適柳世沈世忠生三男一女男長允寶萬戶次允賓禦侮次允宗禦侮女適崔夢弼世達生一男一女男允宇山陰縣監女適正字張彥留從遂生四男二女男長曰宗仁嘉善兵使次曰宗義奮義靖國功臣折衝水使次曰宗禮通政牧使次曰宗智萬戶女適忠順衛張克平次適忠順衛潘舜恭宗仁生一男一女男偲承議郎女適忠順衛柳瀼宗義生二男一女曰儼副司果曰倬禦侮女適府尹林鵬宗禮生一女適僕誼宗智生一男曰任忠順衛偲生三男一女曰惟謹禮曹正郎曰惟誨曰惟謙女適尹澳儼無子以惟謙爲後倬生二男二女曰惟讜曰惟訥女適崔希尹次適金聲鍾任生二男二女曰惟詮曰惟諫女適

尹灑次適大司成奇大升內外玄來既庶既繁
而允實之子瓘(玉+發)既陞通政允完之子璉亦登
文科足以知其積善餘慶也隆慶辛未今牧使
權公純以先夫人李氏乃公後裔眷念遺澤來
展塋下覩墓表剝落圖欲改樹遂議于兵使林
公晉長興府使柳公忠貞相與合力二公皆李
氏外孫也亦樂爲之令惟諫幹其事自景泰乙
亥迄今百有餘年乃克改樹以垂永久使來者
不可不知其所由故謹敘其事併列子孫而刻
之初只設表于公墓而夫人墓在前其於奠獻
周旋之際有所未安故改設于夫人墓前云
坡山成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守琛字仲玉姓成氏昌寧人六世祖汝
完佐我太祖策開國勳位領議政曾祖得識
漢城府尹祖忠達金浦縣令贈吏曹判書父
世純守知中樞府事諡思肅母貞夫人金氏府
使克忸之女左議政國光之孫先生幼有異質
儼然若成人性至孝宗族稱爲孝兒稍長知讀
書通大義恒加程課日月就將正德甲戌丁外
憂廬于坡州之向陽里哀毀踰禮再期猶歎粥
日三上食必躬執爨晨夕掃塋域焚香拜跪雖
雄寒溽暑不廢服闋值諱辰追慕益不懈與弟
守琮遊於靜菴趙公之門是時朝廷將興至治
多所張設而趙公特爲中廟所眷一時相從
之士亦有聲聞太盛者先生以爲憂未幾皆得
罪或死或黜時事大變自度不能與世俯仰杜
門不出家在白嶽下築書室松林間扁曰聽松
日誦聖賢之書以玩索爲樂不以外物經心嘉
靖辛丑薦遺逸授厚陵參奉不就妻家有舊
業在坡山之下牛溪之上遂就以卜居蓋將爲
終焉之計田少土瘠屢釜或匱而處之晏如奉
親極滋味壬子復薦遺逸授內資寺主簿先生
謂人曰吾之病不能仕業已失矣雖然聖恩
不可不謝卽入京除禮山縣監換免山皆拜恩
又換積城適疾作未及謝聞母夫人得疾亟歸
侍遭喪毀瘠幾不救以祠堂之祭自有禮制惟
墓祭國俗輪子女設於節日臨時齋送多不誠
潔世數寢遠亦有廢祭者乃立墓祭法優置墓

田及臧獲構屋墓下凡百皆備親加規畫無不精固爲之立籍以爲經遠之圖或曰此過厚後恐難繼以至廢弛先生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豈可預憂其廢弛而先自忽乎一室圖書塊然獨處謝絕人事若無意當世而四方風土人情事變靡不周知念時憂國出於至情嘗有所感舉孟子好善優於天下及人不足與適也兩章而三復之曰嗟乎有能以此說告吾君者乎願語其子曰余幾於流涕也年益高德益邵而自處益謙聞人稱道退縮不敢當嘗自號坡山清隱後改牛溪閑民曰吾其可謂之清隱乎哉庚申歲復拜造紙署司紙首相尙公震先生少時友也以書來曰恩出聖衷其亟來謝先生復書曰昔文立不薦程瓊知其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也今公非知我者耶尙公又貽書勗之竟不起年七十二以疾終實甲子正月十五日也先生天分極高迥出物表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而寬厚莊重德器偉然望之可知其賢也其學以誠爲主務欲反躬切己未嘗輕以語人與兄弟友愛甚篤伯兄家窮空以酒食致養不絕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必振助之飲食無所嗜衣服只取周身其於一切世味淡如也搢紳之東西行者多造其廬四方之士亦多及門被其接引者穆然如在春風中聽其言溫純平易無愚智皆獲其益平居處事不露圭角至斷以義理凜乎不可犯也善於筆札蕭散老硬自成一家評書者推爲當代第一其歿也遠近聞之無不嗟悼曰善人七矣家無儲粟將鬻田以葬會司諫院啓曰前積城縣監成某初以遺逸授本職謝病不赴杜門求志力行古道行年七十有二卒以窮約而死斯可謂一國之善士當代之逸民於其喪葬宜加恤典以示國家尊賢之意上允之令京畿量支米豆併調役軍以其年四月癸酉葬于向陽里先塋之側娶尹氏系坡平判官士元之女參判垓之孫和柔承順克盡婦道先二年卒生一男一女男曰渾有操行能治先緒女適直講閔思道生三男曰成己早歿曰成章曰成憲俱業儒女

一人適尹勉渾娶郡守申汝樛女生二男文淹
文溥皆幼先生歿後二年上特命超贈遂贈
司憲府執義階中直竊觀先生立心制行之懿
固有人所不能及者通而不汙介而不隘施於
事爲有豐豐之實可謂篤行君子也銘曰
嗚呼士不自重於世者久矣名於盜而實於
疚紛紛與世而相陪嶷嶷先生惟德之崇有
而不試抱道而終嗚呼其可謂自重者與其
可謂自重者與

贈戶曹參判金公墓碣銘

故成均生員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
義禁府事金公諱錫沃字沃而其先扶寧人有
諱宜仕高麗官至僕射是生坵爲平章事大學
士以文章德行顯於世諡曰文貞公之八代祖
也文貞公之曾孫曰光敘知古阜郡事娶宗室
女爲妻高麗亡退歸其鄉子孫仍居之扶寧今
爲扶安縣公之曾王父諱璫龍驤尉大護軍王
父諱懷允司醞署直長贈某官考諱直孫登
成化己丑科歷藝文館奉教弘文館博士司諫
院正言終於司導寺僉正贈某官妣海平尹
氏贈淑夫人父曰登峻爲司憲府監察公生
於成化丁酉年五十九以卒葬于縣南門外七
里席洞山先塋之側娶寧越辛氏開寧縣監仲
粹之女贈貞夫人享年六十五合葬于席洞
山公幼有器識年十七而僉正公沒廬於墓側
未嘗一至山外竭誠循禮以盡三年既畢喪讀
書攻文敦行孝悌然不屑爲舉子業正德癸酉
始得生員年已三十七矣自是絕意求名唯以
奉親爲事溫清滌滌務盡其心而承順怡悅尤
極其誠兄錫弘於中宗戊寅薦遺逸不欲違
親遠去意未決公勗之曰弟當致力耕桑以營
甘旨兄可出而從宦以慰慈情卒勸之行及丁
內艱其竭誠循禮猶前喪益不懈公爲人資稟
粹美氣局峻整望而可知其爲偉器也平居寡
言笑對妻子未嘗有惰容夜寐夙興衣冠必飭
門庭之內斬斬焉至於應酬操決恢恢有餘裕
性樂善好施與撫恤宗族接遇賓客咸得其歡
心而卒無倦意其親者雖不肖必收之若貧賤

而賢者待之愈貴人一時有識之士無不服其德量而閭巷細人亦知敬而慕之慕齋金公安國行部到是邑聞公之行曰斯人也可不謂君子哉因名其鄉曰君子欲薦于朝會時事大變公亦罷去不果七公飲酒能多而不亂善缺彈琴調古而趣遠嘗構一軒植以梅竹倚酣吟嘯樂而自適人或勸之仕答曰榮達有命吾安吾貧賤而已晚歲結第於邊山之麓以爲棲遲之所一以琴酒自娛是時公已老矣而其風神凝遠行義醇篤則視少時逾邁嘗訓子弟不以文藝爲先必示以趨向之方曰吾家世以孝悌廉約相傳若等須不墜遺風可也公雖不規規於講習而其處已行事多有暗合者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豈指如公者而言耶辛夫人性嚴有法度勤於內治養姑三十年孝敬備至其於衣服酒漿無不曲盡祭燕之需極力營辦奉承君子穆屈逮下有古賢婦之德教導子女必循規矩公之沒也季子啓纔八歲夫人雖甚憐愛少有過失輒涕泣捶扑曰寡婦之子愛而勿勞則豈能自立乎其教以義方而不納於邪者至矣子男四人嘉善坵啓女三人金顯南成大池應清其壻也側室子一人晚也喜生二子曰孝忱孝幅善生二子孝純孝悅三女適柳秀華宋堅宋得榮坵生一子曰孝思女適奇孝曾庚午司馬啓有庶子曰孝平孝吉金氏女生五子曰齊閔戊午司馬曰齊顏齊參齊孟齊南南氏女生一子曰爛池氏女生二子曰慶會次幼內外曾孫凡若干人喜善沮醇謹有家風而早歿坵字敬叔尙氣概勵廉恥自少交結知名士屢與鄉試輒見屈遂棄去不復爲以行義聞于邦今授迎恩殿參奉啓字晦叔登嘉靖壬子文科有文武才能直己以行不媿媿於世嘗以司憲府執義爲承政院同副承旨轉至左副出而爲黃海道觀察使以恩追贈公三世遂贈公爲參判古人所謂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者宜不止於此而已也余與晦叔最相知而於敬叔以好尙之同也遂結婚姻之好余是以知公之德有以覆燾其後人者如此敢敘

其事俾刻之系之以銘曰

金出扶寧惟世有人纒纒百載不跳而醇衣
紳造朝廉約垂家惟公趾美儀偉節姱斂而
不耀既孝既友栖遲林丘撫琴對酒勿墜遺
風以貽後昆奮其餘麻鴻漸鵬騫國有寵章
載揚休烈善無不報玄鑑之徹刻詩高原以
示來裔嗟爾來裔視此無替

故軍資監正贈吏曹參判尹公墓碣銘

公諱忭字懼夫尹氏本出善山之海平有侍
中華俊者顯於高麗其後世多爲大官曰君儀
守司空尙書左僕射曰萬庇副知密直司事曰
碩都僉議右政承海平府院君諡英毅曰之
彪知門下省事海平君諡忠簡牧隱李公誌其
墓詳著其事曰珍門下贊成事藝文大提學諡
文平曰彰入我朝爲楊州都護府使階通政曰
達成陽城縣監贈嘉善大夫慶州府尹公之
高祖也曾祖諱延嶺晉武副尉妣固城朴氏祖
諱繼丁掌苑署掌苑用弓馬發身而雅喜文藝
妣瑞興尹氏考諱希琳副司勇妣竹山朴氏遂
安郡守峻山之女公生十二歲而孤稍長自力
爲學從恒齋柳公雲受業恒齋亟稱之時復訂
疑于靜菴趙公正德己卯中生員是年冬公在
泮猝聞趙公就獄公同館學諸生詣闕籲冤趙
公竟得罪恒齋亦去國時事大變焉嘉靖壬午
公登第有指公爲己卯人排之者授成均館學
諭調奉常寺參奉遷議政府司錄轉博士丙戌
拜典籍歷司憲府監察除戶曹佐郎臺官劾之
有治亂安危之語其意蓋斥己卯諸公由是公
尤不容於朝丁亥補海南縣監秩滿授典籍拜
忠清都事被劾而遞公在海南涖事公方不貸
土豪邑有奸人構虛嗾臺官以申之癸巳陞刑
曹正郎時許沆張甚與人訟臧獲曲在沆主者
久不決公攝其事輒欲決之判書忱威勢力止
公公不爲動竟決之俄以書狀官將赴京公素
鄙一同年不與交其人後附權要荐歷既曠公
又欲阿沆意劾遞公又劾遞正郎爲典籍歷奉
常判官復爲刑曹正郎丙申拜宗簿僉正改掌
樂院僉正丁酉出爲肅川府使公在秋官日有

囚徒不當死爲秋官所鍛鍊將不免公悶然爲辨其冤及赴是任忽有一人冒雨謁馬首問之曰賴公之明得脫死公其有陰報乎肅當朝京之道爲守者多厚遇舌人往往以貨聞公居六年絕不與相接壬寅入爲掌樂僉正改司瞻寺陞司僕寺副正軍資監正癸卯出爲清州牧使甲辰丁內艱服闋拜成均司藝除司導寺副正又出爲三陟府使己酉七月初八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七十一月二十七日葬于長湍東道梧陰之里先塋之側公天性剛嚴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非義其聰明過人所誦書終身不忘早喪父奉母夫人極其愉婉撫循諸妹賑救空乏如恐不及睦於宗黨人人得其驩心當官遇事必剖析是非是非既定處之不疑抗直寡合不少貶以徇人雖困於下僚無怨悔之色足跡不一至貴人之門屢爲大邑以廉謹自飭代還之際行橐蕭然家素貧或至稱貸於人亦曠然不以爲意嘗曰人生自有定分雖家窘寧至餓死乎於外物無所好獨好書史非疾病不釋卷恒齋沒經理其家始終不懈諸子有過不加面斥必使之知其失而改之嘗誨諸子曰三綱人道之大端人不忠孝雖有才美不足觀也又曰言善非難行善爲難汝曹勉之易簣之月猶手抄濂洛關閩諸夫子淵源以訓之所著有足庵集一卷藏于家公凡再娶先夫人李氏宗室清安君嶸之女生三男聃壽承仕郎先公沒期壽早死春壽禮賓寺別坐後夫人玄氏副司直允明之女生二男一女斗壽魁乙卯生員登戊午科今爲某官根壽擢戊午別試今爲某官女適別坐鄭純禧諸孫男女十餘人晁藝文館檢閱皞丁卯司馬餘皆幼公秉志植德不苟合於一時而乃有二子銜訓事嗣俱獲重名方繼公之志而大公之業其所以顯其親者不止於榮名之寵而已也斗壽嘗爲黃海道觀察使贈公爲某官司勇府君贈某官掌苑府君贈某官

銘曰

出而不諧志則篤有而不施德則積不失于已不諧何憾不施而積鬼神與筮維天錫公

有子有孫啓慶承家如水導源惟其有源厥
流以長旣孝旣忠載續其光梧陰之阿有寧
一宮撰德彰志以永其風

故正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五衛都摠府都
摠官知訓練院事河源君贈諡恭武張公
墓誌銘

公諱彥良字子房姓張氏河源人也曾祖孟昌
義州牧使贈兵曹參判祖友奎司瞻寺僉正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兵曹判書父斑秉
忠奮義協策翊運靖國功臣資憲大夫河源君
諡曰忠烈母貞夫人慶州金氏奮義靖國功臣
僉知中樞府事任之女也以弘治辛亥四月二
十五日乙酉生幼有異資四五歲時母夫人著
之膝上以手指飛雲曰我長當樹如雲樣旗纛
母夫人心竊異之甫七八歲與群兒嬉戲常爲
行伍戰陣之狀出號令群兒莫敢違忠烈公嘗
往一宰相家公隨其後止中門外見有十餘歲
服喪童子出門遊走公大言曰不知汝服何喪
但似不當如是童子慚號哭宰相問其故召公
入與語大奇之請名彥良字以子房焉正德甲
戌舉武科乙亥拜宣傳官丙子擢重試丁丑出
爲北青判官辛巳拜訓練院判官嘉靖壬午陞
僉正癸未拜都摠府經歷竝有聲稱甲申國家
命曹潤孫爲大將擊逐胡人之居閭延茂昌者
公爲其軍官凡規畫措置多有所補諸將士欲
要功無勞自伐公默不言一軍目之以大樹將
軍丙戌以軍器寺僉正除昌城府使未幾加折
衝階拜咸鏡北道虞侯戊子授吉州牧使己丑
移拜江界府使是時滿浦僉使爲野人所害將
欲問罪以公擇授庚寅遞拜大護軍兼羽林衛
將辛卯拜滿浦僉使滿浦據西方上游胡人日
來交市易以生鬻公約已務施撫御得宜士皆
樂爲之用胡人來市者亦無怨威行政舉邊鎖
晏然暇日起一閣於城之東角號曰受降亭甲
午授咸鏡南道兵使乙未階嘉善拜咸鏡北道
兵使丙申襲封河源君兼五衛都摠府副摠官
俄拜義州牧使丁酉欽差龔太師用卿貴
語而來遠接宣慰都監等官留迓九十餘日公

應接支供不動聲色及詔使入境凡百所需皆官辦不責民間龔公見公儀觀偉然請射以爲歡公腰五矢連中龔公嗟賞不已作詩贈之有曰義州節制張中郎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可想其爲人也是年遷平安兵使金公爽代公爲牧使且陞辭中廟教之曰居官莅民宜問張彥良其爲上所信如此己亥爲慶尙右道兵使辛丑入拜漢城府左尹兼都摠府副摠管帶經筵特進官備邊司提調壬寅又出爲慶尙左道兵使是時國家聞皇朝以建州衛獫子侵擾邊疆將欲徵兵征討謂公堪爲副元帥遞兵使仍襲河源君癸卯拜戶曹參判兼訓練院都正地官司邦計而亞卿又兼濟用監提調事頗叢委公經理微密老吏猾胥心蹙而服甲辰遞尋卽再授以病免丙午因三公議陞資憲丁未以功臣嫡長參會盟加正憲己酉兼都摠知訓練院事壬子拜漢城府刊尹餘如古癸丑遞爲知中樞府事帶司導寺提調丁巳以老病辭職遞都摠管備邊司提調特進官戊午又辭遞知訓練院事以封君家居任眞推分淡如也庚申四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訃聞輟朝致賻祭出於異數公姿狀魁梧美須髯善談笑其處身行事常以謙遜儉約自將醜詆惡言不出於口舉人之長未嘗言其過失奢靡之物不加於身至老猶跨馬不乘輅執親之喪務從禮儀廬墓三年足不到家服闋祭朔望值諱辰必哭泣以奠推家財任弟妹所分見父母手澤之物若不忍近夢見先人終日恒然以不得躬養爲痛累臨方鎮裝橐蕭然饋遺之問不及於人人亦不以爲怒久在西北二邊山川形勢道路迂直虜情向背無不周知遭世升平輕裘緩帶退然若無能者彎弓不甚强的能破獸必殪飲酒能多而不亂喜讀書考古今每以書史自隨對人語未嘗及之人不知公之有文也立朝垂四紀不樹田園家用不饒親舊有昏喪極力揀助或來謁歡然接之必設饋不饋不聽去歿之日家無餘財與人交通懷稱物不事表襮賓佐輩未嘗見其喜慍敬禮儒賢愛惜武材甚爲衆望所厭

有識咸謂近世將帥無如公者公天性忠孝慈祥而資兼雄猛晦養優優人莫測其涯涘焉公再娶前夫人韓山李氏父惟清議政府左議政母慶州李氏洪州牧使聆之女祖墳議政府左參贊曾祖蕃黃海道觀察使夫人卒時年三十六生一男沆司憲府監察後夫人密陽朴氏父贈吏曹判書某祖刑曹參判某曾祖禮曹參議某外祖贈吏曹參判奇某夫人端淑恭惠能循婦道後公七年而歿壽五十七生二男一女男曰泓青丹道察訪曰浚中武科宣傳官女適生員韓伯厚公之卒也葬于高陽館山里從先兆二夫人與同塋太常議公諡曰恭武公之平生德業當載國乘今姑撮其梗概而埋于隧又系以銘銘曰

矯矯虎臣逢世之夷龍韜豹略有鬱莫施推其緒餘歷試軍司惠孚威宣功以不隳克忠克孝本之天資惻怛謙恭視履靡虧閭閻在公斬斲私四十餘年邦國是毗引病而家允保福綏歿無餘財厥德益彌館山之原鑽石埋辭用質神明以告來茲

故通訓大夫行平山都護府使趙公墓碣銘
公諱府隅字台叟姓趙氏黃海道白川郡人遠祖宗柱仕高麗爲侍中曾祖揚善承議郎長水訓導隱德不耀然鄉里有鬪訟咸就以求直祖鎮通訓大夫成均館司藝以能詩有名朝端柳相國洵常推讓曰礪卿爲詩能已頭風云父一建從仕郎求崇殿參奉嬰風病疾不爲舉子業在家以嚴謹自將母權氏永嘉人以弘治辛亥十二月甲辰生公曰衷左贊成平厚公曰機江西縣令曰樅權知校書館副正字曰季今義州教授其四世也公幼時形容端正資稟清秀八九歲能屬文人有試之者捷於響報年十四丁外憂焦心竭力克葬以禮期年而司藝公捐館舍諸妾爭竊貲財公曉之曰惟紅牌官教慎毋取諸妾聞而愧之弱冠遊泮宮名聳流輩正德丙子中司馬嘉靖壬午別試擢第二名授成均館學諭歷學錄學正轉博士陞典籍拜刑曹佐郎爲親養出補泰川縣監以治最聞秩滿值華

使路出其方仍留一年入拜成均館直講除刑曹正郎移戶曹俄以禮曹正郎兼司憲府持平赴中朝未還遷司宰監僉正兼掌令既還即拜禮賓寺副正以親老旋爲平山府使客或唁之公莞爾曰我白川一書生出守平山足矣下車省刑薄稅役民以時務以洗冤澤物爲心莅政三載謂府治直山峽阻阨間官屬百餘戶僅占屋廬絕無耕種地且四境如犬牙往來不均司藝公在成廟朝嘗因賜對及之故公將欲遷治所以使吏民適監司有憾公者諉廚傳不謹致下考民咸有去後思公喟然太息曰此一人之身而何前譽而後毀耶吾已無意於宦途矣未幾除校書別坐明年春乞暇歸覲因臥病以癸丑三月十三日卒于西墅享年五十三其年九月日葬于郡之船巖原先塋之側公天性慈祥愷悌承上以禮接下以恭見人有冤屈常若隱痛在己其施與於人未嘗計有無逮在官窮交貧戚干索頻繁公嘗盡力溫恤始終不懈亦不爲形跡嫌疑計子弟或以招謗速累開之者公輒笑曰當初乃翁沾一命親舊爭舉手相賀者亦欲其相濟於窮阨之際汝反欲乃翁釣虛名而阻實惠可乎此亦天民之顛連者存恤之於官事亦何負顧力不周爾與弟門隅尤敦睦視諸姪如己子其喪具昏資皆出於公公常自言吾平生功夫只在積善二字仍戒其子曰汝須報德慎勿報怨凡人窮達有命貧富在天其得喪存亡決非人所能爲若不忍朝憾而夕謀快焉則非徒不能報是逆大者也怨益深而禍必至矣故公平生惡聲至未嘗思反之其可化者化之以德不可化者謹避而已然神剛氣正人不敢欺少時雖深山佛舍靈轟鬼哭之夜讀書自若不少變又善數學推禍福有驗其爲文尤長於詞賦南宰相當國謂公有吏才欲薦之會與公爭名者尼之不果薦公與人言不爲危言讜論而溫厲兼至故賢不肖皆愛慕之一世交遊多名公鉅儒人人皆擬公之卒究其用而竟止於是天之報施果安在哉公娶丹陽禹氏高麗右侍中玄寶之後開城留守弘剛之曾孫

司宰監正元老之孫忠佐衛司直賜疇之子夫人克全婦道而嚴於訓子公在山房及太學夫人昧爽而興命子就師或執楚勸學常於夜半喚女奴炷燭勗公讀書公時於睡餘恚曰吾雖不攻苦科第不足取惟時命未至耳對曰妾聞人事盡則天命至況勉而加豈非美乎夫人歿之歲公始釋褐公常以此爲慟繼室以綾城具氏議政府舍人之慎之女子男二人曰鎮曰銛女適宗室靈川副守謙鎮禹出餘皆具出也鎮娶司僕寺副正權(玉+廉)之女生三男長泊早卒次涉次渚女一人適士人洪墳銛娶海州牧使金公望之女生女皆幼靈川生一男曰永思女適尹希定鎮丙午中生員今爲察訪于光州之景陽驛與余相知以公行述一通授余而請銘銘曰

趙出白川源濬流冲延延有人迄臻于公發身以文漸達之鴻載其悃悞無疚無憊惠孚于人善積于躬不究其施吁彼太空船巖之原有翳其宮賁石昭美維德匪功

顯考將仕郎慶基參奉奇府君墓記

先府君諱字子順姓奇氏幸州人曾祖諱虔判中樞府院使諡貞武公妣貞敬夫人洪氏祖諱軸行豐儲倉副使贈司憲府掌令妣令人鄭氏考諱禕弘文館副應教妣淑人金氏府君生於成化丁未十二月丁亥生六歲而孤既長有高志與母弟遵學日記數十日言遂肆力文字間馳騁經史穿而今古思欲博以約之不專爲覓舉干祿計弟先登朝明直揚庭不幸被讎而歿府君已無復當世意然以淑人在堂尙隨人舉選嘉靖元年壬午中司馬試後五年以宰相薦除慶基殿參奉授將仕郎明年戊子丁內艱服闋不求仕遂居光州家在州治西北四十里鄉曰古龍洞曰金井府君家居蕭然若無事植花木以觀榮悴閱書史以攷得失而已晚值年荒憂在朝夕而處之自裕以乙卯正月辛亥卒于正寢年六十有九府君天資直諒夷廣不立畦畛嚴而不苟儉而不泰觀書務通大義未嘗尋章摘句所著詩文數百篇前配南陽房

氏早卒後配孺人姜氏系晉州父諱永壽忠佐
衛司果祖諱鶴孫掌隸院司評曾祖諱希孟議
政府左贊成晉山君諱文良公孺人端淑恭惠
克配府君生五男一女長曰大臨次曰大升生
員季曰大節餘皆夭孺人先府君二十二年卒
窆舍後二里許甲坐庚向之原府君歿之歲三
月庚申葬于孺人塋南因山也先妣之卒也諸
孤皆未逾十歲府君鰥居守窮撫教辛勤以至
長大而諸孤皆昏愚無所肖似不能奉承庭訓
顯揚萬分而罪稔惡積遽戾于府君攀慕號
殞痛貫心骨敢竊記壙中如此若夫表隧之事
則蓋有待也昊天罔極嗚呼庸哉

先妣孺人姜氏遷墓記

嗚呼惟我先妣葬于東原之二十二年先府君
棄諸孤將以是歲三月庚申葬爲雙塋之規發
地遇水遂移穴於上五六步乃克襄事竊傷先
妣衣襚之藏不得善地痛貫心骨卽議遷奉而
窮不能辦乃於今年三月庚申遷附府君塋左
姓系行實粗敘于府君墓記故不復錄先妣生
於弘治辛酉享年三十四而卒生五男一女存
者三人重惟先妣克修婦道以對府君而府君
隱德不曜貽則後昆而諸孤等無所肖似不能
顯揚萬一號慕殞絕昊天罔極敢竊記其事如
此若夫請文作者備著德行之大概而表諸隧
則將有待也非敢後也嗚呼痛哉男大升泣血
謹記

玉果縣監申湛善政碑

邑宰以撫養百姓爲職其人之賢不肖而民之
休戚係焉欲知其人之賢不肖亦必徵於民而
已也玉果小縣也然人饒而戶繁號爲善地數
十年間值邑宰之不能職者民多流祈官私交
壞歲丁巳冬申侯以司憲府監察爲親養出宰
是邑焉侯旣勤且明又能盡其心下車不期月
流民還集田野增闢其政務在恬疆而舒絀凡
民之所不便及其所願欲者皆罷行之民咸欣
欣焉適因公事忤監司意以致下考民之耄孺
皆咨嗟涕洟有如赤子失其慈母而皇皇於幽
堂之中念終無以自慰乃相與謀伐之石而書

其政焉嗚呼民之憔悴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一
有愛民之君子盡心撫養其有不足尚者乎而
乃遭斥逐以去其磨牙抵掌肉視生民之徒反
晏然一無所訶此世道所以日降也可勝惜哉
侯諱湛字冲卿通經達事在家以孝友聞居官
又能以是施之豈非所謂孝弟行於家而後仁
愛及於物者歟銘曰

士學爲己將以成物及其得志鮮不克詘嗟
惟申侯不負所學施於有政既勤且確視民
如子民仰猶父政成化流光掩召杜乃遭斥
罷誰實戶之謁朝靡極民競齋咨琢詞干石
聊以慰心惠我黎庶用示來今

茂朱縣監金春墓碣銘

公諱春字景仁其先安東人新羅敬順王苗裔
也有諱方慶仕高麗任大將策功封開國公後
四世而有諱九容爲集賢殿提學號惕若齋以
文名於世高祖王父諱仲舒戶曹參議曾祖王
父諱自琬臨陂縣令自開國公以下蟬聯甚茂
王文諱允岡授司猛考諱應商贈司憲府持
平皆不仕妣宋氏贈吏曹判書礪元君行韓
山郡守諱演孫之女也公以弘治癸亥十一月
丙子生五歲母歿哀慕不懈九歲而丁父憂拜
跽奠獻如成人蓋其天性然也及長常以未服
母喪爲無窮之慟嘉靖癸巳正月值母諱日設
位哭奠遂廬墓側朝夕躬執爨以供祀事雖隆
寒盛暑益虔不少弛再期之內哭泣無時坐立
有常處未嘗窺山外妻病瀕危亦不顧自以象
子不得恒奉祠堂造素軸題考妣之位奉以自
隨出入必告朔望及俗節必奠得新物則薦其
誠殆終無間焉事聞命旌閭辛丑薦授昭格
署參奉換文昭永崇殿及顯陵丙午轉內資
寺奉事戊申遷敦寧府直長己酉陞司穉院主
簿移拜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參軍庚戌出宰
茂朱縣監辛亥十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官
享年四十九明年四月窆于金溝縣南夏雲山
先塋之側公資稟質實內外如一嘗受學於其
舅醉隱宋公篤志力行處兄弟友與朋友信凡
事上接下無不敬謹而其孝行尤卓然人莫能

及也娶宗室長興令種孫之女溫柔貞淑事母克孝如公之爲其親者久而無子晚生一男人謂孝誠所感公歿後哀疚成疾癸丑二月棄世祔葬于公塋男名顧言能服先訓謹飭自將娶長興府使柳忠貞女生三男二女男曰某餘皆幼銘曰

人之慕親天性則然稟拘物驥嘅多不全如

公所爲寔全其天銘以貞之式昭後賢

退翁擴銘

嗚呼先生官雖高而不自以爲有學雖力而不自以爲厚俛焉孳孳庶幾無咎視古先民孰與先後山可夷石可朽吾知先生之名與天地而竝久維衣維履兮託在茲阜千載而下兮尙無躡蹠也

故奉訓卽守吏曹正郎鄭公行狀

公諱浣字新之其先迎日縣人曾祖諱淵正憲大夫兵曹判書諱貞肅祖諱自濟嘉善大夫全州府尹考諱溱南部參奉妣坡平尹氏白川郡守遇之女惟鄭氏遠有代序有諱均之仕高麗爲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數世有諱思道以文武全材大顯於世官至門下省事政堂文學諱文貞是生諱洪官至議政府事諱恭簡恭簡生貞肅爲世宗朝名臣公以成化癸巳生生而有異質旣長循蹈禮法以小學自律嘗讀大學曰聖賢開示後學無如此書研窮玩素頃刻不弛遊西海遇南秋江孝溫秋江六器之曰此人若成就必爲眞儒同棲山寺逾月乃去燕山甲子參奉公以非辜併命公亦坐配永川摧慟皇皇若將殞身而祭儀喪制不違於正中廟卽阼得放還奉母夫人誠孝愈篤斥賣婦家所傳珍玩貿穀供甘旨或勸止之曰傳家之物不宜如是公曰豈敢受物而嗇於供親乎正德丁卯舉司馬泮中諸生無不敬畏金公湜與同舍一見相許爲莫逆交日相講磨久而無倦甲戌薦授宣陵參奉公以瀨老不克朝夕侍旁辭焉戊寅政府薦卓行拜造紙署司紙陞工曹正郎遷戶曹是時中廟有意圖治靜庵趙文正公特被眷注而一時諸賢亦奮起興事務

欲堯舜君民崇論讜議聳動流俗然皆推公爲
 長者往來質疑相續于門己卯廷議設薦舉科
 公預薦入試擢丙科拜禮曹正郎俄遷吏曹會
 一二奸臣締造飛語誣陷士類中廟震怒遂
 加罪斥公亦付處玄風將行一家號泣公不爲
 變就母夫人辭曰子罪多矣竄謫何恨但今遠
 違膝下不能不戚耳赴謫所處困行患能以理
 自遣辛巳六月以疾終享年四十九七月返櫬
 于高陽木稀里九月葬于先塋之下某坐某向
 之原從遺命焉公資稟正大議論方嚴樂善好
 義反躬踐實厲志爲己之學不隨世俯仰應舉
 之日問掌試者名有所不愜或不入而退其讀
 書以近思錄四子爲入德門戶次第紬繹以爲
 終身之業其事親極其愛敬承順悅豫靡不曲
 盡平生不儲私財所獲多少盡獻之親任親所
 裁用在謫中得時物必走人奉薦深痛先考非
 命表嘗過西市街以家近是街移營仁王山下
 先立祠堂出入必告雖風雨晨夜未嘗或廢竭
 誠奉祭尤盡其心常恨無兄弟只有一姊友愛
 深至欲爲同爨之計立室規模亦擬而爲之一
 庭之內怡怡如也恒居不敢怠惰攷肆雖褻人
 亦不見脫冠跂倚之時出門儼然端恭過旌閭
 必鞠躬改容遇人魂輦必下馬拱手而立朋友
 之際信義必孚言論必正不爲依違苟且之計
 而內實坦易處事甚宏裕其陳利害是非若燭
 照數計人至以蒼龜稱之云初娶河南君鄭崇
 祖之女有賢德克配君子生一男二女男曰瀟
 戊子生員敦寧府正女適縣令李億次適典翰
 鄭膺後娶僉正韓瑾之女又娶德陽奇氏父褚
 成廟朝爲史官余之叔祖也余季父應教公雅
 受公遂與之議親瀟生五男一女男曰仁源義
 源忠源孝源大源女適正郎沈禮謙李億生二
 男曰慶星包伊浦萬戶曰慶雲掌隸院司評仁
 源生二男曰濱曰浹義源生二男曰淇曰海忠
 源莊二男幼嗚呼己卯諸賢之事豈不悲哉遇
 知明主欲以有爲而不幸爲小人所誣竟淪
 胥以陷焉至今有志之士莫不掩腕於當時之
 故余嘗痛季父之志尤惓惓於當時諸公竊聞

公之行跡如此之懿恐久而放失乃敢剟其梗概而著之以俟立言之君子有以採擇焉謹狀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奇公行狀

謹接公諱大恒字可久姓奇氏其先幸州人曾祖諱軸豐儲倉副使累贈承政院左承旨妣海州鄭氏贈淑夫人祖諱讚弘文館副應教贈吏曹參判妣坡平尹氏安東金氏俱贈貞夫人考諱遵弘文館應教贈吏曹判書妣尹氏坡城君諱金孫之女贈號爲貞夫人用公貴追榮三世奇氏自高麗初以武才稱世著其勞遠祖諱守全位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出入將相功施于民其後子孫多爲達官族旣大盛極而弛有諱勉仕國朝爲工曹典書是生諱虔廉介有特操有名世宗朝歷官正憲大夫判中樞院使卒諡貞武卽公之高祖也承旨公遭阨廢下家參判公始以文詞顯皆不克壽判書公以明睿之資學探聖理才長詩文早負大名當中廟勵精之際與一二臣寮尤被眷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昵侍經帷知無不言欲爲國家回淳古之治不幸被罪謫穩城竟用吏議年三十以歿論者至今惜之公以正德己卯六月十七日生三歲而孤幼有瑰秀之質稍長學于外家穎悟過人日記十百言坡城君愛而悲之每抑之曰吾備嘗世患不願子孫有高才也由是紓於爲學不盡其才弱冠嶄然出頭角已交結知名士嘉靖庚子春與司馬遊泮宮聲聞甚著交遊益附丙午秋擢文科差權知承文院副正字丁未八月薦藝文館補檢閱俄拜注書坐註誤遞再爲檢閱轉至奉教戊申七月除弘文館正享歷著作博士己酉秋陞副修撰拜兵曹佐郎復爲副修撰庚戌正月拜正言遞授典籍轉禮曹佐郎又爲副修撰升修撰七月拜吏曹佐郎壬子九月出爲京畿都事十月拜吏曹正郎癸丑春臺官劾詮曹謬於注擬長貳同罷公亦以色郎罷未幾復敘拜獻納改副校理持平校理又爲獻納遞授直講爲兵曹正郎甲寅正月復爲吏曹正郎二月遷檢詳六月有咸鏡道監軍御史之命政府請留不許遞爲直講遷

軍器僉正十二月監軍滿六朔將入朝道拜司諫乙卯六月復爲檢詳八月拜典翰十一月又爲檢詳俄轉舍人陞直提學丙辰五月特陞通政爲兵曹參知前參知仍其任移敍西班補護軍兼五衛將十二月拜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丁巳二月以病遞還朝拜工曹參議公之在西海檢人有以不推挽望公者騰謗欲因斥黜金弘度等齟公至是謗不止公以大夫人在堂乞外便養戊午春出爲春川府使在官三載吏民安之庚戌七月秩滿入爲禮曹參議移戶曹參議拜同副承旨轉右副遞授副護軍再爲禮曹參議辛酉二月拜大司諫引章糾違裨益弘多先是侍從官以議諡事獲飛語禍機叵測公周旋致力欲消弭之適臺官更論一二人其趨附反覆之狀欲交鬪其間公暢議以斥之事遂弛焉六月特授大司憲階嘉善公旣張綱紀務盡忠慮壬戌正月以病遞四月拜吏曹參判兼同知經筵癸亥二月復拜大司憲五月病遞授同知中樞府事旋授副提學八月司憲府受李樛嗾欲嫁禍上林公率同僚抗劄劾樛專擅之罪并論臺諫不職劄聞上太悟卽命黜樛遞兩司是日復拜大司憲與司諫院合辭極陳禍根請竄樛及支黨隨其輕重罪之有差初樛夤緣戚里密狙好爵清議鄙之不爲其地樛大忿狠日夜締結匪人徼寵市權以售其奸不數年間氣勃勢張兇欲燻灼人莫敢誰何然尚畏清議之忤其事乃引李戡爲大司憲尹百源爲司諫相與陰謀謂一時名流與己異議者無大過惡難偏以指摘遂目之以假託爲善清談訕政先擊在素所惡者以試其手將以次第盡除其不附己者當時國勢岌岌乎殆哉非公燭幾納牖以回天聽士林幾不免爲其魚肉於是人皆躉公之功而服公之識焉方樛之用事在廷大小奔走之及其敗也象論斷斷咸欲搜剔根株痛斷之公以爲懼罪者多非朝廷之福宜務平恕不當爲刻核之論由是議罪之際頗失於寬象論譁然爭非之公引咎請免俄以禮曹參判仍兼知成均復改吏曹兼同知經筵

時新進權奸慎於用人而公貳天官協甄流品舉錯之際有所賴焉時勳戚大臣擅弄威福權倖人主朝野費息公乃心王室恐終爲禍階欲稍裁抑以扶宗社之危勢有所難事竟未就甲子五月大夫人患腫甚苦公盡瘁奉藥曉夕不離側遂辭職六月移西班改工曹太夫人證勢稍損而公又患腫肩頸間醫藥不克效日漸委篤七月甲辰特授漢城府判尹階資憲公常以盛滿爲懼除書下子姝慮公驚動不以告越九日壬子病轉亟不可爲乃告之公憮然曰大病如此而異數輒至不知何以爲也語諄諄不能明遂不起享年四十六訃聞上震悼輟朝賻卹有加公德性深厚不事襍飭其處心行已得之自然居家奉親極其誠閨門之內訢訢焉當官涖事本之寬恕不規規然以察爲明汎愛容象人無貴賤高下皆得其心賓朋常滿座談笑終日無倦色其襟度夷廣不可澄撓或疑混混相濁而其中涇渭甚明好賢樂善出於至情聞人有技若己與有其氣象凝重望之頽然外若無甚可否而中實明決至於臨大疑斷大事其才有過人者去邪之際用力最多象望益歸重公亦以斯世自任意欲培植善類以扶國運護持獎拔常若不及士林倚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而姦邪之徒有所憚而不敢生心及公之卒自朝廷宰執以下及閭巷之士其識者莫不驚呼嗟咤以爲公之存亡國運所繫而天遽奪之天固不可知也云而御題下讀書堂首曰悼奇判尹乃上所親筆是則人亡之慟不獨在下爲然也太夫人以哀傷之故舊疾復動後一月又棄世天之不可知者乃如是耶是年十月初一日庚午葬于高陽郡元堂里卯坐酉向之原在參判府君塋下與判書府君塋相望數百步公之始喪故舊吏胥多慟哭失聲如喪親戚及葬亦如之不懈而益篤亦足以知公之德孚于人心也娶揚州趙氏成均館司成邦宗之女子一人應世娶府院君林百齡女生一男二女側室子直男幼公宏材偉器謂當遠到而壽不滿德中道以稅其事業又不大顯於世是可哀

也已敢考歷官行事大概第錄如右以求誌於
作者以圖不朽謹狀

故承議郎刑曹佐郎贈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金先生行
狀

曾祖中坤通政大夫禮曹參議妣玄風郭氏祖
小亨奉訓郎義盈庫使妣白川趙氏父紐禦侮
將軍行忠佐衛司勇妣清州韓氏先生諱宏弼
字大猷其先黃海道瑞興府人後徙慶尙道玄
風縣今爲玄風人七世祖大祿仕高麗以武略
顯官至匡正大夫都僉議侍郎贊成事上將軍
判版圖司事瑞興君從征日本有功元帝宣
忠顯校尉管軍摠把事載高麗史子曰世丘奉
翊大夫版圖判書生鳳還登第爲成均大司成
恭愍王之避寇南巡也拜福州刺史激勵吏民
盡心供頓王嘉之陞福州爲安東府增公秩爲
正順大夫都護府安集使後終判軍器監事是
生善保爲奉順大夫判書雲觀事於先生爲高
祖也參議府君登第仕本朝荐歷臺諫有聲稱
司勇府君登武科不大顯韓大人之父曰承舜
嘉善大夫中樞院副使贈兵曹判書清城君
先生以景泰甲戌五月二十五日寅時生于漢
陽貞陵洞之私第少豪逸不羈游走市街鞭笞
人物人見先生至輒避匿既長發憤學文中成
化庚子生員試是歲圓覺寺僧潛轉佛像謂佛
自回立士女奔波臺諫交章請罪不得允先
生草疏數千言乞窮覈姦狀肆諸市朝其言反
覆援譬明白剴切欲以感悟君心疏上報罷弘
治癸丑成廟命舉遺逸明年甲寅夏慶尙監
司上先生行義十月授南部參奉已而成廟
賓天世子襲位乙卯十月移典牲署參奉俄因
吏曹上稟命敘六品丙辰春拜軍資監主簿遷
司憲府監察冬御命鞠獄于金浦縣丁巳春轉
刑曹佐郎獄訟明恕人皆稱服戊午秋史獄起
以先生遊估畢齋門決配熙川庚申夏移配順
天時禍機叵測先生處之夷然不改常操甲子
九月加罪戊午黨人先生聞有命沐浴冠帶而
出神色不變徐鬚御口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可并此受傷乃就刑十月初一日也年五十一葬于玄風烏舌里松林甫老洞先塋之傍家被籍沒諸子皆分配正德丙寅中廟靖國普雪被罪諸人贈先生承政院都承旨丁丑年間大臣囚公論獻議以先生世所罕出例贈未足表異請加贈崇品歲廩其妻錄用子孫傳曰可遂贈右議政又命春秋仲月官爲致祭焉先生初從佔畢齋金先生請業先生以小學授之曰苟志於學宜從此始光風霽月亦不外此先生眷眷服膺手不釋卷人或問反時事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有小學書中悟昨非之句金先生批曰此言乃作聖根基魯齋後豈無其人乎先生篤志力行常以小學自律奉親盡其孝承事極其敬平居鷄鳴而起省問如禮終日危坐講習不懈雖家人未嘗見其惰容年三十四丁外艱飡粥致哀絕而復蘇廬墓三年一依禮制服除必晨拜祠堂次詣母夫人問起居母夫人性嚴意或不愜必立色不言先生惶恐不敢退起敬起孝得其悅豫乃退嘗訓諸子曰汝等心存敬畏母教懈惰人或議已切勿相較又引古語以誨之曰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先污其口汝等必以此爲戒又教諸女曰異日往之汝家惟舅姑是順惟祭祀是謹至於麻絲絰紉罔或不勤無敢多言以招人議事良人遇娣姒必須敬慎財利之間尤不較多少惟恐失兄弟懽心御婢僕以恩有過則教之教而不從乃可示罰也曾祖妣郭氏先世墳塋在玄風者歲久圯壞樵牧不訶先生謂郭門諸族曰先塋如此爲子孫所不忍睹切宜禁護又於令節以時產告虔因而講睦不亦可乎於是莫不樂從以爲恒式先生以興起斯文訓迪後生爲己任遠近聞風慕而從之執經升堂至不能容先生誨誘不倦隨才成就後多有名於世與咸陽鄭先生伯勗志同道合特相友善每相見與之研磨道義商確古今或至達曙先生爲學精積力久猶恐不及確而不滯通而不流其應官處俗不求甚異於人雖任務迫遽亦不廢講授伯勗先生嘗以謗議將騰勸止之先生不聽

曰釋陸行設教其徒考業者千餘人或止之曰禍患可畏行曰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吾所知者告人耳禍福天也吾何與哉行雖緇流其言亦可取也喜讀昌黎文每至張中丞傳後敘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未嘗不三復流涕焉娶順天朴氏平陽府院君天祥之後副司猛禮孫之女家在陝川郡冶爐縣末谷村先生從而寓居名其所寓曰寒暄堂後歸玄風馬山里率禮村自參議府君以來世居之地也入都則居于好賢坊里第先生以自古名門盛族莫不有家訓而我東國士大夫鮮有之是以化導不及於妻孥教澤不下於臧獲乃作家範以訓子孫制爲儀節倣諸內則至於內外婢僕使各有名號分之以職較其勤惰而升降勸懲之其俸料之差視升降而增減吉凶之費隨豐約而紓縮又有朔望讀法聽訓之規然亦未及推而行之也雅有高趣尤愛佳山水聞楊根郡有迷原卜居往訪之樂其泉石之美有築室終老之志竟不果朴夫人以先生賜號爲貞敬夫人後先生三十六年以卒男子四人曰彥塾展力副尉曰彥庠司憲府監察曰彥序彥學女五人長適南部參奉河伯次適訓練院正李長培次適司憲府監察鄭應祥次適士人姜文叔次適忠義衛鄭成璘孫男四人曰岱東部參奉曰立今爲沃川郡守曰翊曰昱曾孫男八人壽忱壽悅壽恒壽愷壽恢壽恬壽悰壽怡也壽愷中辛酉生員玄孫男六人應夢昌陵參奉應吉應福應聖曰定曰審外孫男女及曾玄若干人竊念先生天資甚高制行尤嚴率厲學者倡明斯道其功大矣不幸遭遇亂世不及見諸行事竟殉身而後焉然而一時學者仰如山斗風聲所及興起者象則其所施亦遠矣今其流風餘論日就埋滅而道德精微之蘊又無所因而徵焉則豈非後學之重不幸也瞻仰商山不勝感慨之思輒採諸賢所錄述其世系志行之大概以俟知言之君子有所考焉通政大夫工曹參議奇大升撰

答金晦叔書

困知記議論精微未易識破雖或識破亦豈容輕議然亦有窺見其二三處不敢隱之于左右蓋整菴認理氣爲一物故其見不得不與程朱少異而其少異者乃所以爲大異也朱子以道心原於性命之正人心生於形氣之私者固以理氣分而言之矣整菴以理氣不可分而言之故謂道心爲性人心爲情種種新奇之說皆從此出政所謂實見之差者亦不必深辨也但如盧丈守慎乃獨深陷其中何耶無乃實見之差與整菴不約而同耶不然何其背從古聖賢相傳不可易之定說而從一整菴之新奇耶頃嘗懇于退溪先生請一言以攻其謬退溪亦以爲憂而尚未之辨也如僕疏迂昏淺安敢力辨只覬吾學之少益以俟後日之詳訂亦未晚也柳丈希春辨解蒙寄示得一寓目深用慰幸且其論甚平實而篤信程朱之意無以尙之尤用嘆服但整菴既以程朱爲有未合矣今舉程朱之說以攻其蔽豈能發其惑耶愚見如此未知於君意何如耶且僕十年前偶得困知記試一閱焉茫然不測端倪而罷其後再得閱之稍稍見其大概矣後又一閱之則頗見其病處今更閱之則或得其肯綮若此不已庶幾有所補益以此思欲窮究其端緒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耳貴帙姑留幸照察

與金晦叔論景賢堂祭儀書

紹熙三年壬子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先生回自臨漳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于所居之旁以待來學者五年甲寅竹林精舍落成後更名曰滄洲先生既歸學者甚衆至是落成率諸生行菜釋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有祝文景賢堂祭儀聞其一依文廟之禮但用次丁云剛而丈李楨定比儀必有所據似難輕議然亦覺有所未安者來書得之矣竊觀朱子滄洲精舍釋菜之儀比之文廟之禮多所降殺蓋朝家命祀自有禮秩若群乎義起之制則禮當降殺故也雖然滄洲之祀上自先聖以及于七先生其事體與文廟無異但以非朝家命祀故如此降殺之若景

賢堂則與先聖之祀固不可固而亦非朝家之命則豈可一依文廟而無降殺乎剛而丈雖或有所据亦恐一時未及博考之失謂當往復相議以歸至當可也又豈可知其未安而拘於避嫌遷就之私而不之正乎想剛而丈已過襄奉可用書尺通議須以此意詳稟更定何如滄洲釋芋儀寫在別紙併惟照諒鄙意欲依滄洲儀以定之而時日則仍用次丁似爲允當也伏幸明裁且景賢堂立位版否滄洲則疑是立虛殿旋設主行事然未有的考爲恨餘不究俟通稟剛而後更定之何如惟尊照既作此書後適考之則滄洲釋菜就講堂行禮自先聖以下竝用紙牌字設於地矣

答龜巖書

家範意思甚好足見前賢篤信力行修己治人之意但未知先生用此節日常行之一家否乎抑意欲如是行之著爲節目而已耶曾見義興丈問其大概亦不能詳云古人御童僕頗有賦食之規而其刑賞亦不可廢獨無所謂職級云者且其間亦有猥瑣之條恐非所以昭示來許也夫以先生道德之高實爲東方絕學之倡學者仰之不啻如山斗而今錄其書只如此使後人觀之無乃以爲剪剪物物而近於笑耶若以行狀及議得諸條錄之卷首姑付此篇于其下略敘編輯之意以爲先生遺文餘說散漫無可考獨此篇出於傳錄雖非所以用力之實而亦不可棄故錄之云云則庶可以見先生之道不但如是而後之觀者亦足以無惑矣如何如何篇首夷虜二字太似直改刪之亦可但刪之則文闕而語不完且前賢文字雖有未安處直以己意刪之恐啓後弊如何如何秋江所錄云云之語常恨不見其全今得見之良以爲幸但其間文字頗有可疑如室家之外未嘗近色室家之外四字似貳畢齋先生畢齋二字不成文而異於畢齋之云尤爲可疑古人事師無犯無隱師之所行若有可疑寧可不質而隱之耶質之而其事果爲不當寧可不省而惡之耶假使師雖不省而惡之爲弟子豈有以此自貳之理乎反覆思量恐非先生之所宜有者無乃以一時

之人見其相遺之詩語涉規益遂疑其有相貳者而秋江謾筆之耶秋江高風峻節聳動一世而其議論之際或有不可曉處恐未可據以爲信也今若錄傳之而別無考訂之實則其爲累前賢而疑後學不亦甚乎鄙意以爲未安如何如何且錄末所記語中分義甚嚴如語勢孤單無可已得俾處未知如何如何

朱子書節要序跋

先生此序成於嘉靖戊午是時先生年五十八矣手自淨寫藏之巾笥未嘗出以示人蓋其微意不欲以纂述自居也後因學者求觀節要則浸以流布至有入梓以廣其傳者乃更名朱子書節要併刻目錄及註解而序則終不出焉先生既沒門下諸人始得見其手稿咸謂先生輯錄之意不可不使學者知之遂臆刻以置卷首云隆慶六年九月日後學高峯奇大升謹識

朱子書節要跋

子朱子平生所論著具載大全集凡百有餘卷衆體俱備閱博無涯洙學者觀之有惶然駭然之歎退溪李先生嘗就集中書類抄謄其切要者頗加節略編爲若干卷名曰朱子書節要以資講論玩繹之益有求觀者亦不隱焉頃年黃斯文俊良印之于星州今定州牧柳公仲郢持西海節又印之其後又有印之于平壤者第皆用活字印訖旋毀而所印亦無幾學者病其傳布之弗廣也柳公適分符于定迺謀爲久遠之圖鳩工聚材淨寫以錄之而先生又嘗於玩繹之餘遇難解處輒有註語且成目錄一卷載其知舊門人姓名事實以爲窮鄉晚學祛疑破惑之資柳公併取以刻之其書始得完整可以傳之永久而無弊焉李先生深於用功惠及後學之意固可見矣而柳公以傳布是書爲心勤勤懇懇終能有以成之其事亦可尚也覽是書者不可不知其所由然於是乎識

答退溪先生問目

觀書一舉兩得還邊又得存心這邊裡又到性理群書近思錄第三卷

物格戊申封事理到之言發微不可見條下

通書註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大學或問
註無一毫不到處以此等言句反覆永之則
理諧其極及極處無不到者如鄙意釋之固
無不可也

無極答陸子靜書無極而木極猶曰莫之爲而
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
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極字與無爲同看則
其釋之也亦可知矣

朱子大全四十四卷答蔡季通曰須看得玲瓏
透脫不相防礙方是物格之驗也玲瓏透脫
之云正與融釋脫落之意無異幸更留心玩
索何如

深衣幅巾問目未知出於誰氏

幅巾幌子向裡之說全不曉得未知如何
方領緣用寸半果用魏氏之說矣表裡皆當
然前日製衣無內緣乃是疏略未盡者今改
從家禮甚善甚善但袂口布外接出云者何
以爲之耶

條制未詳然亦可以意定之用青紅黃白黑
相次織成廣五六分似可也但相次云者用
五色各寸許也若小小相間而相次者再則
似成班布之樣也

答先生問目

示諭皆當鄙意亦嘗如此矣但考之廟制有室
有堂而目今前殿有室無堂似爲覺偏欠然後
寢亦與古制不同今不可一一復古只得如此
存其大概庶幾不失禮意而合於時宜伏乞鑒
裁

德興家廟經作家廟固爲未安而承傳之

辭亦有未當象論頗囂囂然不可以此更爲紛
紛只令商量歸正可也但官給祭需事雖於大
典內有王后考妣忌祭等項而今此事體實有
不同況官供之際從隆則僭而害義從殺則汎
而傷恩揆之情禮不若令其奉祀子孫自具之
爲安且順也若助祭之費則令有司量支一年
而逐年給之亦似無妨也且濮秀二園與今所
議事體亦有不同濮秀二園諸侯之制也兼又
不立廟於京師而卽瑩爲園故禮辨而無逼上

之嫌今之所議大夫之制也無卽瑩之規而只有家廟在都下則其禮數恐當差降也差獻官亦恐難行只據濮園中一節主祀人爲初獻其子或從子二人爲亞終獻定爲恒式似合禮意示諭所擬實當恐無以易之也伏乞鑒裁

今此之議當据占禮以正後世之失不可因仍苟且以爲微細之事不須深較而略之也必須揀取中間正當底道理以爲準則更不須倒東牽西而畔援於親疏厚薄之間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伏幸訂誨謹拜上稟

二溢米小學註溢二十四分升之一

按吳訥程愈註皆然儀禮註疏一十兩曰

溢一溢一升又一十四分升之一何氏小學集成用儀禮註曾攷儀禮疏中詳著二十兩爲溢之數忘不記今以意推算則一升當重十九兩四銖十分銖之八破爲二十四分則一分當得十九銖十分銖之二以一升十九兩四銖十分銖之入而合十九銖十分銖之二則恰得二十兩矣後日當質儀禮

握手攷儀禮當用二次年作握手說爲金而精借去後目當推之

難經四十二難再敘胃大小腸未詳何意

又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尿九升九合口廣二寸半唇至齒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云云詳其文勢口廣二寸半云者似是耳目口鼻之口也故下文卽稱唇至齒之長而纂圖以爲膀胱之口未知何如當俟知者問焉

心形退溪訂天命圖心作圓圈金謹恭字獻叔以爲未然古人謂心爲方寸地當作方形云云退溪作書力辨其非忘不記醫書亦曰心形如未敷蓮花則心形之圓明矣所謂方寸云者未知如何今以算法揣之心形正圓其中虛處方一寸正如銅斛之方尺而圍其外也此說亦未知果然否若然則以此曉獻叔必能解其惑也

算學余不知算學只知世俗所謂行算其後又略知影算之法而已尋常看文字遇有推

算處只以意推算或頗得其一二而不知算法之曲折多有窒礙處惜不得算書而一觀之也

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今詳此說質之以周子朱子之說太似不同太極無動靜則動靜之理屬之何耶天命之流行非太極之動靜乎其下又曰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云云然則氣機自能動靜而太極無與耶然則太極亦贅矣氣機之所以動靜豈非太極之動靜也若曰太極無動靜則天命之流行者出於氣機之爲乎太極無朕其動靜雖不可見而因陰陽之動靜以求其所以然則太極之有動靜可知矣今日無動靜欲以極贊太極之妙而反失其真也此說出性理大全太極圖太極動而生陽註天原發微及周易乾卦註中吳氏之說皆有可疑者俟更考極論之

盧寡悔名守慎謫珍島移槐山

盧丈以朱子語類爲門人所著不必觀此言大有病痛此正如尹和靖以程子語錄是門人所記不必觀者同朱子已嘗辨之矣

且盧丈以四書五經輯註及性理大全是永樂時館閣諸儒所纂永樂是纂弑之主何足觀云云某以爲永樂諸儒固不足取而程朱微言皆在其中雖永樂之不足取又何慊於程朱之言而亦不足觀耶曾觀朱子大全答余正甫論魏元成加服云抑此增損服制答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夫節事讐自不相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此論至公愚意恐不可以永樂諸儒之故而專廢輯註等書不觀也

羅整菴以人心道心爲性情其說見困知記

盧丈力主羅說某嘗叩之亦以羅說爲然某頗辨之而不以爲然某謂長者於理氣之說看是一物是二物耶盧丈答曰前賢雖有曰理曰氣之不同然亦豈有異體耶不記曲折大概如是此可見盧丈於理氣上錯見也整菴以理氣爲一物其見甚乖某曾窺見其病源欲求困知記細訂其誤而村居僻陋求之不得可嘆也

余問盧丈曰人心旣謂之情則如何却謂之危盧丈曰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故謂之危然則人之心本無準則可以無所不爲也其可乎朱子曰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此聖賢相傳之宗旨也盧丈之見乃楊子善惡混之說也

內艱外艱

一日李季眞鄭季涵訪余語次偶及內艱外艱季涵以內艱焉父憂外艱爲母憂余攻其反說季眞亦以季涵之言爲然余曰何以父爲內母爲外耶答曰母是外家故謂之外也其說不經余笑曰當俟考訂兩君旣出卽搜諸書考之則朱子行狀以母憂爲丁內艱余於是知兩君之見爲謬也厥後偶見圃隱集卷首有年譜其中正以父憂爲內艱母憂爲外艱然後又知兩君之言有所傳習而世俗流傳之誤亦已久矣俗學口耳之傳如此說者甚多誠可歎也

李彥迪字復古謫居中有九經行義欲求一觀曾見閔同知應瑞嘗抄得一半云

李公言行不及聞見嘗聞李公以朱子攻唐仲友爲太過云且爲完山尹主文科初試出周公東征論以周公爲未盡善其時舉子非周公者多參試云此兩語得之傳聞不可爲的然恐必有近似之言而如是流傳也若果爾則輕議聖賢無乃不踴乎爲完山時上疏論一綱十目嘗見其疏其學可謂博矣然少精神又不親切未知其後之所見又何如也

李公與宋圭庵論心性先動之說某嘗非之以爲心爲之動不可着先字引朱子說以動處是

心動底是性者以明之士友間或以某之言爲
庶幾云宋圭菴名麟壽字眉叟

臨川吳氏論太極無動靜語類曰理無形而氣
却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
無動靜又舉通書動靜篇云動而無靜靜而無
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此語極分曉可破吳氏無動靜之說故錄之
舅姑服何時所加

大典五服頗失禮經之意

且庶母齊衰杖期未知據何傳記此與父在
親母之服無異恐輕重之不倫也儀禮及家
禮只總麻也乳養已則小功

繼外祖母服

前年冬有一文官爲司諫遭繼外祖母服呈
服制狀于木院未幾啓請出仕其後以爲法
典所無之服不當呈服制狀至於啓請出仕
云云以此辭避此事可駭可嘆按禮繼母如
母則繼外祖母當如外祖母何以曰法典無
服乎今按大典五服條祖父母曾祖父母高
祖父母條下皆有繼祖母同之文餘不言繼
母故泥其文者以爲繼外祖母無服不亦膠
柱之甚乎大典以本宗外親分作橫看故或
有蒙上文不別舉者若以泥文言之則祖父
母爲子孫之妻之服則亦不言繼妻若然子
孫之再娶者其繼妻皆不服乎大典亦不言
妻繼母然則妻繼母亦無服乎吾之妻繼母
乃吾子之繼外祖母也泥文者必以爲皆無
服矣然按家禮總麻章曰爲妻之父母妻亡
而別娶亦同卽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云云
旣曰妻親母嫁出猶服則妻繼母亦有服也
且繼母如母云者爲父而言也然則爲外祖
父服而又有不服其繼室之理乎又大典夫
族條亦不舉繼祖母然則夫之繼祖母皆無
服乎至於繼母條下只曰齊衰三年而夫族
橫看則無其文然則妻爲夫之繼母亦無服
乎此皆不待多言而明者而世之論曾不之
察乃以繼外祖母無服之說上罔天聽下

亂禮文至以爲成法而未聞有一人辨其非是者世道之污誠可駭嘆也

夫之外祖父母服

謹按大典祖父母條下本宗橫看曰齊衰不杖期外親橫看曰小功則外祖父母也註曰加給暇十五日此乃今世之法加外祖父母服同於祖父母也以此夫族橫看只曰大功蓋以既加外祖父母服同於祖父母故不別言之然則妻爲夫之外祖父母當服大功也但作大典者不詳著其文故觀者疑之然不別舉外祖父母而遂謂之無服則其錯甚矣前年四月文定王后上仙殯殿都監據大典以爲外孫妻有服總麻然則外祖父母爲外孫之妻服總麻而外孫妻爲夫之外祖父母無服乎仲初兄之女爲申士楨妻是於文定爲外孫妻某嘗問何以處之答云官雖不給布何敢不服只得私自成服云云此事與繼外祖母無服之說同是一誤故併論之

答鄭哀侍澈

前年承哀示數條每擬備復以求至當之歸冗擾憂悶未遑改思旋因南歸恩卒遂致闕然不報心常愧恨今者又承哀示併申前論且慰且悚敢將鄙見仰稟一二伏幸哀察

四七之說大概精密其於理氣之發見思孟之意言分辨得出不爲僞侗深覺歎服如此求之庶幾不失聖賢本旨也然亦多有未安者蓋道理無窮非一見可了而乃以一時之所見欲斷千古之論宜乎有未盡處也氣動而理隨之理動而氣挾之此說出於勉齋黃氏事若可疑然當體認到底觀其如何恐不可遽議也四端不中節之說則乃朱子之言尤不可易議須乞反覆思索何如若如是容易斷定則恐更有病痛也來諭所謂理氣無偏意彼此之異限者甚當然其曰七之發有正與乖戾相因氣之清濁而然此便是偏主之論之根也如何又性情之間至妙至微非見聞所論云云者似非儒家本色語無提摸處須着實下工何如恐欲高而反爲無用地且哀書所諭往復詞氣之間不爲細心

研究未免有主論遺實之病云者果當果當敢不服膺然亦望以此反求何如心惟先動之說大外固疑之曾與哀侍講之來示大概與鄙意不異故今不復仰答併乞哀照

小祥服淡未有所考若古禮則不如此但世俗所遵用如此然當此國恤人皆服白似不可服淡雖服白何害乎況白重於淡今日舉輕無乃未之察乎鄙意服白以終再期而大祥服淡於禮於時似不相失也且家禮固朱子未及改定之書其未備者何必致疑耶廣求他書定之可也都失了云者爲不降母言也幸惟哀諒程子引必有事焉或問固曰借以爲言則與孟子本意有不同矣但其曲折大升亦未得了了不敢安爲之說

李孝述問目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爲之故今考或問無此語無乃已從改定之語乎來諭定靜安是格致用力之積與章句意不同大升不曉得大概此條頗繁蕪華加精思何如

又答簡

禮是天理節文其大體固不可易然其小小節目自當隨時從宜恐不可執一論也若其參酌古今定爲成法則必有大見識大力量如司馬溫公及朱夫子然後可爲書儀蒙禮之制耳如我淺學後生何足以及此累承哀問恐懼縮忞無以爲答想哀侍未必深諒此情也今亦不宜妄有獨論但承哀問之勤不可不商量故聊復陳其一二辛諒裁何如

大祥冠服

主髻則有家禮主白則有五禮儀皆非無所據擇而從之在哀侍酌量如何耳家禮可疑未家禮固爲未備參以禮經儘有所未合以謂未定之書不必盡用者言固當然比之五禮儀豈不有間乎況舍家禮而酌古經以爲制亦恐未易能也如何如何白笠古之無喪服者斬衰三升冠六升則冠固輕於服矣至於禫時用黑經白緯之冠而服素衣則冠之與服自有輕重今用白笠未知合於古禮乎此

愚所未安也且笠子乃俗制欲作黑經白緯之色可謂詭異不經決不可行也非淡黑色亦不可也且觀家禮自是因俗損益者多其序文云云者蓋可見也不然如受服等項何以從書儀而不從古乎臨朱子終戒勿用書儀云者愚未記得乃參用儀禮書儀之云也更考之如何黹布裹笠而亦恐不可行且古用冠今用笠古用衣裳今團領古用履今用靴自是宜不以團領爲非禮服平時何以服團領至於時祭欲服何服耶深衣葛屨斬不可行朝士慕華在平時亦未安尤非喪人所可行也鄙意切以爲未當也承祭祭畢異服亦恐不可行中朝用布我國用木各因土宜恐無輕重之別也革帶未知合宜否也笠用布用草於禮無之不敢斷定纓則似當從笠色網巾之白切不可爲也

又答

每承問目詳悉反覆足見讀禮致哀不欲苟簡之意也但喪與其易也寧戚想哀侍已得其本而兼及於末固爲善矣若本或未盡而惟末之是逐無乃有所未安乎檢來示每有若心恙者不勝遠慮亦無乃鄙見之未達而然耶如何如何

反哭

郭外設祭廣請親舊極爲然理不可行也但世俗成習已久我雖不敢請親舊多來恐無以處之如何如何鄙意只設帳幕奉主權安略設奠物如世俗飲餼親舊亦可入奠竢下人暫歇即行不妨神位坐向不見得此等處從俗可也

反哭祭

依虞祭行之似當

祥後朔望哭

奠而哭亦未害以禮言之不宜哭今旣神主不附也

禫月哭

祥日漸迫哭亦何害但復作几筵朝哭云者不曉所謂只於靈座前哭之豈有復作之理乎奉迎先世神王

事勢如此奈何祥後來迎亦不妨但貴胤已近十五歲使之來迎亦似不妨也如何如何且家禮小祥陳練服入哭出就次易服者乃易練冠而去首絰負版也大祥陳禫服行事皆如小祥則入哭出就次脫衰而服禫服也禫祭不陳服則乃常時祭服故不別言之也入哭出就次脫禫服祭服入即位行事而已今日先後之序無不錯簡云恐未然也胡公之云亦似未曉此曲折也

答龜巖書

先生行狀戊午獄起譴公遊佔畢齋門謫熙川俄移順天時禍機叵測處之晏如不變常操暨甲子縉紳禍再起十月初一日禍及謫所從容而就刑先生所製梅溪先生祭文略曰謫西遷南六閱暑寒一疾而逝竟不生還又曰我之獲見實自青年偕謫同遷共配昇平按梅溪謫義州在戊午今日六閱暑寒則癸亥年也記曰如此者二年末繼之以壬戌八月則乃辛酉移配也問於金典簿則曰先祖行狀及梅溪祭文所可考者此耳至於記文僕初不知有臺又焉知有記乎在谷城時屢到昇平欲問先祖遺事故老無在者適見沈豆以爲有記文書以遺之故疑其爲先祖所著更無他證若以爲梅溪之文亦不可知指名揭板恐誣先祖云云

羅整菴

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若然則人之性微而情危者近於荀子性惡之說
盧文發明其說以爲人之情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故危此言却近於告子湍水之說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三

天之出命世守道之賢不數數焉者非不欲數數焉耳唯其擇精剛純粹之氣積累陶甄之有漸也邑以經營劬瘁積有年紀而後作焉夫以天下四海之大猶尙如此則偏隅之輩出必倍其期而有作者無足怪也顧五東之偏陋積萬古而無聞箕子之後歷羅濟而未克變玄道日益懸矣必須千淘萬灑澆濁而澄之乃可以陶甄也逮麗季始有圃隱諸公而由其國替而政乖也猶未備焉幸賴聖祖龍飛昏開日舒湔

洵滌滓炳溥文化然後迭有五賢之相承而至
退陶始備焉又以如先生者從而闡明之於是
乎斯文蔚而道乃東矣然則先生與退陶唱和
於一時抑所謂命世輩出者非歟呼先生之所
詣所樹立非末學可能規測而知與行邁學隨
見透以程朱爲己之學文章乃其餘事而雄深
雅健一出於渾然長詩遍韓短篇近陶辨論如
歐韓尤長於禮學而博於史援引證據剖析無
遺雖以所宗而師者屢黜已見而屈之道學文章
之盛乃至於斯惜乎不幸早世所著無多不得
大彰於斯今垂耀於後世也其遺篇餘什沈埋
寂寞于箱篋之間者于今五閱紀矣韓之宰朗
邑也僅刊兩先生往復書一秩今又以文集一
秩刊于善州而州甚弊無資地餘詩累百篇及
筵席所陳論思錄一秩俱未及梓留待異日焉
噫後之君子攷其問答於往復書則可以究造
道之淺深矣翫其所著述於文集則可以揣文
章之高下矣覽其所論思於經幄則可以驗
見得之虛實也茲固非命世之賢而天不能數
數者乎既不能數數而猶不使展其才壽其年
者何也作之者天而奪之者又誰歟蒼蒼乎其
不可知者天也夫

崇禎二年己巳至月日通政大夫善山府使

趙纘韓謹跋

後識

維我先祖高峯先生文集中&nbs;&nbs;經筵論思錄一卷先
生棄世之初&nbs;宣廟今史臣悉考先生所陳啓干
經筵者謄出哀集以備睿賢者&nbs;正廟丁未叔祖
靖簡公重刊而行于世兩先生往復書三卷玄洲趙
公刊於宰靈岩時原集三卷刊於宰善山時時卽光
海癸丑&nbs;仁祖己巳也四七理氣續編別刊於清州
書院二中失之&nbs;&nbs;正廟丙午觀察使趙公竣出義重
刊者也續集二卷及別集附錄一卷族祖春潭公與
吾王考始刊干&nbs;&nbs;&nbs;高宗癸丁未凡一十一卷也當初誦
於財而未及廣布兼累經兵∞序者無幾士之欲學
先生之道者無書可讀將何所籍手而入門也學者
多病之歲己酉春合議重刊考閱古本則朽敗漏缺
難得識別於是付干石印而一遵古本成冊以序舊

日規模嗚乎先生學問之工出處之義堯舜君民之
治性情理氣之奧息邪說正人心之道具在是書讀
是書者沈潛反復 ∞ 思明辨真積力久則可以入其
門而言其道矣是役也族大父亨變命行字興世勳
世益氏最有賢勞而命不肖以其顛末云爾歲庚
茂端陽節十五代孫永桓謹識

[현대역]

고봉선생문집 권3

고봉선생문집 제3권

퇴계 선생(退溪先生) 묘갈명(墓碣銘) 명문(銘文)은 선생이 스스로 짓고 아울러 썼다

태어나서는 크게 어리석었고

장성하여서는 병이 많았네

중년에는 어찌 학문을 좋아했으며

말년에는 어찌 벼슬에 올랐던고

학문은 구할수록 멀기만 하고

관작은 사양할수록 몸에 얽히네

세상에 진출하면 실패가 많았고

물러나 은둔하면 올발랐네

국가의 은혜에 깊이 부끄럽고

성인의 말씀이 참으로 두려워라

산은 높이 솟아 있고

물은 끊임없이 흐르는데

선비의 옷을 입고 한가로이 지내니

못 비방을 무시하였네

내 그리워하는 분 저멀리 있어 볼 수 없으니

나의 패옥 누가 구경해 주리

내 고인을 생각하니

실로 내 마음과 맞는구나

어찌 내세에서

나의 지금을 좋아하지 않는다 하라

근심스러운 가운데에 낙이 있고

즐거운 가운데에 근심이 있네

대화(大化)를 타고 죽어가니

다시 무엇을 구하리용경(隆慶 명 목종(明穆宗)의 연호) 4년(선조3 1570) 봄에 퇴계 선생은 나이가 70 세였는데, 재차 전문(箋文)을 올려서 치사(致仕)할 것을 청했으나 상(上)은 허락하지 않았으며, 가을에 또다시 치사를 청했으나 허락하지 않았다.

12월 신축일에 선생께서

별세하시어 부음(訃音)이 전해지자, 상은 크게 애도하시고 영의정을 추증하고 장례는 의정의 예를 쓰도록 명하였다.

멀고 가까운 지방에서는 이 소식을 듣고 모두들 슬퍼하고 애석해 하며 서로 곡하고 조문하였다.

다음해 3월 임오일에 집 동쪽의 건지산(拳芝山)에 안장하였다.

선생의 성은 이씨이고 휘는 황(滉)이며 자는 경호(景浩)이다.

일찍이 퇴계(退溪)에 집터를 정하여 살고 인하여 스스로 호하였으며, 뒤에 도산(陶山)에다가 서당을 짓고 또 도수(陶叟)라고도 호하였다.

그 선대는 진보현(眞寶縣) 사람이었다.

6세조 석(碩)은 고을의 아전으로서 사마시에 합격하고 밀직사(密直使)에 추증되었다.

아드님인 자수(子修)는 벼슬이 판전의시사(判典儀寺事)에 이르렀으며, 홍건적(紅巾賊)을 토벌하여 공을 세우고 송안군(宋安君)에 봉해졌는데, 이분이 안동(安東) 주촌(周村)으로 이거하였다.

고조의 휘는 운후(云侯)인데 벼슬이 군기시 부정(軍器寺副正)으로 사복시 정(司僕寺正)에 추증되었으며, 고조비는 숙인(淑人) 권씨(權氏)이다.

증조의 휘는 정(禎)인데 벼슬이 선산도호부사(善山都護府使)로 호조 참판에 추증되었으며, 증조비는 정부인(貞夫人) 김씨(金氏)이다.

조(祖)의 휘는 계양(繼陽)인데 성균진사(成均晉士)로 이조 판서에 추증되었으며,

이분이 예안(禮安)으로 우거하여 온계리(溫溪里)에 거주하였다.

조(祖)비는 정부인 김씨이다.

선고(先考)의 휘는 식(埴)인데 성균진사로 여러 번 추증을 받아 송정대부 의정부 좌찬성에 이르렀으며, 선비(先妣)는 의성김씨(義城金氏)와 춘천 박씨(春川朴氏)로 모두 정경부인에 추증되었다.

선생은 출생하신 지 한 톨이 못되어 부친을 여의고, 어려서는 숙부인 송재공(松齋公)에게 수학하였다. 이미 장성하자, 학문에 힘쓰고 뜻을 가다듬어 더욱더 스스로 각고하였다.

가정(嘉靖명 세종의 연호) 무자년(중종 23 1528)에 진사가 되고, 갑오년(중종 29 1534)에 문과급제하여 승문원 부정자(承文院副正字)가 되었다가 박사(博士)로 옮겼으며, 성균관 전적(成均館典籍)과 호조 좌랑(戶曹佐郎)을 역임하였다.

정유년(중종 32 1537)겨울에 모친상을 당했으며, 그 후 3년상을 마치고는 홍문관 수찬(弘文館修撰)에 임명되었다.

그후 사간원 정언(司諫院正言)과 사헌부 지평(司憲府持平), 형조 정랑(刑曹正郎)과 홍문관부교리 겸세자시강원문학(弘文館副校理兼世子侍講院文學), 의정부 검상(議政府檢詳)을 지냈으며, 다시 의정부 사인(舍人)으로 옮기고, 사헌부 장령(掌令)과 성균관사에 겸시강원필선, 사간원 사간(司諫院司諫)과 성균관 사성(司成)에 임명되었는데,

성균관 사성으로 있을 때에는 휴가를 얻어 성묘하였다.

다음해인 갑진년(중종 39 1544) 봄에는 홍문과 교리로 소환되어, 좌필선에 임명되고, 홍문관 응교와 전한(典翰)으로 천직되었다가 병으로 면직되었으며, 사옹원 정(司饔院正)이 되었다가 전한에 임명되었다.

이때 간신 이기(李芑)가 삭탈관직하도록 계청(啓請)하였다가 얼마 후 또다시 삭탈관직하지 말도록 청하였다.

그리하여 선생은 사복시 정(司僕寺正)에 임명되었다.

병오년(명종 1 1546)봄에는 휴가를 받아 외구(外舅)를 장례하고 병으로 체직되었다.

다음해인 정미년 가을에는 응교로 임명되고 부름을 받았으나 서울에 도착한 다음 병으로 면직되었다.

무신년 정월에는 외직으로 나가 단양군수(丹陽郡守)가 되었다가 풍기(豐基)를 맡았다.

기유년 겨울에는 병으로 사직하고, 고향으로 곧바로 돌아갔다가 탄핵을 받아 두 계급을 박탈 당하였다.

임자년(명종 7 1552) 여름에는 교리에 임명되어 부름을 받아 조정에 돌아와 사헌부 집의에 제수되었으며, 다시 부응교로 옮겼다가 성균관 대사성으로 승진되었다.

그 후 병으로 면직되었다가 다시 대사성이 되고, 형조 참의와 병조 참의가 되었으나 모두 병으로 면직

하고 첨지중추부사(僉知中樞府事)가 되었다.

을묘년 봄에 휴가로 있던 중 해직되자, 배를 세내어 동쪽으로 돌아왔다.

그 후 첨지중추부사에 임명되었으며, 홍문관 부제학(弘文館副提學)에 임명되고 연달아 부르는 명을 받았으나 모두 병으로 사양하였다.

무오년(명종 13 1558) 가을에는 상소하여 면직되기를 청하고 부르는 명을 거두어 줄 것을 청하였으나, 상께서는 비답(批答)을 내려 허락하지 않았다.

선생이 도성에 들어가 사은하니 대사성에 임명하고, 얼마 후에는 공조참판에 임명되었다. 선생은 여러 번 사양하였으나, 상은 허락하지 않았다.

다음해 봄에 휴가를 받아 고향으로 돌아가고 세 번이나 글을 올려 면직되기를 청하여 동지중추부사에 임명되었다.

을축년(명종 20 1565) 여름에는 글을 올려 간곡히 사양하여 벼슬을 그만두고 집에 기거하였다.

겨울에 상은 특지를 내려 부르고 다시 중추부사에 임명하였다. 병인년 정월에 선생은 병을 무릅쓰고 길에 올라 글을 올려 집에서 쉴 것을 청했는데, 서울에 올라오는 도중 공조 판서에 임명되고 또 대제학에 겸직되었다.

선생은 마침내 새로 내린 벼슬을 강력히 사양하고 집에 돌아와 죄를 받기를 기다렸다. 그리하여 벼슬이 체직되고 지중추부사에 임명되었다.

정묘년(명종 22 1567)봄에는 명 나라 사신이 서울에 오게 되었으므로 부르는명이 있었다.

선생은 6월 도성에 들어갔는데, 이때 마침 명종이 승하하고 금상(今上선조)이 뒤를 이었다.

금상이 선생을 예조판서로 임명하자, 선생은 사양하였으나 허락되지 않았다.

그후 병으로 면직되고 즉시 동쪽으로 돌아왔다.

10월에 부르는 명령을 받고 지중추부사에 임명되었으며,

곧바로 상께서는 교서를 내려 올라올 것을 재촉하자, 선생은 상소를 올려 간곡히 사양하였다.

무진년(선조 1 1568) 정월에 의정부 우찬성에 임명되자, 선생은 다시 상소하여 받기 어려운 의리를 극구 말씀하였다.

교서를 다시 내려 올라올 것을 재촉하자, 선생은 글을 올려 간곡히 사양하고 판중추부사로 체직되었다. 7월에 선생은 대궐에 나아가 사양하고 글을 올려 6개 조항을 아뢰었으며, 또 성학십도(聖學十圖)를 올렸다.

그 후 대제학과 이조 판서, 우찬성에 제수되었으나 모두 간곡히 사양하고 받지 않았다.

기사년 3월에는 차자(笱子)를 올려 돌아갈 것을 요청하였는데, 차자를 네 번이나 올리면서 그치지 않았다.

상께서는 더 이상 만류할 수 없음을 아시고는, 인견(引見)하여 타이르시고 역졸을 달려 보호하여 보내도록 하였다.

이달에 선생은 집에 도착한 다음 글을 올려 사은하고 인하여 치사(致仕)할 것을 청하였다.

처음에 선생께서는 병환이 위중하자, 아들인 준(鵠)에게 경계하기를 "내가 죽으면 예조에서는 반드시 준례에 따라 예장(禮葬)을 하도록 청할 것이니, 너는 모름지기 나의 유명(遺命)이라 칭하고 상소하여 굳이 사양하며, 또 비석을 쓰지 말고 다만 작은 빗돌에다가 전면(前面)에는 '퇴도만은진성이공지묘(退陶晚隱眞城李公之墓)'라고만 쓰고,

세계(世系)와 행실을 뒤에 간략히 서술하여 「가례」에서 말한 바와 같이 하여야 한다."하셨다.

그리고 또 말씀하기를 "이 일을 만일 남에게 부탁하여 할 경우, 아는 사람 중에 기 고봉 같은 이는 반드시 실상이 없는 일을 장황히 늘어놓아 세상에 비웃음을 받을 것이다.

그러므로 나는 일찍이 스스로 나의 뜻을 기술해서 미리 명문을 짓고자 하였으나 미뤄오다가 끝내지 못하고 난고(亂稿) 가운데 보관되어 있으니, 찾아서 써야 한다."하셨다.

준은 이 경계를 받고 선생이 별세하시자, 두 번이나 상소하여 예장(禮葬)을 사양했으나 허락되지 않자, 감히 끝까지 사양할 수가 없었다.

그리고 묘도(墓道)의 표(表)는 유계(遺戒)를 따라 그 명문을 그대로 썼다.

아! 슬프다. 선생의 훌륭한 덕과 큰 업적이 우리 동방에 으뜸임은 당세 사람들이 다 알고 있다.

후세의 학자들도 선생이 말씀하고 저술한 것을 관찰한다면, 장차 반드시 감발(感發)되고 묵계(默契)되는 바가 있을 것이다.

그리고 명문 중에 서술하신 것은 더욱 그 은미한 뜻을 상상해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오활(迂闊)하고 어리석기 짝이 없는 나는 선생의 장려를 받아 성취되었으니, 부모와 천지의 은혜보다도 더한데, 선생이 별세하시니, 태산이 무너진 듯 대들보가 꺾인 듯하여 의귀(依歸)할 곳이 없다.

남기신 경계 말씀을 엮으려 생각하니, 감히 어길 수가 없으나 묘도에 게시하여 후세에 알리는 것을 또한 할 수 없으므로 그 대략을 기록하고 이에 대한 말을 붙인다.

선생은 어려서부터 단정하고 질서가 있었으며, 장성하여서는 더욱 함양하고 교유(教揉)하였다.

중년 이후로는 부귀공명을 단념하고 오로지 학문탐구를 힘써서 미묘한 진리를 환히 꿰뚫고 충적(充積)하고 발양하여 사람들이 측량할 수가 없었는데, 선생은 겸허하고 공손하시어 마치 아무것도 없는 듯이 하셨다.

날마다 공부를 새롭게 하고 위로 천리(天理)를 통달하여 그치지 않았다.

출처와 거취의 의리에 있어서는 때를 보고 의리를 헤아려 자신의 마음에 편안한 바를 추구하고 또한 끝내 굽힌 바가 없었다.

그 논저는 반복하고 무궁하며 광명하고 위대하여 한결같이 순수하게 정도(正道)에서 나왔으니, 저 공(孔), 맹(孟)과 정(程), 주(朱)의 말씀으로 헤아려 봄에 부합되지 않는 것이 적다.

선생 역시 천지에 세워도 어그러지지 아니하고 귀신에게 질정하여도 의심이 없다고 이를 만하니 아, 훌륭하시다.

선생은 재취하셨다. 먼저는 모군(某郡) 허씨에게 장가들었는데

그는 진사 허찬(許瓚)의 따님으로 두 아들을 생산하였으며, 뒤에는 안동 권씨에게 장가드셨는데 봉사인 권질(權磻)의 따님이시니, 모두 정경부인에 추증되었다.

아들은 장자인 준을 봉화현감(奉化顯監)이고, 채(采)는 일찍이 세상을 떠났다.

손자는 셋인데, 안도(安道)는 신유년 생원이었고, 다음은 순도(純道)와 영도(詠道)이다.

딸은 둘인데 장녀는 선비인 박려(朴穰)에게 시집갔다. 측실(側室)의 아들로는 적(寂)이 있다.

증 영의정(贈領議政) 문원 이공(文元李公) 신도비명(神道碑銘) 병서(並序)

명종 20년(1565)에 권간(權奸)들을 축출하고 정사를 크게 변경하였다.

그리하여 나이많은 노성(老成)한 분과 준걸(俊傑)들을 맞이하여 등용하고, 당시에 죄를 입고 과오를 범한 자들을 너그러이 용서하여 을사년(을사사화)이후로 귀양가거나 쫓겨난 자들이 혹은 서용(敍用)되고 혹은 전직되었으며, 이미 죽은 자들에게는 관직을 복구하도록 명하였다.

고 의정부 좌찬성 회재(晦齋) 이공은 강직한 도를 행하다가 배척을 입고서 별세하신 지가 13년이 되었

는데, 이때 비로소 복관(復官)의 대열에 참여되었다.

세도(世道)는 태평성세를 만나 훌륭한 정치가 날로 새로워져서 수년간에 그간의 나쁜 짓을 깨끗이 씻어내고

훌륭한 인물을 선발하여 쓰는 것이 진실로 장차 극진하게 되었는데, 하늘에서 재앙을 내리어 명종께서 갑자기 승하시니, 신민의 애통이 어찌 다함이 있겠는가?

금상께서 즉위하신 초년에 선왕(先王)의 뜻을 계승하시어 지극한 도를 크게 넓혔다.

그리하여 산릉(山陵)의 역사가 끝나자, 맨먼저 큰 은혜를 내려 아직 다 풀려나지 않은 자들을 모두 풀어주고 관원으로 임용한 다음, 부지런히 경연에 납시어 성학(聖學)을 강론하고 당세의 일을 더욱 자문하셨다.

이때에 선비로서 등용되지 못하고 있던 자들이 모두 머리를 들고 자기의 마음을 토로하여 그 동안 숨겨져 있던 사실들을 모두 아뢰게 되었다.

이로 말미암아 이공의 훌륭한 도덕과 문장도 또한 임금님 아래에서 알려지게 되었다.

그리하여 마침내 선생의 유서(遺書)를 찾아 수집하라는 명령이 내려지고, 얼마 후에는 조정의 의논에 따라 공을 영의정으로 추증하고 문원(文元)이라는 시호를 내렸으며, 또 명종의 묘정(廟庭)에 배향하도록 명하였으니, 아, 공의 도(道)가 이제는 한 세상에 다소나마 알려지게 되었다

공의 휘는 언적(彦迪)이며 자는 복고(復古)이고 자호(自號)는 회재(晦齋)이다.

초명(初名)은 적(迪)인데, 중종께서 언(彦)자를 가하도록 명하였다.

선계(先系)는 여주(驪州)에서 나왔는데, 그 후 경주(慶州)의 양좌촌(良佐村)으로 옮겼다. 증조의 휘는 숭례(崇禮)로 병조 참판에 추증되었으며, 조의 휘는 수회(壽會)로 훈련원 참군(訓練院參軍)을 지냈고 이조판서에 추증되었다.

선고의 휘는 번(蕃)으로 성균생원을 지냈고 좌찬성에 추증되었으며, 선비는 정경부인 손씨로 계천군(鷄川君) 손소(孫昭)의 따님이시다.

공은 태어나면서부터 특이한 자질이 있었다. 아홉 살에 부친을 여의었는데, 차츰 자라자 학문에 힘쓰고 문장을 잘하였다.

정덕(正德명 무종(明武宗)의 연호)

계유년(중종 8 1513)에 생원시에 합격하고, 다음해인 갑술년에 문과급제하여 권지교서관부정자(權知校書館副正字)가 되었다가 얼마 후 정식으로 교서관부정자가 되었다.

여러 번 관직을 옮겨 저작(著作)에 이르렀는데, 할아버지인 참군공(參軍公)이 별세하자, 공은 승중(承重)으로서 상을 마쳤다.

그후 박사로 승진되고 홍문관 박사와 시강원 설서, 성균관 전적과 병조 좌랑, 이조 좌랑으로 옮겼다.

외직(外職)으로 나갈 것을 청하여 인동현감(仁同縣監)에 제수되었는데, 겨우 2년만에 불려와 사헌부 지평이 되었으며, 병조 정랑과 이조 정랑을 역임하고 문학(文學)으로 옮겼다가 장령(掌令)과 보덕(輔德)이 되었다.

가정(嘉靖) 기축년(중종 24 1529)에

밀양부사로 나갔는데, 백성을 대하고 아전들을 다스림에 모두 조리와 법도가 있어서 관리들이 두려워하고 백성들이 사랑하였다.

1년 남짓 있다가 사간원 사간으로 소환되었다.

당시 조정에서는 김안로(金安老)를 끌어들이려 동궁(東宮)을 우익(羽翼)하려고 하였는데, 이것은 김안로

의 아들이 공주에게 장가들어 동궁과 친하기 때문이었다.

이 말을 제창한 자는 정언 채무택(蔡無擇)이었으며 대사헌 심언광(沈彦光) 등이 이에 부화뇌동하니, 온 조정이 그대로 따랐다.

공은 홀로 그 불가함을 강력히 말하여 채무택과 의견이 합하지 못하였다.

이에 채무택은 정언에서 체직되었는데, 바깥 의논들은 공이 딴 의견을 세운다고 비방하여 공도 차례로 체직되었다.

심언광이 공에게 "이군은 어찌해서 김아무개가 소인임을 아는가?" 하고 묻자, 이공은 "김안로가 동경부윤(東京府尹경주)이었을 때 그의 처신과 행사를 보니 참으로 소인이었다.

이 사람이 뜻을 얻으면 반드시 국가를 그르칠 것이다." 하였다.

혹자가 "김안로가 비록 조정으로 들어온다 한들 어찌 그에게 큰 권력을 주겠는가. 다만 동궁을 위하여 배려했을 뿐이다."라고 말하자, 공은 대답하기를 "그렇지 않다.

저 사람들이 만일 들어오면 반드시 국정을 잡을 것이니, 자기 마음대로 용사(用事)한다면 누가 감히 막겠는가.

또 동궁은 한 나라의 신민들이 함께 축망하는 바인데 어찌 김안로가 있는 뒤에야 편안할 수 있겠는가."하였다.

이에 심언광은 노하여 가 버리고 마침내 공을 탄핵하였다.

그리하여 공은 파직되고 전리(田里)로 돌아갔다.

그후 7년만에 김안로가 실패하여 죽자, 상께서는 공의 충직함을 생각하여 불려와 홍문관 부교리(弘文館副校理)를 임명하였다.

그후 교리(校理)와 응교(應敎)를 역임하고, 의정부 검상으로 제수되었다가 사인(舍人)으로 옮겼으며, 직제학(直提學)에 임명되고 병조 참지(兵曹參知)로 승진하였다.

무신년(명종 3 1548)겨울에는 전주부윤(全州府尹)으로 나갔는데, 1년 만에 한 지방이 크게 다스려졌다.

공은 비록 늙어서 외직을 청했으나, 국가를 걱정하는 생각은 하루도 잊은 적이 없었다.

마침 재이(災異)로 인하여 직언을 구하자, 공은 마침내 수천 자의 상소문을 올렸는데, 말한 바가 모두 임금의 마음을 바로잡고 시무(時務)를 조처하는 내용으로서, 임금에게 아뢰고 도모한 것이 지극히 충성스럽고 정직하였다.

상은 칭찬과 감탄을 깊이 하시고 명하여 동궁 및 바깥 조정에게 돌려보게 하였으며, 공의 직급을 승진 시켰다.

얼마 후 병조참판 겸세자우부빈객(兵曹參判兼世子右副賓客)에 임명되었는데,

공은 생각하기를 "나의 말씀을 받아주시니 이것은 다행이지만 마침내 지나친 상이 있는 것은 감당할 수 없는 바이다." 하시고, 전문(箋文)을 올려 간곡히 사양하였으나 허락받지 못하였다.

그 후 예조 참판과 성균관 대사성, 사헌부 대사헌을 역임하고, 홍문관 부제학에 제수되자, 다시 상소하여 성학(聖學)의 본말과 시정(時政)의 득실을 극구 아뢰었다.

신축년 겨울에는 자헌대부로 승진되고, 판한성부윤(判漢城府尹)이 되었으며, 얼마 후 정헌대부로 올라 의정부우참찬 겸동지성균관사가 되었다.

그후 이조 판서와 예조 판서로 전직되고 다시 대사헌과 우참찬이 되었으며, 안동부사로 나갈 것을 청했으나 사간원에서 머무르게 할 것을 청하자, 인하여 의정부참찬 겸홍문관제학을 맡았다.

공은 모부인(母夫人)께서 노병이 계시어 멀리 곁을 떠날 수 없다 하고 여러 번 돌아가 봉양할 것을 청하니, 상은 위문하시고 윤택하지 않았으며, 어머니를 모시고 서울로 오도록 하였다.

공은 더욱 황공하여 외직을 더욱 강력히 청하여 마침내 경상도 감사로 나갔다.

갑진년(중종 39 1544) 8월에는 한성판윤 겸좌부빈객에 제수되었는데,

마침 병으로 사직을 청하였다.

인종이 즉위한 다음 불러 우찬성에 임명하였고, 좌찬성 겸지경연사로 전직되었다.

공은 병으로 두 번이나 사양하였으나 특지를 내려 돈독히 효유하고, 인하여 의약품을 하사하였다.

공은 다시 사양하였으나 윤택받지 못하였다.

병이 덜하자, 그제야 조정에 나갈 수 있었다.

공은 두 조정(중종,인종)의 융성한 예우에 감동되어 스스로 한번 길을 열어 서울로 올라가서 큰 일을 하려고 하였는데, 인종께서 병환이 오래되어 국가의 걱정을 이루다 말할 수가 없었다.

공은 사석(私席)에서 영의정 윤인경(尹仁鏡)에게 말씀하기를 "지금 주상께서는 후사(後嗣)가 없고 대군은 나이가 어리니, 어찌 일찍이 건백(建白)하여 대군을 세제(世弟)로 책봉해서 나라의 근본을 정하지 않는가?" 하였다.

윤인경 공의 말을 옳게 여겼으나 따르지 못하였다.

을사년 7월 인종께서 승하하시자, 명종은 순서를 이어 즉위하고 대비가 수렴청정(垂簾聽政)하는 의식을 거행하게 되었는데, 백관 회의에서 윤인경이 "지금 대왕대비와 왕대비가 계시니, 어는 전(殿)에서 수렴청정을 하여야 하는가?" 하고 물었으나, 좌우의 신하들은 묵묵히 있었다.

이때 공이 말씀하기를 "옛날 송 나라 철종(哲宗) 때에

태황태후(太皇太后)가 함께 수렴청정하였다.

이러한 옛날 준례가 있으니, 굳이 의심하고 물을 것이 없다.

지금에는 다만 수렴하는 의식을 정할 뿐이다." 하여, 의논이 정해졌다.

8월에 의정부에서 열 가지 조항을 써 올렸는데, 첫번째는 자전(慈殿)께서 성상의 자질을 잘 인도하여 기르는 문제였고, 두번째는 경연관을 널리 뽑아 항상 성상과 더불어 강론하고 자문해서 성학을 성취할 것을 청하였고, 세번째는 전하가 대행왕(大行王인종)에 대하여 자식과 신하의 도리가 있으니 상례(喪禮)에 있어 정성과 효성을 다하지 않을 수 없음을 청하였고, 네번째는 궁중을 엄격히 하고 외척을 방비할 것을 청하였고, 다섯번째는 궁인을 가려 뽑을 것을 청하였고, 여섯번째는 특지(特旨)를 쓰지 말 것을 청하였고, 일곱번째는 판부(判付)를 쓰지 말 것을 청하였고, 여덟번째는 승정원의 직책은 왕명의 출납을 맡고 있으니 내지에 합당하지 못함이 있으면 함봉하여 반환하도록 허락하는 문제였고, 아홉번째는 궁중(宮中)과 부중(府中)조정은 마땅히 일체가 되어야 하니 사문(私門)권문세가(權門)를 열지 말아서 공평하고 분명한 정치를 하도록 청하였고, 열번째는 대행왕은 학문의 효험으로 공도(公道)가 크게 행해져 사람들이 지극한 정치를 이룩할 것을 기대하고 있었는데 이제 갑자기 승하하시어 금상께서 뒤를 이으셨으므로 국민들은 지금 막

대행왕에게 기대하던 것을 가지고 전하에게 기대하고 있는바 그 기관이 매우 중요하니 양전(兩殿)께서는 유념하라는 내용이였다.

당초에 윤원형(尹元衡)은 윤임(尹任)과 원한 관계가 이미 깊었는데, 임백령(林百齡)과 이기(李芑)는 윤원형의 심복이 되어 사림(士林)들을 전복 시켜서 자기의 간사한 꾀를 이루려고 하였다.

윤원형은 밀지(密旨)라고 칭탁하고 대간(臺諫)을 유인하여 윤임을 공격하게 하였다.

대간들이 이에 따르지 않자, 이기 등은 함문(閤門)에 나아가 아될 일이 있다 하여 양전(兩殿)이 즉시 충순당(忠順堂)에 납시자, 재추(宰樞)들을 들어오게 하여 장차 윤임 등에게 죄를 가하려고 하였다.

이때 대비의 노여움이 진동하니 사람들은 감히 거역하지 못하였는데, 공은 조용히 말씀하기를 "신하의 의리는 마땅히 성기는 군주에게 마음을 다해야 하는바, 그때에 저들이 대행왕에게 마음을 다한 것을 지금에 어찌 깊이 죄줄 수 있겠습니까.

또 이러한 일은 분명히 드러나게 해야 합니다.

그렇지 않으면 많은 사람들이 죄에 걸릴까 두렵습니다." 하였다.

이 말을 듣는 자들은 두려워 목을 움츠리고 있었으나, 공은 조금도 두려워하는 기색이 없었다.

이윽고 이기 등은 여기에 참여한 사람들을 공신(功臣)으로 기록하고 위사공신(衛社功臣)이라 이름하였으며,

이날 입시한 재추들을 함께 공신으로 기록하니, 공 역시 이에 참여되었다.

공은 이것을 강력히 사양하며 "어찌 공이 없이 지나치게 상을 받아서 국가의 법을 문란하게 할 수 있겠는가." 하시고, 듣지 않았다.

병오년(명종 1 1546)봄에 공은 차자(筓子)를 올려 말씀하기를 "선현들의 말씀에 임금의 덕이 성취됨은 경연에 달려 있다 하였습니다.

신은 이 직책에 있는 바 직책을 다하지 못할까 두려워 삼가 선현들의 격언(格言)과 지론(至論)중에서 성상의 덕에 보탬이 있고 오늘날에 시행될 수 있는 것을 발취하여 조목조목 기록하여 올리오니, 전하께서 진실로 깊이 믿고 힘써 행하신다면, 성공(聖功)에 도움됨이 어찌 적겠습니까." 하였고, 얼마 후 장차 아버지를 문안하기 위하여 가면서 또다시 차자를 올려 학문을 강론하고 이치를 밝히며 어진 신하를 친근히 하고 간신을 멀리 할 것을 바랐으니, 군부(君父)에게 기대한 것이 더욱 깊고 간절하였다.

그러나 당시 집권한 자들과는 마치 빙탄(氷炭) 같은 형제라서 서로 용납하기가 어려웠다.

그리하여 돌아간 다음 세 번이나 글을 올려 사직을 청해서 체직되고 판중추부사가 되었다.

수개월 후에 이기가 공을 모함하여 아뢰기를 "이언적은 일찍이 세자(인종을 가리킴)에게 아첨하여 불고, 충종을 배반하였습니다.

써서 올린 열 가지 조항은 임금의 손과 발을 묶는 것이며, 유인숙(柳仁淑) 등과 결탁하여 역적들을 구원하는 말이 많이 있습니다.

이언적은 신에게 은혜가 있으나, 신은 이제 국가를 위하여 사사로운 은혜를 헤아리지 않고 감히 아릅니다." 하였다.

이에 사간원과 사헌부에서 뒤를 이어 논박하자, 마침내 공의 공훈과 관작을 삭탈하였다.

정미년 9월 양재역 벽서(良才驛壁書)사건으로 인하여 을사사화에 연루된 많은 사람들에게 죄를 가하자, 공 역시 강계부(江界府)로 안치되었다.

집식구들은 선생을 귀양보낸다는 명령을 듣고 서로 울부짖었으나, 공은 태연하여 평소와 같았다.

그리고 집사람들에게 부탁하기를 "대부인을 잘 봉양하라. 황천(皇天)이 계시니, 나는 오래지 않아 마땅히 돌아올 것이다." 하였다.

다음해에 대부인께서 별세하시자, 공은 대부인이 남긴 의복을 가지고 신위(神位)를 만들고 아침 저녁으로 가슴을 치며 울부짖어 수척해진 몸으로 3년상을 다하였다.

공은 곤궁한 가운데 있으면서도 스스로 편안함이 있었다.

그리하여 학문을 강론하고 책을 지어 공부하기를 그치지 않았다.

날이 밝기 전에 일어나 부지런히 공부하기를 밤새도록 하였다.

그리고 책상에 일찍이 스스로 경계하는 말을 써 붙이기를 "나는 매일 내용을 세 가지로 반성하노니, 하늘을 섬김에 있어서 미진함이 있었는가? 인군과 아버지를 위하여 정성스럽지 못함이 있었는가? 마음을 가짐에 있어서 바르지 못함이 있었는가?" 하였다.

하루는 갑자기 왕명을 가지고 온 관원이 급히

말을 몰아 성으로 들어오자, 온 부중(府中)이 놀라고 두려워하여 줄지 못한 일이 있을 것이라고 생각하였는데, 공은 조금도 동요하지 않고 바르게 앉아 책을 보았으니, 죽고 사는 것을 한결같이 보아 평소의 조행을 바꾸지 않음이 이와 같았다.

계축년(명종 8 1553) 11월 을축일에 병환으로 별세하니, 향년은 63세였다.

다음해인 갑인년 봄에 경주(慶州)로 반친(反襯)하였고, 12월 갑진일에 흥해군(興海郡) 남쪽 달전리(達田里) 도음산(禱陰山)에 있는 선영의 아래에 장사지냈다.

이보다 앞서 공의 선부군(先府君)께서는 일찍이 유학자로 세상에 알려졌고, 본도(本道)의 하과(夏課)에 장원하였다.

성종께서는 그 사부(詞賦)를 가상히 여겨 불러 보시고는 의복과 물건을 하사하고, 인하여 국학(國學성균관)에 머물러 공부하게 하였다.

그 후 향리로 돌아가 날로 후생을 가르침으로 일을 삼았으니, 공은 비록 가정에서 직접 배우지 못했으나, 그 가업(家業)은 진실로 유래가 있었다.

모친인 손 부인은 어질고 지식과 사려가 깊었으며 자식을 사랑하여 가르침과 감독을 게을리하지 않았다.

외숙인 사재(四宰의정부우참찬) 손중돈(孫仲敦)에게 취학하게 하였고, 또 가난함을 무릅쓰고 멀고 가까운 곳에 가서 공부하게 하였다.

공은 타고난 자품이 도에 가까웠고 영특함이 남보다 뛰어났다.

그리하여 세속의 학문 이외에 이른바 위기지학(爲己之學)이 있다는 것을 알고, 그것을 배우려고 하여 강명하고 실천하여 치지(致知)와 성의(誠意)하는 공부에 힘을 썼다.

27세에 오잠(五箴)을 지었고, 30세에는 또 입잠(立箴)을 지었는데, 그 말씀은 다 옛성현들의 간절하고 요긴한 취지였다.

그리하여 마음을 잡아 보존하고 성찰(省察)하며, 분함을 징계하고 욕심을 막으며 개과천선하는 데 실제로 종사하였고, 빈말로만 하는 것은 아니었다.

벼슬을 그만두고 향리로 돌아와서는 자옥산(紫玉山) 속에 집을 짓고 고요히 지내면서 좌우에는 도서를 쌓아놓고 정밀히 연구하고 깊이 생각하였다.

이미 전일(專一)하고 오랫동안 공부하니 소견이 더욱더 도에 가까워졌다.

아버지를 섬길 때에는 사랑과 공경이 함께 지극하였고, 겨울에는 따뜻하게 하고 여름에는 시원하게 해드리며, 음식을 장만하기를 또한 극진히 하지 않음이 없었고, 선조를 제사할 때에는 더욱 그 정성을 다하였다.

아우인 언괄(彦适)과 우애하고 사랑하기를 더욱 돈독히 하였으며, 집안을 다스림에 법도가 있고 사람을 대하기를 예로써 하였다.

종족(宗族)을 어루만지고 노복을 어거함에 모두 그 마땅함을 얻었다.

사람됨이 중후 단정하고 자상하며 높은 지취(志趣)가 있어 묵묵히 하루를 마치니, 사람들은 그 마음을

엇 볼 수 없었다.

조정에 있을 때에는 건의하고 시행한 것이 광명정대하였으며, 언론과 풍지(風旨)는 진실로 권강(勸講)에 대비하고 성덕(聖德)을 돕는 데 보탬이 있었다.

간사한 사람을 배척하고 의심스러운 일을 결정함에 이르러서는 앞으로 곧바로 가고 두려움이 없이 비록 옛날의 용감한 맹분(孟賁)과 하육(夏育)이라도 빼앗을 수 없는 기개(氣概)가 있었다.

그러나 공은 이미 스스로 깊이 감추고 숨었기 때문에 사람들은 도(道)가 있는 분이라는 것을 아는 이가 없었다.

저서로는 「봉선잡의(奉先雜儀)」와 「구인록(求仁錄)」, 「진수팔규(晉修八規)」, 「대학장구보유(大學章句補遺)」, 「속혹문(續或問)」이 있고, 또 「중용(中庸)」의 구경연의(九經衍義)를 편수하였으나, 미처 책을 만들지 못하였다.

문집 약간 권이 있다.

공의 배위는 정경부인 박씨로 선무랑(宣務郎) 박송부(朴崇阜)의 따님이 신데 아들이 없었다.

그리하여 종제(從弟)인 경력(經歷) 통(通)의 아들로 양자를 삼았는데, 지금 송라도 찰방(松羅道察訪)으로 있으며, 서자 하나는 전인(全仁)이요, 딸은 한 사람이다.

전인은 두 아들을 낳았으니 준(浚)과 순(淳)이다.

전인은 시서(詩書)를 익히고 의리를 알았으며, 아들을 잘 가르쳐 또한 다 훌륭하다.

공이 장례할 때에는 미처 묘도(墓道)에 비문을 세우지 못했는데, 덕업의 빛남은 자연히 가리울 수가 없었으니, 표창하는 예전(禮典)은 실로 간절히 바라는 인심에서 나온 것이었다.

그러하니 공의 도는 오래될수록 더욱 드러남을 알 수 있다.

퇴계 선생은 일찍이 공의 행장을 지으면서 말씀하기를 "우리 나라는 예로부터 인현(仁賢)의 교화를 입었으나, 그 학문은 전함이 없었다.

고려 말엽으로부터 본조에 이르기까지에는 호걸스러운 선비로서 이 도학에 뜻을 둔 이가 없지 않았고, 세상에서도 도학을 했다는 명칭을 그분들에게 돌리는 자들도 있다.

그러나 당시를 상고해 볼 때에 대부분 명(明), 성(誠)의 실제 공부를 다하지 못하였고 후세에 칭할 때에도 또 연원(淵源)의 증거가 없어서 후세의 학자들도 하여금 찾고 따르게 할 수가 없어서 오늘에 이르도록 아무 것도 없는 것이다.

그런데 우리 선생으로 말하면 전수 받은 곳이 없이도 스스로 학문에 분발하여 속에 간직한 덕이 날로 드러나 덕이 행실에 부합하였고 밝게 글로 써내어 훌륭한 말이 후세에 교훈이 되었으니, 동방에 찾아보더라도 거의 그만한 분이 있지 않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공의 도학에 대하여 깊이 알고 잘 말했다고 이를 만하다.

공의 사자(嗣子)인 찰방이 또 신도비문을 퇴계 선생에게 청하자, 퇴계 선생께서는 성덕(盛德)을 칭찬하는 것은 한 사람에게서만 나오는 것은 부당하다 하시고, 마침내 나에게 명하였다.

나는 사양하였으나 받아들여지지 않았다.

마음 속으로 매우 신중히 여겼고 또 그 사이에 선신을 교환하면서 자세히 수정한 뒤에야 확정할 수 있는 부분이 있었다.

이 때문에 오랫동안 이루지 못하고 있었다.

이제 퇴계 선생이 별세하시자, 찰방은 사람을 보내와서 비석이 준비되었다고 말하므로, 마침내 더 사양할 수가 없어서 삼가 행장을 근거하고 아울러 관직을 지낸 차례를 상고하여 대강의 내용을 엮어서 위와

같이 쓰고 명문을 붙인다.

명문은 다음과 같다.

상제께서는 밝은 명을 내리사

사람에게 본성을 부여하셨으니

본성의 사덕(1)을

실제로 사람들이 가지고 있네

기질에 가리워져

이 때문에 본성을 잃는 것이니

배워서 본성을 회복하면

본성은 하나이네

아, 우리 공께서는

이 나라에 태어나사

기운은 넓고 씩씩하며

덕은 온후하고 강하였네

처음부터 학문을 알아

삼가서 닦고 실천하였네

더욱 충양하여

선을 자기 몸에 소유하셨네

들어가서는 효도를 다하고

나가서는 충성하여

먼 곳이나 가까운 곳에 모두 적당하니

도는 높고 낮음에 다 포함되었네

한때에는 비록 비방을 들었으나

만대에는 빛나네

선생의 저서를 찾아내어 칭찬하고 추증하였으며

묘정에 배향하여 양양히 강림하시니

선왕의 뜻을

우리 임금님께서 받드신 것이네

이것을 새겨 무궁한 세상에 보여 주노니

우리 도는 일어나리

증 승정대부 의정부좌찬성 겸판의금부사(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이공(李公) 묘갈명(墓碣銘)

용경(隆慶) 3년(선조 2 1569) 여름에, 퇴계 선생이 나에게 편지를 보내셨는데, 그 글에 "나의 선부군(先府君)께서는 선형(先兄)의 벼슬이 높아짐으로 인하여 가선대부에 추증되었다.

이미 묘 앞에 한 비갈(碑碣)을 세우고, 관향(貫鄉)과 세계(世系)를 대략 새겨 넣었는데, 돌이 이지러지고 망가져서 다시 세우려고 하였으나, 중간에 가화(家禍)를 만나 고쳐 세우지 못하였다.

그후 나로 인하여 여러 번 가증(加贈)을 받았으니, 나 자신에 있어서는

실로 외람되어 감당할 수가 없으나, 이미 사양하여도 되지 못하여 절하고 받았다.

그리하여 또 마침내 선부군의 추증하는 예전을 받았으니, 묘도에 쓰는 것은 지금 추증한 것을 따르지 않을 수 없는데, 이전에 새긴 것은 그러한 사실이 기재되어 있지 않고, 또 명문(銘文)도 없다.

내 앞드려 생각건대, 선인께서는 훌륭한 뜻을 간직하고 있으나 쓰여지지 못하였고 이름이 사첩(史牒)에 오르지 못했으니, 만일 다만 이대로 인물(湮沒)된다면 이것은 더더욱 자식된 마음에 무한한 서글픔이 될 것이다.

그대의 한 말을 얻어서 숨겨진 행적을 발양하여 후세에 보여주기를 원한다.

이에 내가 엮은 행장 하나를 절하고 올리니, 그대는 사양하지 말라." 하였다.

나는 선생의 편지를 받고 부끄러워 글을 지을 수 없다고 사양하려 하였다.

그러나 한편 생각건대, 선생께서는 나를 가르칠 수 없는 인물이라 여기지 않고 다행히 선대의 명문을 맡기시니, 의리상 사양할 수가 없었다.

삼가 상고하건대 선생의 선고(先考)는 증 승정대부 좌찬성 겸 판의금부사(贈崇政大夫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이공(李公)으로 휘는 식(埴)이요, 자는 기지(器之)이며 그 선대는 진보현(眞寶縣) 사람이었다.

5대조인 석(碩)이 비로소 고을의 아전으로서 생원시에 합격하였고, 뒤에 밀직사에 추증되었다.

고조의 휘는 자수(子修)로 고려 말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통헌대부(通憲大夫) 판전의시사(判典儀寺事)에 이르렀으며, 정세운(鄭世雲)을 따라 홍건적(紅巾賊)을 토벌해서 훌륭한 공을 세우고 송안군(松安君)에 봉해졌다.

이분이 왜구를 피하여 안동에 거주하였다.

증조 운후(云侯)는 증훈대부(中訓大夫) 군기시 부정(軍器寺副正)으로 사복시 정(司僕寺正)에 추증되었다.

조의 휘는 정(禎)으로 비분강개하고 큰 뜻을 품고 있었다.

세종때에 파저강(婆猪江)의 야인(野人)이 이만주(李滿住)가 여러 번 변경을 침범하자, 조정에서는 영변(寧邊)에 큰 진을 창설해서 형세를 통제(控制)하려 하였는데, 공을 판관으로 뽑아 부사(府使) 조비형(曹備衡)을 보좌하게 하였다.

그러자 공은 매사를 감독하고 다스리기를 적당하게 하였다.

그 후 다시 최윤덕(崔潤德)을 따라 모련위(毛麟衛)를 정벌하여 공을 세우고 관작 2계급을 하사받았으며, 선산부사로 별세하였는데, 그 후 여러 번 추증되어 가선대부 호조 참판에 이르렀다.

선고의 휘는 계양(繼陽)으로

경태(景泰명 대종(明代宗)의 연호) 계유년(단종 1 1453)진사시에 합격하였는데, 예안현(禮安縣)의 온계리(溫溪里)로 이거하였다.

일찍이 과거공부를 단념하고 산림에서 뜻을 즐기며 오로지 아들을 가르치고 책을 읽는 데 종사하였다.

여러 번 추증하여 자헌대부 이조판서 겸지의금부사에 이르렀다.

선비(先妣)는 영양김씨(英陽金氏)로 부사직(副司直) 김유庸(金有庸)의 따님이신데, 정부인에 추증되었다.

천순(天順명 영종(明英宗)의 연호) 계미년(세조 9 1463) 9월 12일에 공을 낳았다.

공은 어려서부터 특이한 자질이 있어 학문을 매우 좋아하였으며, 뜻을 독실히 하고 정신을 가다듬어 공부에 전력하여 마치 목마를 때에 물을 찾듯이, 굶주릴 때에 밥을 찾듯이 하였다.

문소 김씨(聞韶金氏)에게 장가들었는데, 장인인 예조 정랑 김한철(金漢哲)이 일찍이 세상을 떠났다.

그 집에는 서적이 매우 많았는데 장모인 공인(恭人) 남씨(南氏)는 일찍이 여러 아들들이 공부하지 않는 것을 한하던 중, 공이 학문을 좋아함을 기뻐하고 공에게 이르기를 "내 들으니, 서적은 사사로운 물건이 아니요, 공적(公的)인 기물이라 반드시 학자에게 돌아가야 한다 하니, 우리 여러 아이들은 이것을 소유할 수 없다." 하고, 마침내 모두 공에게 넘겨 주었다.

공은 이로 인하여 크게 옛것을 상고하는 데 힘을 쓰게 되어, 경사자집(經史子集)과 제자 백가(諸子百家)를 연구하고 찾아보아 밤낮으로 그치지 않았다.

학업이 이루어지자 아우 우(塢)와 더불어 모두 당시 학자들에게 추앙받는 바가 되었는데, 공은 특히 박학다식으로 알려졌다.

우리 뒤에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참판에 이르렀다.

공은 일찍이 아들을 훈계하기를 "나는 책에 대해서 밥을 먹을 때에도 함께 보고 잠을 잘 때에도 함께 꿈을 꾸며, 앓을 때에도 같이 앓고 길을 걸을 때에도 함께 가지고 다녀서, 일찍이 잠시라도 내 마음에 잊은 적이 없었는데, 너희들은 끝내 이처럼 세월을 허송한다면 어찌 성취할 가망이 있겠느냐." 하였다.

공은 성품이 높아 세상을 따라 부앙(俯仰)하지 못하였고, 문장을 짓되 또 과거공부의 형식을 따르기를 좋아하지 않았다.

이 때문에 과거를 볼 때 마다 낙방하다가, 홍치(弘治명 효종(明孝宗)의 연호) 신유년(연산군 7 1501)에 비로소 진사시에 합격하였다.

거처하는 집 남쪽가에 한 언덕이 있었으니, 바로 영지산(靈芝山) 뒷기슭으로 두 시냇물이 합류하는데, 구름과 산이 아득하여 머무를 만하였다.

공은 이곳을 가리키면서 친한 사람들에게 말하기를 "내가 만일 끝내 뜻을 이루지 못하면 마땅히 이곳에다가 집을 짓고 생도를 모아 가르칠 것이니, 또한 내 뜻을 저버리지 않는 것이 될 것이다." 하였다.

다음해인 임술년 6월 13일에

병을 만나 정침(正寢)에서 별세하니, 향년은 겨우 40세였다.

집 뒤의 용두산(龍頭山) 남쪽 기슭 수곡(樹谷)에 있는 선영 곁에 안장하였다.

부인 김씨는 2남 1녀를 낳았고, 또 계실(繼室) 춘천 박씨(春川朴氏)는 사정(司正) 박치(朴縉)의 따님으로 5남을 낳았는데, 모두 정경부인에 추증되었다.

장남은 잠(潛)으로 충순위(忠順衛)이고, 차남은 하(河)로 예천훈도(醴泉訓導)이며, 차남인 서린(瑞麟)은 관례(冠禮)도 하기 전에 요절하였다.

차남은 의(漪)로 유학을 공부하였으나 일찍 죽었다.

다음은 해(澐)로 가정(嘉靖명세종(名世宗)의 연호) 무자년(중종23 1528)과거에 급제하여 예조 참판을 지냈으며, 일찍이 대사헌이 되어 이기(李芑)가 재상이 되는 것이 부당하다고 논하다가 뒤에 탄 일로 이기에게 모함을 받아 고문을 받고 유배되는 도중에서 별세하였다.

다음은 징(澄)으로 제원찰방(濟原察訪)이요, 막내는 바로 퇴계 선생이다.

딸은 신담(辛聃)에게 시집을 갔다.

손자는 16 인이니, 인(寅), 완(完), 광(宏), 성(成), 선(宣), 헌(憲), 재(宰), 복(宓), 영(寧), 교(喬), 치(寘), 혜(惠), 주(宙), 건(騫), 준(鵠), 채(采)이다. 손녀는 12인이다.

외손은 여자가 1인, 남자가 1인이며, 내외증손은 남자가 75인이다.

자손의 번성함이 세상에 드문 바이니, 남은 경사가 다하지 않은 것이다.

나는 생각건대, 공이 뜻을 높히 세우고 학문을 부지런히 연찬하였으니, 스스로 옛사람에게 뒤짐이 없을

것인데, 억제되어 뜻을 펴지 못하고 일찍이 별세하여 끝내 한 세상에 조금도 시행하지 못했으니, 참으로 깊이 슬퍼하고 길이 탄식할 만한 일이다.

그러나 남은 경사가 모여 이와 같이 자손이 번성하였으니, 어찌 숨겨진 덕의 보답으로 이루어짐이 아니겠는가.

그렇다면 하늘이 공에게 누리게 한 복은 박하지 않고 후하다고 이를 만하다.

내가 거듭 생각건대, 퇴계선생의 편지에 "나는 팔자가 기구하고 하늘의 사랑을 받지 못하여 태어난 지 한 톨이 되기 전에 아버이를 잃었다.

여러 고아들이 사리를 분별하게 된 이래로는 점점 선인(先人)의 세대와 멀어져 당시 친구들이 다 이미 별세하여 물어볼 곳조차 없었다.

이 때문에 모든 언행과 사실이 대부분 유실되고 기술되지 못했다." 하였고

또 가장(家狀)에 "선군은 평소에 여러 번 탄식하기를 '우리 여러 아들 중에 내 뜻을 따라 내 학업을 계승하는 자가 있으면 내 비록 이 일을 끝내지 못한다 할지라도 여한이 없다.'고 하셨다.

선군이 별세하시자, 백형(伯兄)은 겨우 장가 들었고, 나머지 고아들은 모두 어려서 장차 문호를 유지하고 선업을 지킬 수가 없게 되었는데, 선비께서는 과부로 40 여년 동안 사시며 온갖 고난을 겪고 자식들을 길러 남혼여가(男婚女嫁)를 잃지 않았으며, 더욱이 재정을 마련해 주어 멀고 가까운 곳에서 공부하도록 뒷받침해 주셔서 반드시 학업을 성취하여 의로운 길로 들어가게 하고자 하셨다.

숙부(叔父)인 참판공께서는 또 양육하고 가르치기를 자기 자식과 같이 하셔서 세상에 입신양명(立身揚名)하기를 기대하였는데, 그 후 여러 아들들은 가훈을 받들어 따랐으나, 지하에 계신 부모님의 기대를 완전히 위로하고 부응하지는 못하였다.

그리고 이 불초한 나로 말하면 선비의 식감(識鑑)으로 어리석고 막혀서 세상에 행세하기 어려움을 깊이 걱정하시고 작은 벼슬로 그칠 줄을 알라고 경계하셨는데, 나는 허명(虛名)에 몰려 전전해서 이에 이르렀으니, 진실로 나의 본의가 아닌바, 그 유훈을 실추함이 심하다.

돌아보건대 선인의 뜻과 행실을 한 가지도 전하지 못하니, 이것은 나의 불효를 거듭하는 것이다.

이에 감히 세계와 행실을 엮어서 당세의 군자에게 글을 받아 묘도를 빛내어서 망극한 애통을 펴려하는 것이다." 하였다.

아, 선생의 말씀을 세 번 반복해 보니, 그 뜻이 또한 애처롭다.

나는 이에 대해서 또 감회가 있다.

선생은 선친의 뜻을 추념하고 자훈(慈訓)에 깊이 복종하여 출신하신 이래로 여러 번 퇴각하시고는, 깊이 지방에 잠복해 있으면서 강학을 힘써서 그 문장과 가르친 말씀을 학자들이 모두 전하고 외고 있는바 한 세상 사람들이 이미 들어 알고 있다.

그러나 선공(先公)의 지업(志業)과 선부인의 식감이 그 실마리를 크게 열어서 자손들의 마음을 인도함에 대해서는 세상 사람들이 반드시 알지는 못할 것이다.

또 공은 비록 당시에 일을 하지는 못했으나, 후대에 영화롭고 표창됨이 또한 지극하니, 공은 또 무엇을 한하겠는가

후세 사람으로서 퇴계 선생의 도를 추모하면서 그 소유래(所由來)를 미루어 본다면 반드시 공의 덕을 징험할 수가 있어서 덕을 많이 쌓아 개발한 공로 때문이요, 애당초 우연한 것이 아님을 알게 될 것이다.

그렇다면 공의 뜻과 행실은 장차 전해지지 못함을 걱정할 것이 없을 것이다.

비록 그러나 이것을 어찌 쉽게 속인과 말하겠는가.

아, 슬프다. 이에 명문을 붙인다.
명문은 다음과 같다.
망망한 천지의 조화는
즐기와 가지가 서로 어우러지고
흠벽(翕闕)이 공중에 가득하여
만물이 태어나네
태어날 때의 본성은
사람이 똑같이 받았으나
명은 만나는 환경에 따라 어그러져
장수도 하고 요절도 하며 아름답기도 하고 추하기도 하네
아, 공이 세상에 태어나심은
만나기는 어려웠고 지나기는 쉬웠네
하늘은 어찌하여 큰 재주를 주시고도
조금도 시험해 보지 못하게 하였나
도는 굽혔으되 더 총만이 되었고
수는 가득하면 한계에 도달하네
중도에 서거하니
쓸쓸하고 막혀 있네
독실히 후손을 열어 놓아
가문의 법도를 세웠네
크게 유서를 발하여
문(文)의 극을 잡았으니
그 문은 무엇인가
실로 하늘에서 나왔네
하늘이 공을 탄생시킴은
또한 뜻이 있어서이니
이미 현부(玄符)를 열었고
또 그 후손을 번창하게 하였네
훌륭한 자손이 많이 나와
선조의 덕을 잘 계승하네
용두산 남쪽에 신도비를 세우고
돌에 아름다운 사실을 기재하니
혁혁한 큰 업적은
분명히 유래가 있어라
덕을 상고하여 천리(天理)를 미루니
신이 어찌 감히 속이겠는가
후세에 알리노니
내 말은 아첨한 것이 아니라네

증 판서(贈判書) 이공(李公) 묘갈기(墓碣記)

공의 성은 이씨(李氏)요 휘는 극명(克明)이며 함풍인(咸豐人)이다,

증조의 휘는 인관(仁琯)으로 검교예빈경(檢校禮賓卿)이며, 조의 휘는 거우(去雨)로 동정직장(同正直長)인데 중직대부(中直大夫) 사헌부 집의(司憲府執義)에 추증되었다.

선고의 휘는 자보(自寶)로 선무랑(宣務郎) 모평감무(牟平監務)였는데 통정대부 호조 참의에 추증되었다.

공은 관직이 선략장군(宣略將軍) 호분위 호군(虎賁衛護軍)에 이르렀는데, 경태(景泰명 대종(明代宗)의 연호) 5년(단종2 1454) 3월 초 9일에 별세하니, 향년 67세였다.

다음해 나주(羅州)의 서쪽 25리쯤 되는 동산(東山) 기슭 임좌 병향(壬坐 丙向)의 산에 안장하니, 지금의 죽포리(竹浦里)이다.

공은 나주 정씨(羅州鄭氏)에게 장가들었는데, 통사랑(通仕郎) 정훈(鄭渾)의 따님으로 3남 2녀를 낳았다.

부인이 먼저 별세한바, 공의 묘 앞에 안장되어 있다.

그 후 공은 아들이 귀하게 되어 판서에 추증되었으며, 부인은 정경부인에 추증되었다.

장남은 종생(從生)인데 정충출기적개공신(精忠出氣敵愾功臣)으로 한성부 좌윤(漢城府左尹)을 지냈고 함성군(咸城君)에 봉해졌으며, 병조 판서에 추증되고 시호는 장양(莊襄)이다.

차남은 종수(從遂)인데 부호군을 지냈고 병조 참판에 추증되었다.

장녀는 통찬(通贊) 장윤문(張允文)에게 출가하였고, 차녀는 부사(府使) 나성손(羅誠孫)에게 출가하였다.

종생(從生)은 2남 1녀를 낳았으니, 장남은 양(良)으로 동지중추를 지냈고 함천군(咸川君)에 봉해졌으며, 차남은 공(恭)으로 대흥현감(大興縣監)이다.

1녀는 현감 유선장(柳善長)에게 출가하였다.

손자인 양(良)은 3남을 낳았는데, 장남은 세번(世蕃)으로 통정대부로서 부사(府使)이고, 차남은 세성(世成)으로 우후(虞候)이며, 차남은 세충(世忠)으로 어모장군(禦侮將軍)이다.

공(恭)은 1남 3녀를 낳았는데, 아들은 세달(世達)로 어모장군이고, 장녀는 찰방 안점(安點)에게 출가하였으며,

차녀는 생원 송세감(宋世戡)에게 출가하였고, 차녀는 이경수(李敬修)에게 출가하였다.

증손인 세번은 2남 1녀를 낳았는데, 장남은 윤실(允實)로 죽산현감(竹山縣監)이고, 차남은 윤완(允完)으로 어모장군이며, 1녀는 총의위 권인(權仁)에게 출가하였다.

세성은 2남 1녀를 낳았는데, 장남은 윤재(允宰)로 무과급제하여 부장(部將)이고, 차남은 윤탕(允宕)으로 갑산부사(甲山府使)이며, 장녀는 교관(敎官) 홍덕렴(洪德濂)에게 출가하였고, 차녀는 유세침(柳世沈)에게 출가하였다.

세충은 3남 1녀를 낳았는데, 장남은 윤보(允寶)로 만호이고, 차남은 윤빈(允賓)으로 어모장군이고, 차남은 윤종(允宗)으로 어모장군이며, 1녀는 최몽필(崔夢弼)에게 출가하였다.

세달은 1남 1녀를 낳았는데, 아들은 윤우(允宇)로 산음현감(山陰縣監)이고 딸은 정자(正字) 장언류(張彦留)에게 출가하였다.

종수는 4남 2녀를 낳았는데, 장남은 종인(宗仁)으로 가선대부이고 병사이며, 차남은 종의(宗義)로 분의 정국공신(奮義靖國功臣)에 봉해졌고 절충장군으로 수사이며, 차남은 종례(宗禮)로 통정대부이고 목사

이며, 차남은 종지(宗智)로 만호이다.

장녀는 충순위 장극평(張克平)에게 출가하였으며, 차녀는 충순위 반순공(潘舜恭)에게 출가하였다.

손자인 종인(宗仁)은 1남 1녀를 낳았는데 아들은 시(僖)로 승의랑(承議郎)이며, 1녀는 충순위 유해(柳漉)에게 출가하였다.

종이는 2남 1녀를 낳았는데, 장남은 엄(儼)으로 부사과(副司果)이며, 차남은 숙(倣)으로 어모장군이다. 1녀는 부윤(府尹) 임봉(林鵬)에게 출가하였다.

종례는 1녀를 낳았는데, 설의(僣誼)에게 출가하였다.

종지는 1남을 낳았는데 임(任)으로 충순위이다.

종손인 시는 3남 1녀를 낳았는데, 유근(惟謹)은 예조 정랑이고, 다음은 유희(惟誨)와 유겸(惟謙)이며, 1녀는 윤욱(尹澳)에게 출가하였다.

엄은 아들이 없어 유겸으로 후사를 이었다.

숙은 2남 2녀를 낳았는데, 유당(惟讓)과 유눌(惟訥)이며, 장녀는 최희윤(崔希尹)에게 출가하였고, 차녀는 김성종(金聲鍾)에게 출가하였다.

임은 2남 2녀를 낳았는데, 유전(惟詮)과 유원(惟諫)이며, 장녀는 윤융(尹融)에게 출가하였고, 차녀는 대사성 기대승(奇大升)에게 출가하였다.

내외 현손이 이미 많은데, 윤실의 아들 관(瓘)과 발(爻)은 이미 통정대부에 올랐고, 윤완(允完)의 아들 총(聰)도 문과급제하였으니, 이는 선을 많이 쌓고 남은 경사임을 알 수 있다.

용경(隆慶) 신미년(선조 4 1571) 지금 목사로 있는

권공 순(權公純)은 선부인(先夫人) 이씨가 바로 공의 후손이라 하여 유택(遺澤)을 생각하여 성묘하였는데, 묘표가 망가진 것을 보고는 묘표를 다시 세우고자 하였다.

그리하여 마침내 병사인 임공 진(林公晉)과 장흥부사(長興府使)인 유공 충정(柳公忠貞)과 상의하고 서로 더불어 힘을 합쳤으니, 임공과 유공은 다이씨의 외손들이다.

이들 역시 기꺼이 찬성하고 유원으로 하여금 이 일을 주관하게 하였다.

경태(景泰) 을해년(세조 1 1455)으로부터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는 백여 년이 되는데, 마침내 묘표를 다시 세워서 후세에 영구히 남겼으니, 후세 사람으로 하여금 그 유래를 알게 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그러므로 삼가 이 일을 기술했고 아울러 자손을 나열하여 새기는 바이다.

처음에는 다만 공의 묘에만 묘표를 세웠는데, 부인의 묘가 앞에 있어서 제수를 올리고 주선하는 사이에 미안한 바가 있었다.

그러므로 부인의 묘 앞에 묘표를 개설(改設) 하였다.

파산 성 선생(坡山成先生) 묘지명(墓誌銘)

선생의 휘는 수침(守琛)이요 자는 중옥(仲玉)이며, 성은 성씨(成氏)로 창녕인(昌寧人)이다.

6세조 여완(汝完)은 이 태조(李太祖)를 도와 개국공신에 책록(策錄)되고 영의정에 이르렀으며, 증조는 득식(得識)으로 한성부윤을 지냈고, 조고인 충달(忠達)은 김포현령이었는데 이조 판서에 추증되었다.

부친은 세순(世純)으로 수지중추부사(守知中樞府事)를 지냈고 시호는 사숙(思肅)이며, 모친은 정부인 김씨로 부사(府使) 김 극니(金克悝)의 따님이요, 좌의정 김국광(金國光)의 손녀이시다.

선생은 어려서부터 특이한 자질이 있어서 의젓하여 노성인(老成人)과 같았으며, 성품이 지극히 효성스러워 종족들이 효자라고 칭찬하였다.

차츰 자라자, 독서할 줄을 알아 대의를 통달하였고, 항상 공부를 더하여 일취월장하였다.

정덕(正德명 무종(明武宗)의 연호) 갑술년(중종9 1514)에 부친상을 당하자, 파주(坡州)의 향양리(向陽里)에 여묘(廬墓)하고, 슬퍼하고 훼손하기를 예(禮)보다 더하였으며, 대상(大祥) 때까지도 죽을 먹었다. 하루에 세 번씩 상식을 올렸는데, 반드시 몸소 불을 때어 장만하였으며, 아침저녁으로 묘역을 청소하고 향을 사르며 절하고 무릎꿇어 비록 추운 겨울과 무더운 여름철이라도 그치지 않았다.

3년상을 마친 다음, 기일(忌日)을 만나면 추모하여 더욱 게을리하지 않았다.

아우 수종(守琮)과 함께 조 정암(趙靜菴)의 문하에서 공부하였는데, 이 당시 조정에서는 장차 지극한 정치력을 일으키려 하여 개혁하고 시설하는 바가 많았는바,

조 정암은 특별히 중종의 총애를 받았고 당시 서로 중유하던 선비로서 또한 명성이 너무 난 자들이 있으니, 선생은 이것을 걱정하였다.

얼마되지 아니하여 이들이 모두 죄를 얻어 혹은 죽고 혹은 쫓겨나서, 시사(時事)가 크게 변하였다.

선생은 세상과 더불어 부양(俯仰)할 수 없음을 스스로 헤아리고는 문을 닫고 세상에 나오지 않았다.

집이 백악산(白嶽山) 아래에 있었는데, 소나무 숲 사이에 시설을 짓고는 청송당(聽松堂)이라 편액하였으며, 날로 성현의 경전을 외워 진리를 탐구함으로 낙을 삼고, 외물(外物)을 마음에 두지 않았다.

가정(嘉靖명 세종(明世宗)의 연호) 신축년(중종36 1541)에 유일(遺逸)로 천거되어 후릉 참봉(厚陵參奉)에 제수되었으나 취직하지 않았다.

처가의 옛 전장이 파산 아래 우계(牛溪)의 위에 있었는데, 선생은 마침내 그리로 가서 집터를 정하고 사시니, 장차 종신할 계획이었다.

농토가 적고 토지가 척박하여 식량이 혹 떨어지는데도 태연히 처하였고, 아버이를 봉양함에 있어서는 자미(滋味)를 극진히 장만하였다.

임자년(명종 7 1552)다시 유일로 천거되어, 내자시 주부(內資寺主簿)에 천거되자, 선생은 남들에게 말하기를 "내 병들어서 벼슬할 수 없음은 이미 다야는 일이다.

그러나 성상의 은혜를 사레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하고, 즉시 서울로 돌아갔다.

그후 예산현감(禮山縣監)에 제수되고 다시 토산현감(兪山縣監)으로 바뀌자, 모두 사은숙배하였으며, 다시 적성현감(積城顯監)으로 교체되었는데, 마침 병이 나서 미처 사은하지 못하였다.

이때 모부인이 병환이 계시다는 말을 듣고는 급히 시골로 돌아가 시탕(侍湯)하였으며, 상(喪)을 당하자, 몸이 수척하여 거의 생명을 부지할 수 없는 지경에 이르렀다.

우리 나라 사당의 제사는 예로부터 법도가 있어왔는데, 오직 묘제(墓祭)만은 풍속에 자녀들이 교대로 돌려가면서 명절날에 제사를 지내고 임시로 제수를 마련해 보내어서 정성스럽지 못하고 정결하지 못한 점이 많았으며, 세대가 점점 멀어지면 제사를 지내지 않는 자가 있었다.

선생은 이에 묘제법(墓祭法)을 만들고 묘전(墓田)과 노비를 충분히 장만하였으며, 묘 아래에 제각(祭閣)을 짓되, 범백(凡百)을 다 구비하였고, 친히 계획을 세워 완벽하지 않음이 없었다.

그리고 책을 만들어서 오래 제사할 수 있는 계책을 세웠다.

혹자가 말하기를 "이것은 지나치게 후한 것이니, 뒤에 이대로 계속하기가 어려워서 결국은 제사를 폐지하고 해이해지게 될까 두렵다."고 하자, 선생은 말씀하기를 "내가 할 수 있는 일은 마땅히 이와 같이 하여야 한다.

어찌 앞으로 폐지되고 해이해질 것을 미리 염려하여 내 스스로 경홀히 할 수 있겠느냐." 하였다.

한 방에는 가득히 도서를 쌓아놓고 고요히 정좌(正坐)하고 앉았으며, 인간의 일을 사절하여 당세에 전혀 뜻이 없는 듯하였으나 사방의 풍토와 인정,

사변을 두루 알지 않음이 없었으며, 세상을 걱정하고 나라를 걱정하는 것이 지극한 정성에서 나왔다. 일찍이 느끼는 바가 있어 「맹자」의 호선우어천하장(好善優於天下章)f1h과 인부족여적야장(人不足與適也章)f2h을 들어 세 번 반복해 읽고 말씀하기를 "아, 슬프다. 누가 이 말씀을 가지고 우리 임금님께 아뢴 자가 있겠는가." 하시고, 아들을 돌아보고 말씀하기를 "이 글을 볼 때마다 거의 눈물이 날 지경이다." 하였다.

선생은 나이가 더욱 높아지고 덕이 더욱 높았는데, 자처하기를 더욱 겸손히 하여 남이 칭찬하는 말을 들으면 뒤로 물러나서 감당하지 못하였다.

일찍이 스스로 파산청은(坡山淸隱)이라 호하였고, 뒤에는 우계한민(牛溪閑民)이라 호를 고치고서 말씀하기를 "나는 청은(淸隱)이라고 이를 수 있을 것이다." 하였다.

경신년(명종 15 1560)에 다시 조지서 사지(造紙署司紙)에 임명되었다.

당시 영상인 상공 진(尙公震)은 선생의 젊었을 때 친구였는데, 상공은 편지를 보내오기를 "이번의 은혜는 성상의 마음에서 직접 나온 것이나, 빨리 와서 사은하라." 하였다.

선생은 답장에서 말하기를 "옛날 문립(文立)f3h은 정경(程瓊)을 천거하지 않았으니, 이는 그의 나이가 80에 가까웠고, 본래의 성품이 겸손하여 다시 당세에 대한 바람이 없음을 알았기 때문이었다.

그런데 지금 공은 나를 천거하였으니, 나를 아는 자가 아닐 것이다." 하였다.

그러자 상공은 다시 편지를 보내어 출사할 것을 권했으나 선생은 끝내 일어나지 않았다.

선생은 72세에 병으로 별세하니, 갑자년(명종 19 1564) 정월 15일이었다.

선생은 타고난 천품이 지극히 높아 일반인들보다 뛰어났으며, 세상 사람들이 급급히 여기는 것을 초개처럼 여겼다.

성품이 너그럽고 후중 장엄하며, 덕기(德器)가 성대하여 바라보면 어진 분임을 알 수 있었다.

학문은 성공부(誠工夫)를 위주로 하여, 자신에 돌이켜 실천하기를 힘쓰고, 가벼이 남에게 말해주지 않았다.

형제들과 더불어 우애가 매우 도타워 백형의 맥이 곤궁하자, 술과 음식을 계속 봉양하였으며, 친척 중에 빈궁하여 제때에 남흔여가를 하지 못하는 자가 있으면 반드시 물자를 주어 보조하였다.

음식은 좋아하는 바가 없고 의복은 다만 몸을 가리우는 것만을 취하여 일체의 세상 재미에 담박하였다. 동쪽과 서쪽을 왕래하는 선비들이 많이 선생덕을 찾아갔고, 사방의 선비들도 또한 문하에서 공부한 자가 많았는데, 선생의 접견을 받은 자들은 마치 봄바람 속에 있는 것처럼 온화하였으며, 그 말씀을 들어 보면 온화하고 순수 평이하야 어리석은 사람이나 지혜로운 사람을 막론하고 모두 그 유익함을 얻었다. 평소 일을 처리할 때에는 모를 드러내지 않았으나, 의리로 결단함에 이르러서는 엄격하여 범할 수 없었다.

필찰(筆札)을 잘하여 소산(蕭散)하고 노경(老硬)해서 스스로 일가를 이루니, 서법(書法)을 평하는 자들은 당대의 제일로 추존하였다.

선생이 별세하자, 원근에서는 부음을 듣고 모두들 애석해하기를 착한 사람이 별세하였다고 하였다.

집에 쌓아 놓은 곡식이 없어서 장차 농토를 팔아 장례에 쓰려고 하였는데, 마침 사간원에서 아뢰기를 "전 적성현감 성모는 처음에 유일로 제수되었으나 병으로 사양하고 부임하지 않았으며, 문을 닫고 학문을 탐구하며 옛도리를 힘써 행했습니다.

나이 72세에 끝내 곤궁하다가 죽었으니, 이는 한 나라의 착한 선비요 당대의 일민(逸民)이라고 이를 만합니다.

그의 상례와 장례에 마땅히 구휼하는 은전을 내려서 국가에서 어진이를 높이는 뜻을 보여주어야 합니다." 하였다.

상께서는 이를 윤택하시고 경기 관찰사로 하여금 쌀과 콩을 지급하도록 하셨으며, 아울러 역군(役軍)을 조발하게 해서 그해 4월 계유일 향양리(向陽里)에 있는 선영의 옆에 안장하게 하였다.

선생은 파평 윤씨(坡平尹氏)에게 장가들었으니, 판관(判官) 사원(士元)의 따님이요 참판 해(垓)의 손녀였는데

온화하고 유순하며 남편을 잘 받들어서 부도(婦道)를 다하였다.

선생보다 2년 앞서 별세하였는데, 1남 1녀를 낳았다.

1남은 혼(渾)으로 조행이 있어서 선대의 가업을 잘 계승하며, 1녀는 직강(直講) 민사도(閔思道)에게 출가하여 3남 1녀를 낳았으니, 장남인 성기(成己)는 일찍 별세하였고, 다음은 성장(成章), 성헌(成憲)인데, 모두 유학을 공부하였으며, 1녀는 윤면(尹勉)에게 출가하였다.

혼은 군수신여량(申汝樑)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어 2남을 낳았으니, 문엄(文淹)과 문부(文溥)로 모두 어리다.

선생이 별세한 후 2년에 상께서는 특명으로 증직하여 마침내 선생에게 사헌부 집의를 추증하니 품계는 중직대부(中直大夫)였다.

내 저이기 선생이 마음을 세우고 행동하신 아름다운 자취를 보니, 진실로 일반인들이 따를 수 없는 점이 있었다.

통하면서도 세속에 휘말리지 않았고, 지조를 지키면서도 좁지 않았으며, 일에 시행하면 훌륭한 실적이 있었으니, 독행(篤行)하는 군자라 이를 만하였다.

명문은 다음과 같다.

아, 선비로서 세상에 자중하지

않은 지가 오래였다

그리하여 이름만 도독질하고 실제 행실은 없어

분분히 세상과 서로 부딪쳤네

드높으신 선생께서는

덕이 높았는데

이러한 덕을 소유하고도 써보지 못하고

도(道)를 안고 그대로 별세하였으니

아, 선생은 자중하신 분이라고 이를 만하다

자중하신 분이라고 이를 만하다

증 호조 참판(贈戶曹參判) 김공(金公) 묘갈명(墓碣銘)

고 성균생원으로 가선대부 호조 참판 겸 동지의금부사에 추증된 김공의 휘는 석옥(錫沃)이요, 자는 옥이(沃而)이니, 그 선대는 부령인(扶寧人)이다.

휘 의(宜)란 분이 고려 때에 벼슬하여 복야(僕射)에 이르렀다.

이분이 구(丘)를 낳았으니, 평장사 태학사(太學士)를 지내어 문장과 덕행으로 세상에 알려졌으며, 시호를 문정(文貞)이라 하는바, 공의 8대조이다.

문정공의 증손은 광서(光弼)인데 지고부군사(知古阜郡事)를 지냈으며, 고려 중실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었는데, 고려가 망하자 시골로 물러와 살았다.

그리하여 자손들이 부령에 거주하니, 지금의 부안현(扶安縣)이다.

공의 증왕부(曾王父)는 휘가 당(璫)인데 용양위 대호군을 지냈으며,

왕부(王父)의 휘는 회윤(懷允)인데 사온서 직장으로 아무 관직에 추증되었다.

선고의 휘는 직손(直孫)인데, 성화(成化명 헌종(明憲宗)의 연호) 기축년(예종1 1469)문과에 급제하여 예문관 봉교와 홍문관 박사, 사간원 정언을 역임하고, 사도시 첨정(司隲寺僉正)으로 마쳤는데, 아무 관직에 추증되었다.

선비는 해평 윤씨(海平尹氏)로 숙부인에 추증되었다.

부친은 등준(登峻)인데 사헌부 감찰을 지냈다.

공은 성화(成化) 정유년(성종8 1477)에 출생하여 59세에 별세하니, 부안현(扶安縣) 남문 밖 7리쯤 되는 석동산(席洞山) 선영 옆에 안장하였다.

영월 신씨(寧越辛氏)에게 장가드니, 개령현감(開寧縣監) 신중수(辛仲粹)의 따님으로 정부인(貞夫人)에 추증되었는바, 향년은 65세였다. 석동산에 합장하였다.

공은 어려서부터 기국(器局)과 식견이 있었다.

17세에 첨정공께서 별세하자, 묘 옆에 여막(廬幕)을 짓고 살면서 일찍이 한번도 산 밖에 나가지 않았으며, 정성을 다하고 예를 따라 3년상을 마쳤다.

3년상이 끝나자, 책을 읽고 문학을 공부하며 효도와 공경을 돈독히 행하였다.

그러나 과거공부하기를 좋아하지 않아 정덕(正德) 계유년(중종 8 1513)에 비로소 생원시에 합격하니, 이때 연세가 이미 37세였다.

공은 이 뒤로부터 명예를 구하는 일을 단념하고 오직 아버이를 봉양하는 일에 종사하여, 겨울에는 따듯하게 여름에는 시원하게 해드리며, 음식을 장만하는 데에 성심을 다하고 부모의 뜻을 공손히 받들며 마음을 기쁘게 하여 더욱 정성을 쏟았다.

형님인 석홍(錫弘)이 중종 무인년(중종13 1518)에 유일(遺逸)로 천거되었으나 아버이를 멀리 떠나려 하지 않아 마음을 결정하지 못하였다.

이에 공은 형님에게 권하기를 "제가 마땅히 농사에 힘을 써서 맛있는 음식을 봉양할 것이니, 형님은 밖으로 나가 벼슬에 종사해서 어머님을 위안하시오," 하고, 끝내 벼슬길을 나가도록 권하였다.

그후 자친상을 당하자, 정성을 다하고 예를 따르기를 앞의 부친상 때와 같이 하여 게으리 하지 않았다.

공을 자품이 순수하고 아름다우며, 기국(器局)이 준엄하여서 바라보면 큰 그릇임을 알 수 있었다.

평소에 말과 웃음이 적었고, 처자를 대할 때에는 일찍이 게으른 모양이 없었으며, 밤늦게 잠을 자고 새벽에 일찍 일어나 의관을 반드시 정돈하여, 문정(門庭)의 안에서도 매우 엄숙하였다.

그러나 남을 수응(酬應)하고 일을 결단함에 있어서는 여유가 있었으며, 성품이 선을 좋아하고 남에게 은혜 베풀기를 좋아하여,

종족들을 구휼하고 손님들을 잘 접대하여 모두 그 환심을 얻고 끝내 게으른 마음이 없었다.

친척 중에 비록 어질지 못한 자라도 반드시 잘 거두어 주었으며, 빈천하면서도 어진 자가 있으면 대우하기를 더욱 귀중히 하니, 일시의 유식한 선비들이 그 덕량에 감복하지 않는 이가 없었고, 시골에 사는 하찮은 사람들도 공을 존경하고 사모할 줄 알았다.

모재(慕齋) 김안국(金安國) 선생이 도내를 순행하다가 이 고을에 이르러 공의 훌륭한 행동을 듣고는,

"이 사람을 군자라고 이룰 수 없겠는가." 하고, 인하여 지방의 이름을 군자라고 명명하고 조정에 천거하려고 하였는데, 마침 시사(時事)가 크게 변하여 공도 파면되고 천거를 올리지 못하였다.

공은 술을 매우 많이 마셨으나 정신이 어지럽지 않았으며, 거문고 타기를 잘하였는데 곡조가 매우 고아하고 뜻이 심원하였다.

일찍이 한 정자를 짓고 그 앞에는 매화와 대나무를 심어놓고, 술에 취하여 시를 읊으며 즐거움으로 유유자적하였다.

사람들이 흑 벼슬할 것을 권하면 대답하기를 "부귀영달은 천명(天命)에 달려 있는 것이니, 나는 빈천을 편안히 여길뿐이다." 하였다.

말년에는 변산(邊山)의 기슭에 초가집을 지어 한가로이 노니는 곳으로 삼고, 한결같이 거문고와 술로 스스로 즐겼다.

당시에 공은 이미 나이가 늙었는데도 풍신이 엄정하였으며,

행실이 순수하고 독실하여 젊었을 때에 비하여 더욱더 정진하였다.

일찍이 자제에게 훈계하여 문예(文藝)를 앞세우지 않고 반드시 추향(趨向)할 방법을 보여주면서 말씀하기를 "우리집은 대대로 효제(孝悌)와 청렴결백으로 서로 전해오니, 너희들은 모름지기 우리 가풍을 실추하지 말아야 한다."고 하였다.

공은 비록 학문 강습에 급급하지 않았으나 처신함과 행한 일은 옛도에 은연중 합하는 것이 많았으니 자하(子夏)의 이른바 "비록 배우지 않았다고 할지라도 나는 반드시 배웠다고 이른다."는 말은 아마도 공과 같은 분을 가리켜 말한 듯하다.

신 부인(辛夫人)은 성품이 엄하고 법도가 있었으며, 내치(內治)를 부지런히 하였다. 시어머니를 30년 동안 봉양하였는데, 효도와 공경이 구비하였으며, 의복과 음식에 이르러서도 곡진하지 않음이 없었다. 제수와 잔치에 쓰는 물품을 힘을 다하여 장만하였으며, 남편을 잘 받들고 아랫사람들을 사랑으로 대하여 옛날 현부인(賢夫人)의 덕이 있었다.

자녀를 가르침에는 반드시 예법을 따랐다.

공이 별세했을 때에 막내아들 계(啓)는 나이가 겨우 여덟 살이었는데,

부인은 비록 심히 그를 사랑하였으나 조금이라도 잘못이 있으면 곧 눈물을 흘리면서 매를 때리고, 말씀하기를 "과부의 자식을 사랑하기만 하고 가르치지 않으면 어찌 자립할 수가 있겠느냐." 하였으니, 그 옳은 방법으로 가르쳐 사악함에 이르지 않게 한 것이 지극하다 하겠다.

아들은 넷인데, 희(喜), 선(善), 점(楫), 계(啓)이며, 딸은 셋인데 김호(金顥), 남성대(南成大), 지응청(池應淸)이 그 사위이다.

측실의 아들은 하나이니, 이름이 만(晩)이다.

희는 두 아들을 낳았으니, 효침(孝枕)과 효복(孝福)이며, 선은 두 아들을 낳았으니, 효순(孝純)과 효만(孝挽)이요, 딸이 셋인데, 각각 유계화(柳季華), 송견(宋堅), 송득영(宋得榮)에게 출가하였다.

점은 한 아들을 낳았으니 효사(孝思)요, 딸은 기효증(奇孝曾)에게 출가하였는바, 경오년에 사마시에 급제하였다.

계는 서자가 있는바 효평(孝平), 효길(孝吉)이다.

김씨에게 시집간 딸은 다섯 아들을 낳았으니, 제민(齊閔)은 무오년(명종13 1558)사마시에 합격하였고, 다음은 제안(齊顔), 제참(齊參), 제맹(齊孟), 제남(齊南)이다.

남씨에게 시집간 딸은 두 아들을 낳았으니, 큰 아들은 경회(慶會)요 다음은 어리다.

그리고 내외 증손이 약간 명이다.

희와 선은 모두 순후하고 조심성이 있어서 가풍이 있었는데, 일찍 별세하였다.

점의 자(字)는 경숙(敬叔)인데 기개를 숭상하고 염치를 함썩다.

젊었을 때로부터 유명한 명사들과 사귀었으며, 여러 번 향시(鄕試)에 참여하였으나 번번이 실패하자, 과거 공부를 포기하고 다시 하지 않았으며, 훌륭한 행실로 시골에 소문이 나 있는바 현재 영은전 참봉(迎恩殿參奉)에 제수되었다.

계의 자(字)는 회숙(晦叔)인데 가정 임자년(명종7 1552)문과에 급제하여 문무의 재주가 있었으며, 정직한 행동을 하여 세상에 영합하지 않았다.

일찍이 사헌부 집의로서 승정원 동부승지가 되었다가 좌부승지로 전직하였으며, 황해도 관찰사로 나가니, 이 은혜로 공의 3대를 추증하게 되었다.

그리하여 마침내 공에게 참판이 증직된 것이다.

옛사람이 이른바 "선을 행하면 하늘이 보답하지 않음이 없으나, 빠르고 더듬은 때가 있다."는 것이니, 경사가 이에 그치지 않을 것이다.

나는 회숙과 가장 친했으며, 경숙과는 좋아하고 숭상하는 것이 같기 때문에 마침내 훈인의 의를 맺었다.

그리하여 나는 공의 덕이 후손들을 비호함이 이와 같음을 알므로, 감히 그 일을 서술하여 비에 새기게 하는 것이다.

명문을 붙인다.

부령 김씨는

대대로 훌륭한 사람이 나왔네

유유한 백년 동안

경박하지 않고 순후하였네

관복을 입고 조정에 나아갔으며

청렴과 검약함으로 가풍을 남겼어라

공은 아름다운 자취를 이어

의표가 훌륭하고 예절이 뛰어났네

화려함을 거뒀들이고 빛내지 않았으며

효도하고 우애하였네

산림에서 한가로이 지내며

거문고를 어루만지고 술만을 대했네

가풍을 실추하지 않아

후세에 남겨주니

그 남은 은덕을 떨쳐

벼슬길이 크게 열렸어라

나라에 영광스런 표창이 있어서

아름다운 공렬(功烈)을 찬양하였네

선을 보답하지 않음이 없으니

현감(玄鑑)이 밝기도 하구나

높은 산에 비석을 새겨

후손들에게 보여 주노니

아, 후손들은

이것을 보아 변치 말지어다

고(故) 군자감정(軍資監正) 증 이조참판(贈吏曹參判) 윤공(尹公) 묘갈명

공의 휘(諱)는 변(忭)이요, 자는 구부(懼夫)이다.

윤씨는 본래 선산(善山)의 해평(海平)에서 나왔는데, 시중(侍中)을 지낸 신준(莘俊)이란 분이 고려 때에 현달하였다.

그 후세에 대관이 된 분이 많았으니, 군의(君儀)는 수사공상서좌복야(守司空尙書左僕射)였고, 만비(萬庇)는 부지밀직사사(副知密直司事)였으며,

석(碩)은 도첨의 우정승(都僉議右政丞)을 지내고 해평부원군(海平府院君)에 봉해졌으며, 시호는 영의(英毅)이다.

지표(之彪)는 지문하성사(知門下省事)로 해평군(海平君)에 봉해지고 시호는 충간(忠簡)이니, 목은(牧隱) 이공(李公)이 묘지명을 썼는바, 그 일을 상세히 기재하였다.

진(珍)은 문하찬성사 예문대제학을 지내고 시호가 문평(文平)이며, 창(彰)은 조선조에 들어와 양주도호 부사가 되고 품계는 통정대부였다.

달성(達成)은 양성현감(陽城縣監)을 지내고 가선대부 경주부윤에 추증되니, 바로 공의 고조이다.

증조의 휘는 연령(延齡)인데 진무부위(晉武副尉)이며, 조비는 고성 박씨(固城朴氏)이다.

고조의 휘는 계정(繼丁)인데 장원서 장원(掌苑署掌苑)으로 무과출신이었으나 평소에 문예를 좋아하였으며, 조비는 서흥 윤씨(瑞興尹氏)이다.

선고의 휘는 희림(希琳)인데 부사용(副司勇)을 지냈으며, 선비는 죽산 박씨(竹山朴氏)로 수안군수 박준산(朴峻山)의 따님이시다.

공은 태어난 지 열두 살에 부친을 잃었는데 차츰 자라자, 자력으로 학문에 종사하여 항재(恒齋) 유공운(柳公雲)에게 수학하니, 항재가 여러번 칭찬하였으며,

때로는 다시 정암(靜菴) 조공(趙公)에게 의문을 질정하기도 하였다.

정덕(正德) 기묘년(중종14 1519)에 생원시에 합격하였다.

이해 겨울, 공은 태학에 있었는데, 갑자기 조공이 감옥에 잡혀갔다는 말을 듣고, 관학의 여러 생도들과 함께 대궐에 나아가 억울함을 하소연하였으나 조공은 마침내 죄를 받았고, 항재 또한 서울을 떠나 시사(時事)가 크게 변하고 말았다.

가정(嘉靖) 임오년(중종17 1522)에 공이 문과급제하자, 공을 기묘(己卯)의 당인(黨人)이라고 하여 배척하는 자가 있었다.

공은 성균관 학유에 제수되었다가 봉상시 참봉을 지내고, 의정부 사록으로 있다가 박사로 전직되었다.

병술년에는 전적(典籍)으로 있다가 사헌부 감찰을 역임하고 호조 좌랑에 임명되었는데, 대관(臺官)사헌부의 관원이 탄핵할 적에 치란안위(治亂安危)라는 말이 있었으니, 그 뜻은 기묘년의 여러 명인들을 배척한 것이었다.

이 때문에 공은 더욱 조정에 용납되지 못하였다.

정해년(중종22 1527) 해남현감(海南縣監)으로 나갔다가 품질(品秩)이 차자, 전적으로 제수되었으며, 충청도사(忠淸都事)에 임명되었다가 탄핵을 받고 체직되었다.

공은 해남에 있을 적에 일을 처리하기를 공정하고 엄하게 하여 토호(土豪)들을 조금도 봐주지 않았다.

이에 고을의 간사한 사람이 모함하여 대관을 사주해서 공을 음해한 것이었다.

계사년(중종28 1533)에 형조 좌랑으로 승진하였다.

이때 허항(許沆)은 매우 권력을 부려 어떤 사람과 노비문제를 가지고 송사를 벌였는데, 잘못은 허항에게 있었다.

이것을 주관하는 자가 오랫동안 결판하지 못하자, 공은 그 일을 대리하여 판결하려고 하였다.

판서는 허항의 위세를 두려워하여 강력히 공을 만류하였으나, 공은 동요하지 않고 끝내 올바르게 판결하였다.

얼마 후 서장관(書狀官)에 임명되어 장차 연경(燕京)에 가게 되었는데 공은 평소 한 동방 급제자를 비루하게 여겨 그와 더불어 사귀지 않았다.

그 사람이 뒤에 권문세가에 붙어 벼슬길에 오르자 평소 공에게 유감이 있었고 또 허항의 뜻에 아첨하려고 하여 공을 탄핵하여 서장관에게서 체직되고 또 탄핵하여 정랑에서 체직된 뒤에 전적이 되었으며, 봉상시 판관을 지내고 다시 형조 정랑이 되었다.

병신년(중종31 1536)에 종부시 첨정(宗簿寺僉正)으로 임명되었다가 장악원 첨정으로 전직되었으며, 다음해인 정유년에 숙천부사(肅川府使)로 나갔다.

공이 형조에 있을 때에 죄수 중에 사형에 해당되지 않는 자가 있었는데, 형조의 관원들이 형량을 조작하여 장차 죽음을 면치 못하게 되었다.

공은 그를 측은히 여겨 그의 억울함을 변론해 준 적이 있었다.

공이 숙천부사로 나가자, 갑자기 한 사람이 비를 무릅쓰고 말머리에서 배알하는 자가 있었다.

공이 묻자, 그는 말하기를 "공의 현명함을 힘입어 이미 나는 죽음에서 벗어났으니, 공은 그 음보(陰報)가 있을 것입니다." 하였다.

숙천은 연경에 가는 길목에 해당하여

이곳에 부임한 자들은 대부분 역관(譯官)들을 후대하고 왕왕 뇌물을 준다고 소문이 났었다.

그러나 공은 숙천부사로 있을 지 6년 동안 절대로 이들과 상접하지 않았다.

임인년(중종37 1542)에 장악원 첨정으로 들어왔다가 사성시로 옮겼으며, 사복시 부정과 군자감 정으로 승진되었다.

계묘년에 청주목사로 나갔으며, 갑진년에 모친상을 당하였다.

3년상을 마친 다음 성균사예에 임명되고, 사도시 부정이 되었으며, 또다시 삼척부사(三陟府使)로 나갔다.

기유년(명종4 1549) 7월 초 8일 삼척부에서 별세하니, 향년은 57세였다.

11월 27일 장단(長湍) 동도(東道)의 오음리(梧陰里) 선영 옆에 안장하였다.

공은 천성이 강직하고 엄격하였으며, 기국(器局)이 준엄하여 사람들이 감히 의롭지 못한 것을 가지고 요구하지 못하였다.

총명이 크게 뛰어나 외운 글을 종신토록 잊지 않았다.

일찍 부친을 잃고 모부인을 봉양하였는데, 온화함과 공손함을 지극히 하였으며, 여러 누이동생들을 잘 어루만지고, 궁핍한 자들을 구원하여 미치지 못할 듯이 하였으며, 친척들과 화목하여 모두 환심을 얻었다.

벼슬을 담당하고 일을 만나면 반드시 옳고 그름을 판단하였으며,

옳고 그름이 결정되면 그대로 처리하고 의심하지 않았다.

성질이 강직하여 뜻이 맞는 사람이 적었는데, 조금도 뜻을 굽히어 남의 비위를 맞추지 않았으며, 비록

낮은 관료로 곤궁하게 있었으나 원망하고 후회하는 기색이 없었고, 한번도 권문세가에 발자취가 이르지 않았다.

여러 번 큰 고을을 맡았는데, 청렴하고 신중함으로 스스로 몸을 삼갔다.

그리하여 벼슬을 교대하고 돌아올 때에는 가지고 오는 물건이 하나도 없어서 행장(行裝)이 쓸쓸하였다.

집이 본래 가난하여 혹은 남에게서 물건을 꾸어오기까지 하였으나 또한 태연하여 개의치 않았다.

공은 일찍이 말씀하기를 "인생은 자연히 정해진 분수가 있는 것이니, 집이 비록 군색하나 어찌 굶어 죽는 데야 이르겠는가." 하였으며, 외물(外物)에 대해서는 좋아하는 것이 없었고, 홀로 서사(書史)를 좋아하여 질병이 아니면 손에서 책을 놓지 않았다.

유 향재(柳恒齋)가 별세하자 그의 집안을 경리(經理)하여 시종 게을리 하지 않았으며, 아들들이 과실이 있으면 대면하여 꾸짖지 않고, 반드시 그 과실을 알아 고치게 하였다.

일찍이 여러 아들들을 훈계하기를 "삼강(三綱)은 인도의 가장 큰 것이니, 사람이 충성스럽고 효성스럽지 못하다면 비록 아름다운 재주자 있더라도 볼 것이 없다." 하였다.

또 말씀하기를 "말을 잘하는 것이 어려운 것이 아니라, 행실을 잘하는 것이 어려운 것이니, 너희들은 힘써라." 하였다.

별세하는 달에도 염락관민(濂洛關閩)의 여러 부자(夫子)들의 연원(淵源)을 손으로 초(抄)하여 자식들을 가르쳤으며, 저서로는 「족암집(足庵集)」 한 권이 집에 보관되어 있다.

공은 두 번 장가들었다.

선부인(先夫人) 이씨(李氏)는 종실 청안군(淸安君) 이영(李嶸)의 따님이다.

3남을 낳았으니, 담수(聃壽)는 승사랑(承仕郎)을 지냈는데 공보다 먼저 별세하였고, 기수(期壽)는 일찍 죽었으며, 춘수(春壽)는 예빈시 별좌(禮賓寺別坐)이다.

후부인 현씨(玄氏)는 부사직현윤명(玄允明)의 따님으로 2남 1녀를 낳았다.

두수(斗壽)는 을묘년(명종10 1555) 생원시에 장원하였고 무오년(명종13 1558) 별시에 뽑혀 지금 아무 벼슬을 지내고 있으며, 근수(根壽)는 무오년 별시에 뽑혀 지금 아무 벼슬을 지내고 있다.

딸은 별좌 정순희(鄭純禧)에게 출가하였다.

여러 손자들은 10여 명이나 된다.

현(暹)은 현재 예문관 검열로 있고, 호(皐)는 정묘년(명종22 1567) 사마시에 합격하였으며, 나머지는 모두 어리다.

공은 마음을 닦고 덕을 심어 한 때에 구차히 영합하지 않았는데, 마침 내 두 아들이 훌륭한 교훈을 받고 뒤를 이어 중망(重望)을 받아 공의 뜻을 잇고 있으며, 공의 사업을 더 키우고 있으니, 그 아버이를 드러나게 함이 이름을 영화롭게 하는 데에 그칠 뿐만이 아니다.

두수가 일찍이 황해도 관찰사가 되었으므로 공을 추증하여 아무 벼슬이 되었고, 사용부군(司勇府君)은 아무 관직에 추증되었으며, 장원부군(掌苑府君)은 아무 관직에 추증되었다.

다음과 같이 명(銘)한다.

나가서 세상에 합하지 않았으나 뜻은 독실하였고

누고도 시행하지 않았으나 덕은 쌓였네

자신의 지조를 잃지 않았으니

세속과 합하지 못한 것이 무슨 한될 것이 있겠는가

베풀지 않고 덕을 쌓았으니
 그 경사는 귀신처럼 맞았네
 하늘은 공에게 복을 내리어
 훌륭한 자손을 두었네
 경사를 열고 집안을 계승하니
 마치 물에 근원이 있듯이 하였네
 근원이 있기 때문에
 흐름이 이리도 긴 것이랴오
 이미 효도하고 이미 충성하였으니

그 빛을 잘 계승하였도다
 오음(梧陰)의 언덕에
 한 무덤이 있으니
 그분의 덕을 기록하고 뜻을 찬양하여
 그 유풍을 길이 하노라

고 정헌대부 한성부판윤 겸오위도총부 도총관 지훈련원사(正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知
 訓練院事) 하원군(河源君) 증시공부(贈諡恭武) 장공(張公)

묘지명

공의 휘는 언량(彦良)이요 자는 자방(子房)이며 성은 장씨(張氏)이니, 하원인(河源人)이다.
 증조 맹창(孟昌)은 의주목사로 병조 참판에 추증되었으며, 조고인 우규(友奎)는 사성시 첨정으로 순충
 적덕병의보조공신(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과 병조 판서에 추증되었다.

아버지 정(琹)은 병충분의협책익운정국공신(秉忠奮義協策翊運靖國功臣)으로 자헌대부에 오르고 하원
 군(河源君)에 봉해졌으며, 시호는 충렬(忠烈)이다.

어머니는 정부인 김해 김씨(金海金氏)로 분의정국공신 첨지중추부사인 김임(金任)의 따님이시다.

홍치(弘治명 효종(明孝宗)의 연호) 신해년(성종22 1491) 4월 25일 을유일(乙酉日)에 공이 출생하였는
 데, 어려서부터 특이한 자질이 있었다.

4~5세 때에 모부인께서 무릎 위에 올려놓자, 손으로 날아가는 구름을 가리키면서 말씀하기를 "나는 자
 라면 마땅히 저 구름 모양과 같은 깃발을 꽂고 행군하겠다." 하니, 모부인께서는 속으로 기특하게 여겼
 다.

공은 겨우 7~8세가 되자, 아이들과 장난할 때에

항상 행오(行伍)와 전진(戰陣)의 모양을 하여 병정놀이를 하였으며, 호령을 하면 아이들이 감히 거역하
 지 못하였다.

충렬공이 일찍이 한 재상의 집에 갔는데, 공은 그 뒤를 따라갔다.

공은 중문(中門) 밖에 서 있었는데, 마침 열 살 남짓 되어 보이는 상복을 입은 동자가 문에 나와 달려가
 자, 공은 큰소리로 말하기를 "네가 누구의 상을 입었는지는 모르겠으나 이와 같이 뛰어서는 안 된
 다."고 말씀하니, 동자는 부끄러워 울부짖었다.

재상이 그를 불러 그 이유를 묻고는 공을 불러 들어오게 해서 더불어 말해본 다음, 크게 기특하게 여기
 고 언량으로 이름하고 자방으로 자를 짓도록 청하였다.

공은 정덕(正德) 갑술년(중종9 1516)에 무과급제하고, 을해년에 선전관(宣傳官)에 임명되었으며, 병자

년 중시(重試)에 발탁되어 정축년 북청판관(北靑判官)으로 나갔다.

신사년 훈련원 판관에 임명되었다가 가정(嘉靖) 임오년(중종17 1522)에 첨정으로 승진하였으며, 게이년에는 도총부 경력(都摠府經歷)으로 임명되었는데, 가는 곳마다 칭송이 있었다.

갑신년에 국가에서는 조윤손(曹潤孫)을 대장으로 임명하여, 여연(閔延)과 무창(茂昌)에 거주하는 오랑캐들을 공격하여 축출하게 하였는데, 공은 그의 군관(軍官)이 되어 모든 계획과 조치에 보탬이 많았다. 그 후 여러 장병들은 공로를 차지하고자 하여 별다른 공로가 없으면서도 스스로 자랑하였으나 공은 묵묵히 공로를 말하지 않으니, 전군(全軍)에서는 대수장군(大樹將軍)이라고 지목하였다.

병술년(중종21 1526)에 군기시 첨정(軍器寺僉正)으로 창성부사(昌城府使)에 임명되었으며, 얼마 후 절충장군으로 승진되고, 함경 북도 우후에 임명되었다.

무자년 길주목사에 임명되고, 기축년 강계부사로 전직하였는데, 이때 만포첨사(滿浦僉使)가 야인(野人)들에게 살해당하였다.

국가에서는 장차 이들에게 죄를 주려고 하여 공을 뽑아 강계부사로 임명한 것이었다.

경인년에 체직되고 대호군 겸우림위장(大護軍兼羽林衛將)으로 임명되었으며, 신묘년에는 만포첨사로 임명되었다.

만포는 서방의 상류(上流)에 해당하여 오랑캐들이 날마다 와서 물건을 교역하였으므로, 사건이 나기 쉬웠다.

공은 자신의 생활은 검소하게 하고 은혜를 베풀기를 힘써 군사들을 어루만지고 어거하기를 마땅하게 하니, 장사들이 다 쓰여지기를 좋아했으며, 와서 물건을 교역하는 오랑캐들도 또한 원망함이 없었다. 그리하여 위엄이 잘 행해지고 정사가 제대로 시행되어 변경이 편안하였다.

공은 이때 한가한 틈을 타서 성의 동쪽 모퉁이에 한 누각을 세우고 이름을 수항정(受降亭)이라 하였다. 갑오년(중종29 1534)에 함경 남도 병사에 제수되고, 을미년 가선대부로 승진하여 함경 북도 병사로 선임되었다.

병신년에는 하원군(河源君)에 습봉(襲封)되고 오위도총부 부총관을 겸직하였으며, 얼마 후 의주목사로 임명되었다.

정유년 흠차(欽差)인 태사(太師) 공용경(龔用卿)이 황제의 조서를 받들고 오자, 원접사(遠接使), 선위사(宣慰使), 도감(都監)들이 이들을 맞이하기 위하여 90일 동안 의주에 머무르고 있었는데, 공은 이들을 응접하고 음식을 공급함에 있어 얼굴빛 하나 움직이지 않고도 제대로 하였다.

명나라 사신이 경내로 들어오자, 모든 수요를 다 관에서 지급하고 민간에게 부담지우지 않았다.

공공(龔公)은 공의 외모와 풍채가 뛰어남을 보고 활을 쏘아 즐기기를 청하였다.

이에 공은 허리에 다섯 화살을 차고 쏘아 연달아 맞추자, 공공은 칭찬하기를 마지않고 시를 지어 주었는데 "의주를 절제하는 장중랑(張中郎)은 신장이 구척이요 수영과 눈썹이 세었다.

[義州節制張中郎身長九尺須眉蒼]"는 말이 있으니, 여기에서도 공의 인품을 상상할 수 있다.

이해에 평안병사로 천직되었다.

김공(金公) 석(奭)이 공을 대신하여 의주목사가 되어서 장차 사은숙배할 적에 종종께서는 교서(敎書)를 내려 "관에서 일하고 백성 대하는 것을 마땅히 장언량에게 물어서 하라." 하였으니, 성상의 선임을 받은 것이 이와 같았다.

기해년(중종34 1539)에 경상우도 병사가 되었으며,

신축년에 들어와 한성부 좌윤 겸도총부 부총관에 임명되고, 경연특진관과 비변사 제조를 겸직하였다.

임인년 또다시 경상좌도 병사로 나갔다.

이때 명 나라에서는 건주위(建州衛)의 달자(獐子)가 변경을 침략하므로 장차 우리 나라에서 군대를 징발하여 토벌하고자 하였다.

조정에서는 공이 부원수가 될 만하다고 하여 병사를 체직하고, 하원군을 그대로 습작하게 하였다.

계묘년(중종38 1543)에 호조 참판 겸 훈련원 도정에 임명되었다.

호조는 국가의 수입 지출을 맡았으며, 참판직은 또 제용감 제조(濟用監提調)를 겸직 하였으므로 일이 자못 크게 몰려들었으나 공은 경리하기를 치밀히 하니, 교활한 아전들도 마음으로 두려워하며 복종하였다.

갑진년에 체직되었다가 얼마 후 다시 임명되었으나 병으로 면직되었다.

병오년(명종1 1546)에는 삼정승의 의논에 따라 자헌대부로 승직되고, 정미년에는 공신의 적장손(嫡長孫)으로 회맹(會盟)에 참여하였다 하여 정헌대부로 승진되었다.

기유년 도총관과 지훈련원사를 겸직하였으며, 임자년 한성부 판윤에 임명되고 나머지 겸직은 전과 같았다.

계축년에는 체직되고 지중추부사로서 사도시 제조를 겸직하였으며, 정사년에는 노병으로 사직하여 도총관과 비변사 제조, 특진관에서 체직되었다.

무오년에 또 사직하여 지훈련원사에서 체직되고 봉군(封君)으로 집에 있었는데, 매사를 자연에 맡기고 담박하였다.

경신년(명종15 1560) 4월 29일에 별세하니, 향년은 70세였다.

부음(訃音)이 전해지자, 성상께서는 철조(輟朝)하고 부의를 하였으며 치제하였으니, 이것은 특별한 예우에서 나온 것이었다.

공은 외모가 크고 현결차며 수염이 아름답고 담소(談笑)를 잘하였다.

처신하고 행사함은 항상 겸손함과 겸소함으로 몸을 가졌으며, 남을 비방하거나 험담하는 말을 입에서 내지 않았다.

남의 장점을 거론할 뿐 그 과실은 말하지 않았으며, 사치스런 물건을 몸에 지니지 않았고, 나이가 늙어서도 말을 타고 가마를 타지 않았다.

아버이 상을 집상(執喪)함에 있어서는 예의를 따르고 3년 동안 여묘살이를 하였으며, 한번도 집에 오지 않았다.

상을 마치고 초하루와 보름마다 제사지내고 기일(忌日)을 만나면 반드시 곡하고 눈물을 흘리며 음식을 올렸다.

집안의 재정을 아우와 여동생들에게 맡겨 나누어 가져가게 하였으며 부모의 손때가 묻어 있는 물건을 보면 차마 가까이 못할 듯이 하였다.

혹 꿈 속에서 선인(先人)을 보면 종일토록 서글퍼하고 몸소 봉양하지 못함을 애통하게 여겼다.

여러 번 방진(方鎭)을 맡았는데 올 때엔 행장(行裝)이 쓸쓸하였으며, 남에게 선물하는 일이 없었으나 사람들 또한 노여워하지 않았다.

서북 지방의 두 변방에 오랫동안 있어서 이 지방의 산천 지형이며 도로의 곧고 구부러짐과 오랑캐의 항배를 두루 알지 않음이 없었으나, 태평성체를 만나 가벼운 갖옷이나 입고 띠를 느슨하게 매고는 겸손하여 무능한 자와 같이 행세하였다.

활을 당김에 있어서는 그리 강하지 못했으나 과녁판을 꿰뚫고 짐승을 맞추면 반드시 죽었다.

술을 매우 많이 마셨는데도 정신이 어지럽지 않았고, 독서하여 고금을 상고하느라 항상 서책을 가지고 다녔다.

그러나 사람을 대하여 말할 때에는 일찍이 언급하지 않으니, 사람들은 공이 문학이 있음을 알지 못하였다.

조정에서 벼슬한 지가 40년이 가까운데도 전원(田園)을 마련해 두지 않아 집안이 넉넉하지 못하였다. 그런데도 친구 중에 훈인과 초상이 있으면 극력 도와 주고, 혹 친구가 찾아오면 반갑게 접대하여 반드시 성대한 음식을 마련했으며, 음식을 들지 않고 그대로 가도록 내버려두지 않았다.

공은 별세하는 날에 집에 남은 재정이 없었으며, 사람과 더불어 사귄 때에는 회포를 털어놓고 형식을 숭상하지 않았다.

막하에 있는 사람들은 일찍이 공이 기빠하고 노하는 것을 보지 못했으며, 유학자와 어진이를 경례(敬禮)하고, 무재(武才)가 있는 자들을 사랑하여, 많은 사람들의 추앙을 받았다.

그리하여 유식한 자들은 모두 "근세의 장수는 공(公)만한 이가 없다."고 말하였다.

공은 천성이 충효하고 착하였으며 자품은 위엄과 용맹을 겸하였는데, 속으로 수양을 충분히 쌓으니, 사람들은 공의 마음을 측량할 수가 없었다.

공은 두 번 장가들었는데 전부인은 한산 이씨인데, 아버지 이유청(李惟淸)은 의정부 좌의정이고 어머니는 경주 이씨(慶州李氏)로 홍주목사 이령(李聆)의 따님이시며, 조고는 훈(塤)으로 의정부 좌참찬이고 증조인 축(蓄)은 황해도 관찰사이다.

부인은 36세로 별세하였는데, 1남인 항(尙)을 낳았는데, 현재 사헌부 감찰이다.

후부인은 밀양 박씨(密陽朴氏)인데, 아버지는 이조 판서에 추증된 아무이고 조고는 형조 참판인 아무이며, 증조는 예조 참의인 아무이고, 외조는 이조 참판에 추증된 기모(奇某)이다.

박씨 부인은 단정하고 착하며 공손하고 은혜로와 부도(婦道)를 따랐다.

공보다 7년 뒤에 별세하니, 향년은 57세였다. 2남 1녀를 낳았는데,

장남인 흥(泓)은 청단도 찰방(靑丹道察訪)이요, 차남인 준(浚)은 무과급제하여 선전관으로 있다.

1녀는 생원 한백후(韓伯厚)에게 출가하였다.

공은 별세하자 고양(高陽)의 관산리(館山里)에 장례하니, 선영의 뒤를 따랐으며, 두 부인도 함께 봉분하였다.

태상(太常)에서는 공의 시호를 공무(恭武)라 하였다. 공의 평생 덕업은 마땅히 국사에 기재될 것이니, 지금은 우선 그 대강을 뽑아 묘지(墓誌)로 만들어 땅에 묻는 것이며, 또 명문을 붙인다.

명문은 다음과 같다.

건강하고 용감한 무신이

태평한 세상을 만났네

뛰어난 도락을 가지고 있었으나

시행하지 못하였네

그 나머지를 미루어

군직(軍職)을 시험하였는데

은혜가 진실하고 위엄이 베풀어져

무공(武功)이 실추되지 않았네

나라에 충성하고 부모에 효도함은
 공의 타고난 자질에 근본하였네
 인자하고 겸손하니
 평소의 행적을 봄에 결함이 하나도 없어라
 온화하게 관청에 있었고
 엄숙하게 사사로운 일을 처리하였네
 사십여 년 동안
 국가를 도왔는데
 병으로 물러나 집에 있으면서
 복록을 끝까지 보존하였네
 별세하여서는 남은 재물이 없었으니
 그 덕이 더욱 드높네
 관산의 언덕에
 빗돌을 새겨 묻으니
 신명에 절정하여
 후세에 알리노라

고 통훈대부 행평산도호부사(通訓大夫行平山都護府使) 조공(趙公) 묘갈명

공의 휘는 부우(府隅)요, 자는 태수(台叟), 성은 조씨이며 관향(貫鄉)은 황해도 배천(白川)이다. 먼 선조인 종주(宗柱)는 고려 때 벼슬하여 시중(侍中)을 지냈으며, 종조인 양선(揚善)은 승의랑(承議郎)으로 장수훈도(長水訓導)였는데 은둔하여 덕을 쌓고 드러나지 못하였다.

그러나 시골에서 분쟁이 있을 경우에는 모두 공에게 찾아가서 질정하였다.

조고인 빈(鎭)은 통훈대부 성균관 사예였는데, 시를 잘하여 조정에서 유명하였다.

유 정승(柳政丞) 순(洵)은 일찍이 공을 추존하고 경양하기를 "여경(礪卿)조부우의 자)이 시를 지으면 사람의 두풍(頭風)을 그치게 한다." 하였다.

부친인 일건(一建)은 종사랑(從仕郎)으로 영송전 참봉(永崇殿參奉)인데 풍증에 걸려 과거공부를 하지 않고 집에 있었는데, 근엄함으로 몸을 가졌다.

어머니 권씨는 영가인(永嘉人)이다.

홍치(弘治) 신해년(성종22 1491) 12월 갑진일에 공을 낳았다.

좌찬성으로 시호가 평후공(平厚公)인 충(衷)과

강서현령(江西縣令)인 기(機)와 권지 교서관 부정자(權知校書館副正字)인 예(榘)와 현재 의주 교수(義州教授)로 있는 계(季)는 공의 외가집 4대조이다.

공은 어렸을 때에 형용이 단정하였으며 자품이 청수하였다.

8~9세에 문장을 지었는데, 사람들이 글재주를 시험해 보는 자가 있으면 즉시 시를 지어 대답하였다.

14세에 부친상을 당하였는데, 마음을 애태우고 힘을 다하여 장례를 예대로 치렀으며, 다음해에 조부인 사예공(司藝公)께서 별세하시자, 여러 첩들이 다투어 재물을 훔쳐갔는데, 공은 이들을 타이르기를 "오직 홍패(紅牌)와 교지(教旨)는 가져가지 말라." 하니, 첩들이 이 말을 듣고 부끄러워하였다.

약관 시절 태학에 유학하자, 당시 동료들 중에 이름이 뛰어났다.

정덕(正德) 병자년(중종11 1516)에 사마시에 합격하였고, 가정(嘉靖) 임오년(중종17 1522) 별시(別試)

에서 제 2인으로 발탁되어 성균관 학유(學諭)에 제수되었으며, 그 후 학록(學錄), 학정(學正)을 역임하고, 박사로 전직되었다가 전적(典籍)으로 승진하였으며, 형조 좌랑에 임명되었는데, 아버지를 봉양하기 위하여 태천현감(泰川縣監)으로 나갔다.

고을을 잘 다스리기로 소문이 났는데, 만기가 되었으나, 중국 사신이 이 지방으로 나오므로 인하여 1년간 더 유임하였다가 성균관 직강으로 들어왔으며, 형조 정랑을 거쳐 호조로 전직되었다.

얼마 후 예조 정랑으로 사헌부 지평에 겸직되어 중국에 갔는데, 돌아오기 전에 사재감 첨정(司宰監僉正)으로 옮겨지고, 장령을 겸했으며, 돌아온 다음 즉시 예빈시 부정(禮賓寺副正)에 임명되었다.

노친이 계시기 때문에 외직으로 나가 평산부사가 되니, 혹자가 공에게 위문하였다.

공은 빙그레 웃으면서 말하기를 "나는 배천군의 한 서생이니 나가서 평산을 지키는 것도 만족하다." 하였다.

공은 부임한 다음, 형벌을 신중히 시행하고 세금을 적게 하였으며, 백성들을 농한기에 부역시키고 백성의 억울함을 씻어주며, 남에게 혜택을 입히는 것을 마음으로 삼았다.

고을을 다스린 지 3년이었는데, 부의 읍내가 마침 산협(山峽)의 좁은 지역에 있었고, 관속이 백여 호인데 겨우 집을 차지하고 있을 뿐 경작할 땅이 전혀 없었다.

그리고 또 사방 경내가 마치 개 이빨과 같이 들쭉날쭉하여 왕래하는 도로가 고르지 못하였다.

사예공께서 성종 때에 일찍이 인견할 기회를 틈타 이것을 언급했으므로, 공은 장차 치소(治所읍내)를 옮겨서 관리와 백성들에게 편리하게 하려고 하였다.

때마침 감사 중에 공과 원한이 있는 자가 있어서 공이 대접을 잘하지 않는다고 핑계하고는 고과(考課)에 하등(下等)을 매겼다.

그리하여 공이 파면되자, 백성들은 모두 공의 은혜를 그리워하였다. 공은 크게 한숨짓기를

"이 한 사람의 몸에 어찌하여 전에는 칭찬하다가 뒤에는 훼방한단 말인가? 나는 이미 벼슬길에 뜻이 없다." 하였다.

얼마 안 되어 교서별좌(校書別坐)로 제수되었다.

다음해 봄 휴가를 얻어 근친을 왔다가 병으로 누워 계축년(명종8 1553) 3월 13일 서쪽 별장에서 별세하니, 향년은 53세였다.

이해 9월 아무 날에 배천군의 서남쪽에 있는 선영 옆에 안장하였다.

공은 천성이 착하고 공손하여 웃사람을 예로 받들고 아랫사람을 공손하게 대하였으며, 남의 억울한 일을 보면 항상 애통함이 자신에게 있는 듯이 여겼다.

남에게 물건을 주고 은혜를 베풀어 일찍이 집안의 재산이 있고 없음을 계산하지 않았으며, 관직에 있자 빈궁한 친척들과 친구들이 자주 물건을 요구하였는데, 공은 언제나 힘을 다하여 따듯이 구휼하여 시종 게을리하지 않았으며, 또한 형의로운 행적을 개의치 않았다.

자제들이 혹 이로 인하여 비방을 부르고 누를 불러온다고 아뢰는 자가 있으면 공은 그때마다 웃으면서 말씀하기를 "당초에 너의 아버지가 낮은 벼슬에 임명되자, 친구들이 손을 들어 축하하였는데, 이것은 곤궁하고 어려울 때에 서로 구제해주기를 바라는 것이다

그런데 너희들은 도리어 네 아버가 헛된 이름을 닦기 위하여 실제 은혜를 거절하기를 바란단 말이냐.

이들도 또한 하늘이 낸 백성 중에 불우한 자들이니, 이들을 잘 구휼하는 것이 관청 일과 무슨 배치가 되겠느냐. 다만 힘이 부족해서 못할 뿐이다." 하였다.

아우인 문우(門隅)와 더욱 우애가 두터웠으며, 여러 조카들을 자기 아들처럼 여겨 상구(喪具)와 혼인

(婚姻)의 물자를 모두 공이 마련하였다.

공은 항상 스스로 말씀하기를 "나의 평생 공부는 다만 적선(積善) 두 글자에 있다." 하고, 인하여 아들에게 경계하기를 "너는 모름지기 은덕을 보답하고 부디 원한을 보복하지 말라. 사람들은 빈궁함과 영달함이 천명에 있고 가난함과 부유함이 하늘에 달려 있으니, 득실과 존망을 결코 사람이 마음대로 할 수 있는 바가 아니다.

만일 아침에 감정을 참지 못해서 저녁에 앙갚음을 하려고 한다면, 보복할 수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이것은 하늘을 거스르는 짓이니, 원망이 더욱더 깊어져서 화가 반드시 이를 것이다." 하였다.

그러므로 공은 평생에 자기를 비방하는 소리가 이르러도 보복하려는 생각을 한번도 하지 않았으며, 교화할 만한 자는 덕으로 교화하였고, 교화할 수 없는 자는 삼가 피할 뿐이었다.

그러나 정신이 강건하고 기운이 정직하여 사람들이 감히 공을 속이지 못하였다.

젊었을 때 비록 깊은 산속의 사찰과 천동 벼락이 치고 귀신이 우는 밤중이라도

그대로 책을 읽어 조금도 변하지 않았으며, 또 수리학(數理學)에 밝아 화복(禍福)을 추측하면 맞아들었다.

문장에는 더더욱 사부(詞賦)에 뛰어났는데, 남 재상(南宰相)이 국정을 담당하자, 공이 관리의 재주가 있다 하여 조정에 천거하려고 하였으나, 마침 공과 명예를 다투는 자가 저지하였으므로 천거하지 못하였다.

공은 남과 말할 때에 위태로운 말과 과격한 의논을 하지 않았는데, 온순함과 엄함을 겸하였다.

그러므로 어진 사람과 불초한 사람들이 다 공을 사랑하고 사모하였다.

일세의 교류(交遊)중에는 명공(名公)과 거유(鉅儒)들이 많았다.

사람들은 모두 공이 끝내 그 재주를 다 펼 것이라고 기대했었는데 마침내 여기에서 그치고 말았으니, 하늘의 보시(報施)는 과연 어디에 있는 것인가?

공은 단양 우씨(丹陽禹氏)에게 장가드니, 고려 우시중(右侍中) 우현보(禹玄寶)의 후손으로, 개성유수 홍강(弘剛)의 증손이며, 사재감 정 원로(元老)의 손자요, 총좌우 사직 사주(賜疇)의 따님이다.

부인은 부도를 온전히 하고 자식을 가르치는 데 엄격하여 공이 산사(山寺)나 태학에 있을 때에는 부인은 새벽이면 일어나서 아들에게 스승에게 나아가도록 명했으며, 혹은 매를 잡고 학문을 권면하기도 하였다.

또 밤중이면 여종을 불러 촛불을 밝히게 하여 공이 독서하는 것을 도왔는데 공은 때로 졸음 끝에 성을 내며 말하기를 "내 비록 공부를 열심히 하지 않더라도 과거 공부에는 자신이 있소. 다만 운명이 아직 오지 않아서일 뿐이오." 하면 부인은 대답하기를 "첩은 들으니, 인사를 다하면 천명이 온다 합니다. 더구나 공부를 힘써 더하는 것은 어찌 아름다운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하였다.

부인이 별세하던 해에 공은 비로소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공은 항상 이 때문에 애통해 하였다.

능성 구씨(綾城具氏)를 계실(繼室)로 삼았으니, 의정부 사인인 구지신(具之愼)의 따님이다.

아들은 두 명인데 진(鎭)과 섬(鎬)이며, 딸은 종실인 영천부수(靈川副守) 이담(李諶)에게 시집갔다.

아들 중에 진(鎭)은 우씨 소생이요, 나머지는 모두 구씨 소생이다.

진은 사복시 부정인 권렴(權廉)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어 3남을 낳았는데, 장자인 계(洎)는 일찍 죽었고, 차남은 섬(涉)과 저(渚)이다.

딸 한 명은 사인(士人)인 홍훈(洪墳)에게 시집갔다.

섬(鎬)은 해주목사인 김공망(金公望)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어 딸을 낳았는데, 다 어리다.

영천부수는 1남인 영사(永思)를 낳았으며, 딸은 윤희정(尹希定)에게 시집갔다.

진(鎭)은 병오년에 생원시에 합격하여 현재 광주의 경양역 찰방(景陽驛察訪)으로 있는데, 나와 서로 친하였다

그는 공의 행장 한 통을 나에게 주면서 묘갈명을 청하였다.

다음과 같이 명한다.

배천 조씨는

근원이 깊고 흐름이 멀었네

계속 훌륭한 사람이 이어져

공에게 이르렀네

문학으로 발신하니

높이 날으는 기러기와 같았네

그 정성스러움 지극히 하여

병통이 없고 잘못이 없었네

은혜는 남에게 깊었고

선은 몸에 쌓였는데

그 베품을 다하지 못하였으니

서글퍼라 저 하늘이여

강암의 언덕에

공의 묘소가 있는데

큰 비석에 아름다움을 밝히니

덕을 기재한 것이요 공을 기재한 것이 아니라네

현고(顯考) 장사랑 경기참봉(將仕郎慶基參奉) 기 부군(奇府君)에 대한 묘기(墓記)

선부군(先府君)의 휘는 모(某)요, 자는 자순(子順)이며 성은 기씨(奇氏)이니, 행주인(幸州人)이다.

증조의 휘는 건(虔)인데 판중추부원사(判中樞府院使)로 시호는 정무공(貞武公)이며, 증조비는 정경부인 홍씨(洪氏)이시다.

조고의 휘는 축(軸)인데 행풍저창 부사(行豐儲倉副使)로 사헌부 장령에 추증되었으며,

조비는 영인(令人) 정씨(鄭氏)이시다.

선고의 휘는 찬(欖)인데 홍문관 부응교이며, 선비는 숙인(淑人) 김씨이시다.

부군은 성화(成化) 정미년(성종18 1487) 12월 정해일에 출생하셨는데, 여섯 살에 부친을 잃었다.

장성하자, 높은 뜻이 있어 아우 준(遵)과 함께 공부하였는데, 하루에 수백 자를 외었다.

그리하여 마침내 문자에 힘을 써 경사(經史)를 통달하고, 옛날과 지금의 일을 꿰뚫었다.

공은 널리 배우고 예(禮)로 몸은 단속하고자 하였고, 오로지 과거급제하여 녹을 먹으려는 계책을 하지 않았다.

아우가 먼저 조정에 올라 이름을 드날렸는데 불행히도 견책을 받아 죽자, 부군은 이미 당세에 벼슬할 뜻이 없었다.

그러나 모친인 숙인께서 당(堂)에 계셨으므로 남을 따라 과거에 응시하였다.

가정(嘉靖명 세종(明世宗)의 연호) 원년인 임오년(중종17 1522)에 사마시에 합격하였으며, 그후 5년에 재상의 천거로 경기전 참봉(慶基殿參奉)에 제수되고 장사랑(將仕郎)에 올랐다.

다음해인 무자년에 모친상을 당했으며, 상을 마치자 벼슬을 구하지 않고 마침내 광주(光州)에 거주하였다.

집은 광주의 서북쪽 4리쯤 되는 곳에 있었으니 지방 이름을 고룡(古龍)이라 하였고, 동네 이름을 금정(金井)이라 하였다.

부군은 집에서 있을 때에 쓸쓸하여 일이 없는 듯하였다.

화목(花木)을 심어 꽃이 피고 지는 것을 구경하였으며, 서사(書史)를 열람하여 득실을 상고할 뿐이었다.

말년에 흉년을 만나 아침 저녁의 끼니가 걱정인데도 태연히 자처하였다.

부군은 천자(天資)가 정직 성실하고 소탈하여 자기 주장을 고집하지 않았으며, 엄하면서도 까다롭지 않고, 검박하며 사치하지 않았다.

책을 볼 때에는 대의를 통달하기에 힘썼으며, 일찍이 장구(章句)를 표절이나 하려고 하지 않았다. 지은 시문이 수백 편이다.

전배(前配)는 남양 방씨(南陽房氏)인데 일찍 별세하였고, 후배(後配)는 유인(孺人) 강씨(姜氏)인데 관향이 진주(晋州)이다.

부친의 휘는 영수(永壽)로 충좌위 사과(忠佐衛司果)이며, 고조의 휘는 학손(鶴孫)으로 장례원사평(掌隸院司評)이며, 증조의 휘는 희맹(希孟)으로 의정부 좌찬성을 지내고 진산군(晋山君)에 봉해졌으며, 시호는 문량공(文良公)이다.

유인은 단정하고 공손하며 은혜로와 부군에 배필할 만하였다.

5남 1녀를 낳았으니, 장남은 대림(大臨)이요, 차남은 대승인데 생원이며, 막내는 대절(大節)이다.

나머지는 모두 요절하였다.

부인은 부군보다 22년 전에 별세하였는바,

집 뒤 2리쯤 되는 갑좌 경향(甲坐庚向)의 산에 안장하였다.

부군이 별세하시자, 그 해 3월 경신일에 유인의 무덤남쪽에 장례하니, 선산인 때문이었다.

선비께서 별세하실 때에 여러 아들들은 모두 열 살이 넘지 못하였다.

부군께서는 흠아비로 사시면서 온갖 고생을 무릅쓰고 자식들을 부지런히 어루만지고 가르쳐 장성함에 이르렀는데, 모두들 미련하고 어질지 못해서 가정의 교훈을 만분의 일도 현양하지 못하였다.

그리고는 죄악이 쌓여 마침내 부군에게 화가 미쳐 별세하였으니, 슬피 울부짖음에 애통한 마음이 뺏속에 사무친다.

이에 감히 묘기를 이와 같이 짓는 것이다.

묘표에 글을 적는 일은 앞으로 기다려 할 것이다.

슬픈 마음 하늘처럼 다함이 없으니, 아, 애통하다.

선비(先妣) 유인(孺人) 강씨(姜氏)를 이장한 묘기

아, 슬프다. 우리 선비께서 동원(東原)에 안장한 지 22년 만에 선부군께서 우리들은 버리고 별세하였다.

그리하여 장차 그해 3월 경신일에 장례하여 쌍분을 만들려고 했었는데,

땅을 파자 물이 나와 마침내 유인의 묘위 5~6보 되는 곳에 옮겨 묘터를 잡고 장례를 마쳤다.

아들들은 선비를 모신 곳이 좋은 땅을 얻지 못함을 서글퍼하여 애통함이 뺏속에 사무쳤으므로 즉시 옮겨 모시기로 상의하였으나, 빈궁하여 실행에 옮기지 못하다가 마침내 금년 3월 경신일에 부군의 묘 옆

에 옮겨 모셨다.

성계(姓系)와 행실은 부군의 묘기에 대략 서술했으므로 여기에서는 다시 기록하지 않는다.

선비는 홍치(弘治) 신유년(연산군7 1501)에 태어나서 향년 34세에 별세하였으며, 5남 1녀를 낳았는데, 생존한 자는 세 사람이다.

거듭 생각건대, 선비께서는 부도(婦道)를 닦아 부군에게 배필이 되었는데, 부군은 은둔하여 덕을 쌓고 드러내지 않았으며, 후손들에게 법을 남겼으나 여러 아들들은 어질지 못하여 만분의 일도 현양하지 못하니, 사무쳐 울부짖음에 하늘도 다함이 없다.

이에 저이기 그 일을 이와 같이 기록하는 것이다.

훌륭한 작자(作者)에게 묘문을 청하여 덕행의 대략을 자세히 드러내어 묘에 표하는 것으로 말하면 장차 기다림이 있을 것이요, 감히 뒤늦게 하지 않을 것이다.

아, 애통하다. 아들 대승은 피눈물을 흘리며

삼가 기록한다.

옥과현감(玉果縣監) 신담(申湛)의 선정비(善政碑)

읍재(邑宰)는 백성을 어루만져 잘 기르는 것을 직책으로 삼으니, 읍재의 어질고 어질지 못함에 따라 백성들이 잘 살고 못 사는 것이 달려 있는 것이다.

읍재의 어질고 어질지 못함을 알고자 할진댄, 반드시 백성들에게 징험해 보면 알 수 있는 것이다.

옥과는 작은 고을이다.

그러나 사람들이 많고 호구가 번성하여 좋은 지방으로 이름났었다.

그랬는데, 수십년 동안 직책을 잘 수행하지 못하는 읍재를 만나 백성들은 유리(流離)하는 사람이 많았고 관과 민이 모두 피폐되었다.

그런데 정사년(명종 12 1557) 겨울에 신후(申侯)는 사헌부 감찰(司憲府監察)로서 아버이를 봉양하기 위하여 이 고을로 부임하였다.

신후는 이미 부지런하고 또 현명하였으며, 또 성심을 다하였다.

부임한 지 채 한 달이 못되어 유민(流民)들이 다시 모여들었으며, 전야(田野)가 더욱 개척되었다.

공의 정사는 강자들을 단속하여 가만히 있게 하고, 억울한 자들을 펴주는데 있었으며, 백성들이 불편해 하는 일과 또는 원하는 바를 모두 들어주니, 백성들이 모두 기뻐하였다.

마침 공사(公事)로 인하여 감사의 뜻에 거슬려 하등(下等)으로 고과되어 파면되니, 백성들 중에 노인과 어린이들까지 모두 서글퍼하고 눈물을 흘려 마치 갓난 아이가 자모를 잃은 것과 같아 집안에서 경황없어 하며 끝내 스스로 위안할 수가 없었다.

이에 서로 상의하고는 돌을 세워 신후의 선정을 기록하기로 하였다.

아, 서글프다. 백성들의 곤궁함이 지금보다 심한 적이 없었으니, 백성을 사랑하는 군자가 있어서 성심을 다해 백성들을 어루만지고 기른다면, 가당한 일이 아니겠는가.

그런데도 마침내 쫓겨나서 떠나가고, 저 이를 갈고 손바닥을 치면서 생민을 고기처럼 보는 탐관오리들은 도리어 편안하여 하나도 견책받는 일이 없으니, 이 때문에 세도(世道)는 날로 강하(降下)되는 것이다.

아, 애석함을 이루 다 말할 수 있겠는가.

신후의 휘는 담(湛)이요, 자는 충경(冲卿)이니, 경학에 통달하고 사리에 밝았으며, 집안에 있을 때에는 효도하고 우애한다고 알려졌고, 관청에 있을 때에는 또 이것을 시행하였으니, 이른바 "효제를 집안에서

행한 뒤에 인(仁)과 사랑이 남에게 미친다."는 것이 아니겠는가.

다음과 같이 명한다.

선비가 위기지학(爲己之學)f1h을 배움은

장차 남을 이루어 주려고 해서이네

그러나 뜻을 얻음에 미쳐서는

급하지 않는 이가 없네

아, 저 신후는

배운 바를 저버리지 않아

정사에 시행해서

이미 부지런하고 또 확실히 하였네

백성을 자식처럼 보니

백성들은 부모처럼 우러렀네

훌륭한 정사가 이루어지고 교화가 흘렀으니

빛남은 소두(召杜)f2h보다 앞섰네

그런데도 마침내 파면되었으니

이것은 누가 이렇게 한 것이다

조정에 허위보고하는 일이 성행하니

백성들이 다투어 서글퍼하네

돌에 이것을 새겨서

애오라지 마음을 위로하노라

우리 백성들을 편안히 해주었으니

후세에 보이노라

무주현감(茂朱縣監) 김춘(金春)의 묘갈명

공의 휘는 춘(春)이요, 자는 경인(景仁)이니, 그 선대는 안동인(安東人)으로 신라 경순왕(敬順王)의 후손이다.

휘 방경(方慶)은 고려 때 벼슬하여 대장에 임명되고 공신에 책록되어 개국공신에 봉해졌다.

그 후 4대 뒤에 휘 구용(九容)이라는 분이 있었는데, 집현전 제학으로 호는 척약재(惕若齋)이며 문학으로 세상에 유명하였다.

고조의 휘는 중서(仲舒)인데 호조 참의하고,

증조의 휘는 자완(自挽)인데 임피현령(臨陂縣令)이다.

개국공신 이하로는 대대로 높은 벼슬이 계속되었다.

고조의 휘는 윤강(允岡)인데 사맹(司猛)에 제수되었으며, 선고의 휘는 응상(應商)인데 사헌부 지평에 추증되었는바, 모두 벼슬하지 않았다.

선비는 송씨(宋氏)로, 이조 판서에 추증되고 여원군(礪元君)에 봉해졌으며 행한산군수(行韓山郡守)인 송연손(宋演孫)의 따님이시다.

공은 홍치(弘治) 계해년(연산군 9 1503) 11월 병자일에 태어났는데, 다섯 살에 어머니가 별세하자, 슬퍼하고 사모하기를 게을리하지 않았다.

아홉 살에 부친상을 당하였는데, 절하고 무릎꿇며 제수를 올리기를 성인(成人)과 같이 하였으니, 이것

은 타고난 천성이 그러했던 것이다.

장성하자, 항상 어머니 상복을 입지 못함을 무궁한 애통으로 여겼다.

가정(嘉靖) 계사년(중종28 1533) 정월에 모친의 기일(忌日)을 만나자, 신위(神位)를 설치한 다음 통곡하고 제수를 올리고는 마침내 어머니의 묘 옆에 여묘(廬墓)를 살았는데, 아침 저녁으로 몸소 불을 때고 음식을 장만해서 제사를 받들었으며, 아무리 심한 추위와 무더운 여름철이라도 더욱 경건히 하고 조금도 해이하지 않았다.

그래서 재기(再期2년) 이내에는 울기를 무시로 하였으며, 앉고서는 자리가 일정한 곳이 있었고, 일찍이 산 밖을 엿보지 않았다

공은 스스로 종자(衆子)라서 항상 사당을 받들 수 없다 하여, 흰 두루마리에다가 고비(考妣)의 신위를 써 가지고 받들어 모시고 다녔으며, 나가고 들어올 때에는 반드시 여기에 아뢰고, 삭망 및 시속의 명절에는 반드시 음식을 올렸으며, 새 식물을 올리곤 하여 정성이 시종 변함이 없었다.

이 일이 알려지자, 나라에서는 효자정려문을 세우도록 명하였다.

신축년(중종36 1541)에 천거로 소격서 참봉(昭格署參奉)에 제수되었다가 문소전(文昭殿), 영송전(永崇殿) 및 현릉(顯陵) 참봉으로 옮겼다.

병오년 내자시봉사(內資寺奉事)로 전직되었다가 무신년 돈녕부 직장(敦寧府直長)으로 전직되었으며, 기유년 사옹원 주부(司甕院主簿)로 승진되고, 통례원 인의 겸 한성부 참군(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參軍)으로 이직(移職)되었다.

경술년(명종5 1550)에 무주현감으로 나갔는데, 다음해인 신해년 12월 29일 병으로 관청에서 별세하니, 향년은 49세였다.

다음해 4월 금구현(金溝縣) 남쪽 하운산(夏雲山) 선영의 옆에 안장하였다.

공은 자품이 질박하고 성실하여 안과 바깥이 똑같았으며, 일찍이 외삼촌인 취은(醉隱) 송공(宋公) 송세림(宋世琳)을 가리킴)에게 수학하였는데, 뜻이 독실하고 행동을 힘썼으며, 형제간에 우애하였고 봉우간에 신의를 지켰다

그리하여 웃사람을 섬기고 아랫사람을 접할 때에 경건하지 않은 적이 없었으나 효행이 더욱 드높아 남들이 따를 수 없었다.

종실(宗室)인 장흥령(長興令) 이종손(李種孫)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었는데, 부인은 온순하고 정숙하여 어머니를 효성으로 받들어서 마치 공이 아버이를 받들 듯이 하였으나 오래도록 아들이 없다가 늦게야 1남을 낳으니, 사람들은 하늘이 효성에 감동한 것이라 하였다.

공이 별세한 뒤에 부인은 슬퍼하다가 병을 얻어 계축년(명종8 1553) 2월에 세상을 버리니, 공의 무덤에 부장(祔葬)하였다.

아들의 이름은 고언(顧言)인데 가정교훈을 잘 받들어 몸가짐을 삼갔다.

장흥부사인 유충정(柳忠貞)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어 3남 2녀를 낳았으니, 아들은 아무 아무이고 나머지는 다 어리다.

사람이 아버이를 사모함은

본성에서 나온 것이네

그러나 기품(氣稟)에 구애되고 물욕에 빠져

천성을 온전히 보전하지 못하는 자들이 많은데

공의 소행은

실로 그 천성을 보전하였네

비석에 명문을 새겨서

후현들에게 밝히노라

퇴계 선생 광명(壙銘)

아, 선생은

벼슬이 높았으나 스스로 높다고 여기지 않았고

학문을 힘썼으나 스스로 학문을

많이 하였다고 생각하지 않으셨네

부지런히 힘쓰고 힘써

허물이 없기를 기대하였으니

옛 선현들과 비교하건데

누가 더 낮고 못할까

태산은 평평해질 수 있고

돌을 닳아 없어질 수 있지만

선생의 이름은

천지와 더불어 함께 영원할 것을 내 아노라

선생의 웃과 신이

이 산에 의탁해 있으니

천년 이후에도

행여 이곳을 유린하지 말지어다

고(故) 봉훈랑 수이조정랑(奉訓郎守吏曹正郎) 정공(鄭公) 행장(行狀)

공의 휘는 완(浣)이요, 자는 신지(新之)이니, 그 선대는 영일현(迎日縣) 사람이었다.

증조의 휘는 연(淵)인데 정헌대부 병조 판서를 지내고 시호는 정숙(貞肅)이며, 조고의 휘는 자제(自濟)인데 가선대부 전주부윤이었다.

선고의 휘는 진(溱)인데 남부 참봉(南部參奉)이었고, 선비는 파평 윤씨(坡平尹氏)로 배천군수인 윤우(尹遇)의 따님이시다.

정씨(鄭氏)는 선대가 먼바, 휘 균지(均之)라는 분이

고려 때에 벼슬하여 금자광록대부 문하시랑 평장사를 지냈으며, 몇 대 후에 휘 사도(思道)라는 분은 문무겸전한 재주로 세상에 크게 드러났고 벼슬이 지문하성사 정당문학(知門下省事政堂文學)에 이르렀으며, 시호는 문정(文貞)이다.

이분이 휘 홍(洪)을 낳았으니, 벼슬은 의정부사(議政府事)에 이르렀고 시호는 공간(恭簡)이며, 공간이 공의 증조이신 정숙공(貞肅公)을 낳았는데, 세종조의 명신이었다.

공은 성화(成化)명 헌종(明憲宗)의 연호)계사년(성종4 1473)에 출생하였는데, 출생하자 특이한 자질이 있었다.

장성해서는 예법을 따라 「소학」으로 몸을 지켰으며, 일찍이 「대학」을 읽고 말씀하기를 "성현들이 후학을 열어 보여준 것은 이 대학만한 책이 없다." 하고는, 대학을 깊이 연구하여 잠시도 게을리하지 않았다.

서해(西海황해도)에 갔다가 추강(秋江) 남효온(南孝溫)을 만났는데, 추강은 공을 큰 인물로 여겨서 말

하기를 "이 사람이 만일 성취되면 반드시 진유(眞儒)가 될 것이다." 하고, 산사(山寺)에 머물러다 한 달이 넘어서야 떠나갔다.

연산군 갑자년(연산군 10 1504)에 공의 선고이신 참봉공이 죄 없이 화를 당하자, 공 역시 연좌되어 영천(永川)으로 유배되었는데, 공은 애통해 하고 어쩔 줄을 몰라 마치 운명할 듯이 하였으며, 제례와 상례를 정도에 어긋나지 않게 하였다.

중종이 즉위하자, 석방되어 돌아왔는데 모부인을 받들며 정성과 효성이 더욱 돈독하였다.

그리하여 처가에서 전해 오던 진귀한 보물을 팔아 곡식을 사서 맛있는 음식을 드리곤 하였다.

혹자가 만류하기를 "집안에서 대대로 전해 오는 물건을 이처럼 팔아서는 안 된다."고 하였으나, 공은 "어찌 물건을 아껴 아버지를 봉양함에 인색할 수 있겠는가." 하였다.

정덕(正德) 정묘년(중종2 1507)에 사마시에 합격하니, 태학의 제생들이 존경하지 않는 이가 없었다. 김공 식(金公湜)은 공과 한 방에 있었는데 한번 보고는 서로 허여하여 막역지교를 삼고, 날마다 서로 학문을 강마하여 오래도록 게을리함이 없었다.

갑술년(중종9 1514)에 천거되어 선릉 참봉(宜陵參奉)에 제수되었으나, 공은 노친이 계신데 조석으로 곁에서 모시지 못한다 하여 사양하였다.

무인년 의정부에서는 탁월한 행동이 있다고 천거하여 조지서 사지(造紙署司紙)에 임명되었으며, 공조 정랑으로 승진되었다가 호조 정랑으로 옮겼다.

이때 중종께서는 훌륭한 정치를 이룩하려는 뜻을 두었는데, 정암(靜庵) 조 문정공(趙文正公)이 특별히 신임을 받았으며, 당시 여러 명현들도 분발하여 정치를 개혁해서 요순 시대를 만들고자 하였다.

그리하여 정직한 논의를 숭상하고 유속(流俗)을 크게 분발시켰다.

그러나 모두 공을 훌륭한 장자(長者)로 추존하였으며,

공에게 왕래하면서 의심을 질문하는 발길이 끊이지 않았다.

기묘년(중종14 1519)에 조정에서는 천거과(薦學科)를 설치하였는데, 공은 여기에 참여되어 시험을 보아 병과(丙科)로 발탁되고, 예조 정랑에 임용되었다가 얼마 후 이조 정랑으로 옮겼다.

이때 마침 한두 명의 간신들이 유언비어를 날조하여 사림(士林)을 무함하니, 중종께서는 이에 크게 노하여 마침내 명현들에게 죄를 가하였다.

그리하여 공도 현풍(玄風)으로 부처(付處)되었는데, 출발할 임시에 온집안 식구들이 울부짖었으나 공은 얼굴빛을 변하지 않았다.

모부인에게 나아가 하직하기를 "자식의 죄가 많으니 먼 곳으로 귀양가는 것이 무슨 한될 것이 있겠습니까까마는 단 지금 멀리 슬하를 떠나니, 마음에 서글프지 않을 수가 없습니다." 하였다.

배소(配所)로 가서는 온갖 곤란을 겪었는데, 의리로 마음을 달래었다.

신사년(중종16 1521) 6월 병으로 별세하니, 향년은 49세였다.

7월달 고양(高陽)의 목희리(木稀里)에 반친(返櫬)하고 9월에 선영의 아래 모좌 모향의 산에 장례하였으니, 이는 유언에 따른 것이었다.

공은 자품이 정대하고 의론이 엄정하였으며 선을 좋아하고 의리를 숭상하였다.

몸에 돌이켜 실천하고 위기지학(爲己之學)에 뜻을 두었으며 세상에 따라 오르내리지 않았다.

과거에 응시하는 날에 장시관(掌試官)의 이름을 물어 마음에 들지 않는 인물이면 과장(科場)에 들어가지 않고 물러나오기도 하였으며, 독서할 때에는 「근사록」과 사자(四子사서)를 덕에 들어가는 입문서(入門書)로 삼고 차례로 연구하여 종신의 사업으로 삼았다.

아버이를 섬김에 있어서는 사랑과 공경을 극진히 하여 부모의 뜻을 이어 받들어 곡진하지 않음이 없었다.

평생토록 사사로이 재물을 저축하지 않고, 많고 적은 재물을 모두 아버지에게 드려 마음대로 쓰시도록 맡겼다.

배소에 있을 때에는 철에 맞는 음식을 얻으면 사람을 달려 보내어 모부인에게 바쳤으며, 선고께서 비명으로 돌아간 것을 심히 애통히 여겨 형장(刑場)인 서쪽 시가(市街)를 한번도 지나가지 않았다.

원래 집이 서쪽 시가에 가까웠으므로 인왕산 아래로 이주하였는데, 집을 지을 때에 먼저 사당을 세우고, 출입할 때에는 반드시 사당에 아뢰어 비록 비바람이 몰아치고 새벽과 밤중이라도 한번도 폐지한 적이 없었으며, 성심을 다하여 제사를 받들어서 더욱 정성을 지극히 하였다.

항상 형제간이 없음을 한으로 여겨, 다만 한 누이가 있었으므로 우애하기를 매우 지극히 해서 한집에서 함께 밥을 지어 먹고 살 계획을 세우기까지 하였으며, 집을 지을 때의 규모도 여기에 대비해서 만들었다.

그리하여 온 가정이 매우 화락하였다.

거처할 때에는 태만하거나 방자하지 않았고, 비록 친한 사람을 대할 때라도 관을 벗거나 몸을 기대고 걸터앉는 때가 없었다.

문밖을 나갈 때에는 엄숙히 단정하고 공손하였으며, 정려문이 있는 마을을 지날 때에는 반드시 몸을 굽히고 얼굴빛을 고쳤다.

그리고 남의 초상길을 만나 혼백을 들고 가는 가마를 만나게 되면 반드시 말에서 내려 손을 바로 하고서 있었다.

봉우간에는 신의를 반드시 지키고 언론을 반드시 바르게 하여 남의 비위나 맞추고 구차히 하려는 계책을 하지 않았다.

그러나 속마음은 실지로 평탄하고 일을 처리함에 있어서는 매우 너그럽게 하였다.

이해와 시비를 말함에 있어서는 마치 촛불로 비춰보고 하나하나 세는 것과 같아서 사람들은 심지어 점쟁이라고 칭하기까지 하였다.

처음에는 하남군(河南君) 정송조(鄭崇祖)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었는데, 정씨 부인은 어진 덕이 있어서 군자의 배필이 될 만하였다.

1남 2녀를 낳았으니, 아들은 숙(瀨)으로 무자년(중종 23 1528) 생원시에 합격하여 돈녕부 정(敦寧府正)으로 있으며, 장녀는 현령 이억(李億)에게 출가하였고, 차녀는 전한 정응(鄭鷹)에게 출가하였다. 공은 그후 첨정(僉正) 한근(韓瑾)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었으며, 또 덕양 기씨(德陽奇氏)에게 장가드니, 부친은 기저(奇褚)로 성종 때에 사관이 되었는바, 바로 나의 종조(從祖)이다.

나의 숙부이신 응교공(應教公 기준(奇遵))은 평소 공을 사랑하여 마침내 인척을 맺게 되었다.

숙은 5남 1녀를 낳았으니, 아들은 인원(仁源), 의원(義源),

충원(忠源), 효원(孝源), 대원(大源)이요, 딸은 정랑 심예겸(沈禮謙)에게 출가하였다.

이억은 2남을 낳았으니, 경성(慶星)은 포이포 만호(包伊浦萬戶)이고, 경운(慶雲)은 장례원 사평이다.

인원은 2남을 낳았으니, 빈(濱)과 광(法)이다.

의원은 2남을 낳았으니, 기(淇)와 해(海)요, 충원은 2남을 낳았는데 어리다.

아, 기묘년 명현의 일이 어찌 슬프지 않겠는가.

현명한 임금을 만나 훌륭한 일을 하고자 하였으나, 불행히도 소인배들에게 모함을 당하여 끝내 모두 화

를 입고 말았으니, 지금까지도 뜻이 있는 선비들은 당시의 일에 분함을 머금지 않는 이가 없다.

나는 일찍이 숙부의 뜻을 애통히 여겨 더욱 당시의 여러분들에 마음을 두었다.

그리하여 공의 행적이 이와 같이 아름다움을 듣고는 세월이 오래면 이러한 사실이 없어질까 두려워하여 마침내 감히 그 대강을 엮어 행장을 지어서 글을 쓰는 군자가 채택하기를 기다리는 바이다.

삼가 행장을 짓는다.

자헌대부 한성부 판윤(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 기공(奇公) 행장

삼가 상고하건대, 공의 휘는 대항(大恒)이요, 자는 가구(可久)이며 성은 기씨이니, 그 선대는 행주인(幸州人)이다.

증조의 휘는 축(軸)인데 풍저창 부사(豐儲倉副使)로 여러 번 추증되어 승정원 좌승지에 이르렀으며, 증조비는 해주 정씨(海州鄭氏)로 숙부인(淑夫人)에 추증되었다.

조고의 휘는 찬(贊)인데 홍문관 부응교로 이조 참판에 추증되었으며, 선비는 파평윤씨(坡平尹氏)와 안동 김씨(安東金氏)인데, 모두 정부인(貞夫人)에 추증되었다.

선고의 휘는 준(遵)인데 홍문관 응교로 이조 판서에 추증되었으며, 선비는 윤씨(尹氏)로 파성군(坡城君) 휘 금손(金孫)의 따님이신데, 정부인으로 추증되었다.

공이 귀함으로 인하여 삼대를 추증한 것이다.

기씨는 고려 초기로부터 무재(武才)로 일컬어져 대대로 공로를 드러내었다.

원조(遠祖)이신 휘 수전(守全)은 지위가 문하시랑 평장사에 이르렀는데, 출장입상(出將入相)하여 공로가 백성들에게 베풀어졌으며, 그 후 자손들이 훌륭한 벼슬을 지낸 이가 많아 집안이 크게 번성했었는데, 그 후 다소 침체되었다.

휘 면(勉)은 조선조에 벼슬하여 공조 전서(工曹典書)가 되었는데, 이분이 휘 건(虔)을 낳았는데, 청렴하고 지조가 있어 세종조에 유명하였다.

벼슬은 정헌대부 판중추부원사를 지냈으며, 별세하자 정무(貞武)로 시호하였으니, 바로 공의 고조이시다.

공의 증조이신 승지공께서는 화를 만나 벼슬하지 못하고 집에서 있었으며, 조고인 참판공이 비로소 문장으로 이름났으나, 모두 장수하지 못하였다.

선고인 판서공께서는 총명하고 지혜로운 자질로 성리학을 탐구하였고 시문에 뛰어난 재질이 있어 일찍이 큰 명망을 지니고 있었다.

중증께서 정치를 힘쓰던 때를 당하여 한두 명의 신하들과 함께 특히 신임을 받고 세속을 크게 변혁하려는 뜻을 두었다.

그리하여 가까이 경연에서 임금을 모시면서 아는 것을 모두 말하여 국가를 위해 순고(淳古)한 정치를 다시 회복하려고 했었는데, 불행히도 죄를 입고 온성(穩城)으로 유배되었다가 마침내 옥리(獄吏)의 논죄를 받아 나이 30세에 별세하시니, 의논하는 자들이 지금까지도 애석히 여긴다.

공은 정덕(正德) 기묘년(중종 14 1519) 6월 17일 태어나셨다.

태어난 지 겨우 세 살에 부친을 잃었는데, 어려서부터 빼어난 자질이 있었다.

차츰 강성하자, 의가에서 공부하였는데, 영특하고 총명함이 뛰어나 하루에도 백여 자를 기억하였다.

외조이신 파성군은 공을 사랑하면서도 가엾게 여겨,

매양 억제하기를 "나는 온갖 세상의 화를 겪었으니, 자손 중에 뛰어난 재주가 있는 것을 원하지 않는다." 하였다.

공은 이로 말미암아 학문하는데 느슨하여 재질을 다하지 않았다.

그런데도 약관 시절에는 우뚝히 두각을 나타내어 이미 명사들과 사귀었다.

가정(嘉靖) 경자년(중종35 1540) 봄에 사마시에 참여하여 반궁(泮宮성균관)에서 유학하니, 명성이 더욱 드러났으며, 교유하는 사람들이 더욱 많아졌다.

병오년(명종1 1546) 가을 문과급제하여 권지 승문원 부정자에 임명되었다.

다음해인 정미년 8월 추천되어 예문관 검열로 있다가 얼마 후 주서에 임명 되었는데, 잘못된 일로 말미암아 체직되었다가 다시 검열이 되고 봉교로 전직되었다.

무신년 7월 홍문관 정자에 제수되고 저작과 박사를 지냈으며, 기유년 가을에는 부수찬으로 승진되고 병조 좌랑에 임명되었다가 다시 부수찬이 되었다.

경술년(명종5 1550) 정월, 사간원 정언에 임명되었다가 체직되고 전직에 제수되었으며, 예조 정랑으로 전직되었다가 다시 부수찬이 되고 수찬으로 승진되었다.

7월에 이조 정랑으로 임명되었으며, 임자년(명종7 1552) 9월에는 경기 도사(京畿都事)로 나갔다.

10월에는 이조 정랑에 임명되었는데,

계축년 봄에 대관(臺官)은 전조(銓曹)에서 인물을 잘못주의(注擬)하였다고 탄핵하여 장관인 판서와 차관인 참판이 함께 파직되었다.

공 역시 색랑(色郎)으로 파직되었는데, 얼마 안 있다가 다시 서용되어 헌납에 임용되고, 부교리가 되었다가 지평과 교리를 지냈으며, 또다시 헌납이 되었다가 체직되고 직강에 임명되었으며, 병조 정랑이 되었다.

갑인년(명종9 1554) 정월 다시 이조 정랑이 되었으며, 2월에는 검상(檢詳)으로 전직되었다.

6월에 함경도 감군어사(監軍御史)로 나가라는 명령이 내리자, 의정부에서는 전직에 유임할 것을 청했으나 허락되지 않고 체직하여 직강으로 삼아 군기시 첨정으로 옮겨졌다.

12월 감군의 6개월간 임기가 차서 조정으로 돌아오던 중 도중에서 사간에 임명되었다.

다음해인 을묘년 6월 다시 검상이 되었으며, 8월에는 전한에 임명되고, 11월에는 다시 검상이 되었다가 얼마 후 사인(舍人)으로 전직되었으며 직제학으로 승진하였다.

병진년 5월 통정대부로 특진되어 병조 참지가 되었는데, 전 참지는 그 임무를 그대로 수행하게 하고,

공은 서반직(西班職)으로 옮겨져 호군 겸 오위장(護軍兼五衛將)에 보직되었다. 12월에는 황해도관찰사 겸

병마수군절도사에 임명되었다.

정사년(명종12 1557) 2월 병으로 체직되어 조정으로 돌아오고 공조 참의에 제수되었다.

공이 서해(西海황해도)에 부임해 있을 때에 간사한 사람 중에 자기를 추천해 주지 않는다고 원망하는 자가 있어 비방하는 말을 퍼트려 공을 축출하려고 하였다.

이에 김홍도(金弘度) 등은 공을 헐뜯고 씹었는데, 이때까지도 비방이 그치지 않았다.

공은 대부인이 당(堂)에 계심으로 인하여 외직(外職)으로 나가 봉양하기에 편하게 해 줄 것을 원하였다.

그리하여 무오년 봄에 춘천부사로 나갔는데, 관직에 있는 지 3년 동안 관리와 백성들이 크게 편안하였다.

경신년 7월 임기가 만료되어 예조 참의로 들어왔고, 호조 참의로 옮겼다가 동부승지에 임명되었으며, 우부승지로 옮겼다가 체직되고 부호군에 제수되었으며, 다시 예조 참의가 되었다.

신유년(명종16 1561) 2월 대사간에 임명되었는데, 글을 올려 과실을 규탄해서
조정에 도움이 매우 많았다.

이보다 먼저 홍문관의 시종관(侍從官)이 시호를 정하는 일로 유연비어를 당하여 화가 헤아릴 수 없는
지경에 이르렀다.

공은 주선하여 힘을 다해서 이 화를 막으려고 노력하였는데, 마침 대관(臺官)은 다시 한두 명이 추시부
세(趨時附勢)하여 반복하는 형상을 논박해서 그 사이를 싸움붙이려고 하였다.

이때 공은 건의하여 이것을 배척해서

이 사건이 마침내 가라앉게 되었다.

6월에 대사헌으로 특별히 제수되니, 품계는 가선대부였다.

공은 부임한 다음, 기강을 바로잡고 힘써 충성을 다하였다.

임술년 정월 병으로 체직되고 4월에는 이조 참판 겸동지경연에 제수되었다.

계해년(명종18 1563) 6월 다시 대사헌에 임명되었다가 5월 병으로 체직되고 동지중추부사에 제수되었
으며, 얼마 후 부제학에 제수되었다.

8월에 사헌부에서는 이량(李樛)의 사주를 받아 사람에게 화를 전가하려고 하였다.

이에 공은 동료들을 거느리고 차자(笥子)를 올려 이량이 제멋대로 행동하는 죄를 탄핵하고, 아울러 대
간들이 직책을 제대로 수행하지 못함을 논박하였다.

차자를 올리자, 상께서는 크게 깨닫고 즉시 이량을 축출하도록 명하고, 사간원과 사헌부의 관원을 교체
시켰다.

공은 이날 다시 대사헌에 임명되자, 사간원과 함께 아뢰어 화근을 극진히 말하고, 이량 및 그 무리들을
귀양보낼 것을 청하여 죄의 경중에 따라 차등을 두어 처벌하였다.

이보다 앞서 이량은 외척을 이용하여 좋은 벼슬을 은밀히 차지하니, 청의(淸議)들이 그를 비루하게 여
겨 돌보아 주지 않았다.

이량은 이에 크게 분함을 머금고 밤낮으로 나쁜 사람들과 결탁한 다음, 총애를 받고 권력을 남용하여
간계를 이루려고 하였다.

그리하여 몇 년 사이에 기세가 등등하여 흉계가 하늘을 찌르니, 사람들이 감히 어찌지 못하였다.

그러나 아직도 청의들이 자기들을 비난할까 두려워한 나머지 이감(李戡)을 끌어들이어 대사헌으로, 윤백
원(尹百源)을 사간으로 삼고는 서로 음모하기를, 일시의 명유(名儒)로서 자기들과 이의하는 자들은 죄
를 줄 만한 큰 잘못이 없으니, 이들을 한 가지 죄목으로 지적하기가 어렵다고 하고는, 마침내 이들이
"선을 한다고 칭탁하고 청담(淸談)으로 정사를 비방한다."고 모함하여, 자기가 평소 미워하던 자들을
공격해서 그 솜씨를 시험해 본 다음, 장차 차례로 자기에게 붙지 않는 자들을 모두 제거하려고 하였다.
당시 국세가 매우 위태로웠으니, 만일 공께서 기미를 알고 임금에게 올바른 말을 아뢰어 상의 마음을
돌리지 않았더라면, 사림은 거의 어육(魚肉)이 됨을 면치 못했을 것이다.

이에 사람들은 모두 공의 공로를 위대하게 여기고, 공의 식견에 감복하였다.

이량이 등용될 때에는 조정에 있는 대소 관원들이 그의 앞에 달려나가 아첨하였다.

그러나 그가 실패하자, 의논들이 과격해져서 모두 뿌리를 찾아내어 통렬히 단죄하려고 하였다.

공은 말씀하기를 "죄를 두려워하는 자들이 많은 것은 조정의 좋은 일이 아니니,

마땅히 공평하고 용서함을 힘쓸 것이요, 각박한 의논을 해서는 안 된다."고 하였다.

이로 말미암아 이들에게 죄상을 논할 때에 너무 너그러운 결함이 있었다.

그리하여 여러 사람들의 의논이 크게 일어나 다투어 공을 비난하니, 공은 책임을 지고 면직되기를 요청하였다.

얼마 후 예조 참판으로 겸지성균(兼知成均)이 되었으며, 다시 이조 참판 겸 동지경영으로 바뀌었다.

이때 권간(權奸)들을 새로 물리친 뒤라서 인재 등용을 매우 삼가고 있었는데, 공은 이조 참판이 되어 인물을 등용할 때에 선발을 잘하여 국가가 힘입은 바가 많았다.

당시 훈척대신(勳戚大臣)이 위엄과 권세를 농간하여 권력이 임금에 비견되니, 조야에서는 제대로 숨을 쉬지 못하였다.

공은 마침내 왕실에 마음을 두고 끝내 화의 빌미가 될까 두려워하여 차츰 억제해서 종묘 사직의 위태로움을 붙잡으려고 하였으나, 어려움이 있어 일이 끝내 이루어지지 못하였다.

갑자년(명종19 1564) 5월 대부인께서 종기를 앓아 매우 고생하니, 공은 정성을 다해 약을 쓰고 밤낮으로 곁을 떠나지 못하였다.

그리하여 마침내 사직하고 6월에 서반(西班)으로 옮겼다가 공조 참판으로 바뀌었다.

대부인의 증세는 조금 덜하였는데, 공은 또다시 어깨와 목 사이에 종기가 나 의원에게 치료를 받고 약을 썼으나 효험이 없어 날로 점점 위독하였다.

7월 갑진일에 특별히 한성부 판윤에 제수되니, 품계는 자헌대부였다.

공은 항상 지위가 높아짐을 두려워하였으므로 한성부 판윤에 제수되는 교서가 내리자, 아들과 조카들은 놀라고 동요될까 염려하여 아뢰지 않았다.

그랬는데, 9일이 지난 임자일에 병세가 더욱 더 위중해져서 치료할 수가 없게 되자, 마침내 이 사실을 아뢰었다. 공은 낙심하여 한동안 있다가 말씀하기를 "나의 병세는 이와 같은데, 특별한 총애가 거듭 이르니, 나는 어찌 해야 할지 모르겠다." 하시고는 말씀을 거듭하셨으나 분명하지 않았고 마침내 일어나지 못하시니, 향년은 46세였다.

부음이 전해지자, 상께서는 크게 애통해 하시고 철조(輟朝)하였으며, 부의와 구휼함을 특별히 더하였다.

공은 덕성이 심후(深厚)하여 외모 꾸미기를 일삼지 않았으며, 마음을 두고 행신하는 것이 자연스러웠다.

집에서 아버이를 받들 때에는 그 정성을 지극히 하였으며, 규문 안에서는 매우 화락하였다.

벼슬을 담당하여 일을 처리함에 있어서는 너그러움과 용서를 근본으로 삼고 세세히 살피는 것을 현명하게 여기지 않았다.

여러 사람을 널리 사랑하고 용납하여 신분의 귀천과 고하를 막론하고 사람들이 다 기뻐하였다.

손님과 벗이 항상 자리에 가득하여 하루종일 담소하면서 게으른 빛이 없었다.

흥금이 화평하고 도량이 넓어 흔들리지 않았다.

혹자는 청탁이 서로 뒤섞여 있다고 생각하였으나, 마음은 경위(涇渭)가 매우 분명하였다.

어진이를 좋아하고 선을 즐거워함은 지극한 정성에서 나와 남들이 기예가 있다는 말을 들으면 자기가 가지고 있는 것처럼 좋게 여겼으며, 기상이 후중하여 바라보면 매우 의젓하였다.

겉으로는 심히 가타부타하는 것이 없는 듯이 보였으나, 중심은 참으로 밝고 결단성이 있었다.

그리하여 큰 의심스러운 일을 결단함에 있어서는 크게 뛰어난 재주가 있었다.

간사한 사람들을 제거할 때에 공이 힘을 가장 많이 썼으므로 중망이 더욱 공에게 돌아갔다.

공 역시 세상을 바로잡는 것으로 자임하여 마음에 선한 사람들을 복돋아 주고 심어줘서 국운을 붙들고

자 하여, 비호하고 장려 선발하여, 항상 미치지 못할듯이 하니, 사람에서는 공을 의지하기를 마치 제방이 홍수를 막아주듯이 여겨 두려움이 없어졌으며, 간사한 무리들은 공을 두려워하여 감히 나쁜 마음을 내지 못하였다.

공이 별세하자, 조정의 대신들로부터 아래로는 마을에 있는 선비에 이르기까지 공을 아는 자들은 놀라 부르짖고 탄식하지 않는 이가 없었으며, 모두들 말하기를 "공의 존망에 국운이 달려 있는데, 하늘이 갑자기 공을 빼앗아갔으니, 하늘은 참으로 알 수 없다."고 했으며, 명종께서 어제(御題)로 독서당(讀書堂)에 내린 글에 맨 먼저 말씀하기를

"기 판윤(奇判尹)을 애도하노라." 하셨으니, 이것은 바로 상이 친필로 쓰신 것이다.

공의 사망에 대해 애통해 한 것은 비단 아랫사람들만이 그러한 것이 아니라, 성상께서도 그러했던 것이다.

대부인께서는 애통해 한 나머지 옛병이 다시 동하여 1개월 후에 또다시 별세하였으니, 하늘의 이치를 알 수 없는 것이 이러하단 말인가?

이해 10월 초1일 경오에 고양군 원당리(元堂里) 묘좌 유향(卯坐酉向)의 산에 안장하니, 참판부군의 묘 아래에 있었으며, 판서부군의 묘와는 서로 바라보이는 수백 보 사이에 있었다.

공이 처음 별세하자, 친구들과 관리들이 애통하고 실성통곡하여 친척을 잃은 듯이 슬퍼하였는데, 장례 때에도 이와 같이 해서 더욱 지극히 하였으니, 여기에서도 공의 덕이 인심에 사무쳤음을 충분히 알 수 있다.

양주 조씨(楊州趙氏)에게 장가드니, 성균관 사성 조방종(趙邦宗)의 따님이다.

아들은 한 사람인데, 응세(應世)로 부원군 임백령(林百齡)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어 1남 2녀를 낳았으며, 측실(側室)의 아들은 직남(直男)인데 어리다.

공은 큰 재주와 훌륭한 그릇으로 마땅히 크게 되리라고 생각했었는데,

수(壽)가 덕에 차지 못하여 중도에 탈락되었고, 사업 또한 세상에 크게 드러나지 못했으니, 이는 슬퍼할 만하다.

감히 역임했던 관직과 행적의 대강을 상고하여 위와 같이 기록해서 작자에게 묘지(墓誌)를 청하여 불후(不朽)를 도모하려고 하는 바이다.

삼가 행장을 짓는다.

고 승의랑 형조좌랑(承議郎刑曹佐郎) 증대광보국승록대부 의정부우의정 겸 영경연사(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 김 선생(金先生) 행장

증조인 중곤(中坤)은 통정대부 예조 참의이고 증조비는 현풍 곽씨(玄風郭氏)이며, 조고인 소형(小亨)은 봉훈랑 의영고사(奉訓郎義盈庫使)이고 조비는 배천 조씨(白川趙氏)이며, 부친인 유(紐)는 어모장군 행충좌위 사용(禦侮將軍行忠佐衛司勇)이고 선비는 청주 한씨(淸州韓氏)이다,

선생의 휘는 굉필(宏弼)이며 자는 대유(大猷)이니, 선대는 황해도 서흥부(瑞興府)사람이었는데, 뒤에 경상도 현풍현(玄風縣)으로 옮기니, 현재는 현풍인(玄豐人)이다.

7세조 천록(天祿)은 고려 때에 벼슬한 바 무략(武略)으로 현달하여 벼슬이 광정대부 도첨의시랑 찬성사 상장군 판판도사사(匡正大夫都僉議侍郎贊成事上將軍判版圖司事)에 이르고, 서흥군(瑞興君)에 봉해졌다.

일본을 정벌할 때에 증군하여 공을 세우자, 원 나라 황제는 충현교위관군총파(忠顯校尉管軍摠把)로 임명하니, 이 사실이 「고려사(高麗史)」에 기재되어 있다.

아들 세구(世丘)는 봉익대부 판도판서였는데, 봉환(鳳還)을 낳았다.

봉환은 과거에 급제하여 성균관 대사성이 되었으며, 공민왕이 왜구를 피하여 남쪽으로 파천할 때에 북주자사(福州刺史)로 임명되었는데, 관리와 백성들을 격려하고 마음을 다하여 공민왕을 공양하였다. 공민왕은 그를 가상히 여겨, 복주를 안동부(安東府)로 승격시키고, 공의 품계를 올려 정순대부 도호부 안집사(正順大夫都護府安集使)로 임명하였다.

뒤에 판군기감사(判軍器監事)로 별세하였는데, 이분이 선보(善保)를 낳았으니, 봉순대부 판서운관사(奉順大夫判書雲觀事)를 지냈는바, 선생에게는 고조가 되신다.

증조이신 참의부군(參議府君)께서는 과거에 급제하고 조선조에 벼슬하여 대간을 여러 번 지내어 훌륭한 명성을 남겼다.

선고인 사용부군은 무과에 급제하였으나 크게 드러나지 못하였다.

한씨 부인의 아버지는 승순(承舜)인데 가선대부 중추원 부사로 병조 판서에 추증되고, 청성군(淸城君)에 봉해졌다.

선생은 경태(景泰명 대종(明代宗)의 연호) 갑술년(단종2 1454) 5월25일 인시(寅時)에 한양의 정릉동(貞陵洞) 사저(私邸)에서 출생하였다.

선생은 어렸을 때에 성품이 호방하고 예법에 구애되지 않아 저자거리를 달리면서 사람들을 때로 때리곤 하였다.

사람들은 선생이 오는 것을 보면 피하고 숨었다.

장성하자, 분발하여 글을 배웠다.

성화(成化명 헌종(明憲宗)의 연호) 경자년(성종11 1480) 생원시에 합격하였는데, 이해 원각사(圓覺寺) 종이 남몰래 불상을 돌려 놓고는 부처가 스스로 돌아섰다고 말하니, 남녀들이 몰밀듯이 달려가 구경하였다. 대간은 서로 글을 올려

이들에게 죄줄 것을 청했으나, 윤허받지 못하였다.

선생은 수천 자의 상소문을 초하여 그의 간악한 죄상을 끝까지 조사해서 그를 시조(市朝)에서 처형할 것을 청했는데, 그 내용이 반복하고 비유해서 명백하고 간절하였다.

그리하여 인군(人君)의 마음을 감동시켜 깨우치려고 하였으나, 상소를 올렸는데도 답장이 없었다.

홍치(弘治명 효종(明孝宗)의 연호) 계축년(성종24 1493)에 성종께서는 유일(遺逸)을 천거 하라고 명령하였다.

다음해인 갑인년 여름 경상감사는

선생의 훌륭한 행동을 천거하여 10월 남부 참봉으로 제수되었는데 얼마 후 성종께서 승하시고, 세자가 습위(襲位)하였다.

을묘년(연산군1 1495) 10월 전생서 참봉(典牲署參奉)으로 옮겼다가 얼마 후 이조의 아람으로 인하여 6품관에 서용되고, 병진년 봄에는 군자감 주부에 임명되었는데, 사헌부 감찰로 옮겼는데, 겨울에는 왕명을 받고 김포현에 가서 옥사를 담당하여 국문하였다.

정사년 봄에는 형조 좌랑으로 전직되었는데, 옥사와 송사를 판결함에 있어서 분명하고 관대하니, 사람들이 다 칭찬하고 감복하였다.

무오년(연산군4 1498)가을 사옥(史獄)이 일어나자, 선생은 점필재(佔畢齋 김종직(金宗直)의 호)문하에서 수학했다 하여 희천(熙川)으로 유배할 것을 결정하였으며, 경신년 여름에는 순천(順天)으로 이배(移配)되었다.

당시 화의 기미가 측량할 수 없었는데, 선생은 태연히 계시고 뚝뚝한 행동을 변치 않았다.

갑자년(연산군10 1504) 9월 무오의 당인(黨人)들에게 죄를 가하니, 선생께서는 왕명이 내린다는 말을 듣고는 묵묵한 다음 의관을 정제하고 나와 신색(神色)이 조금도 변하지 않았고, 수염을 쓰다듬어 입에다 물며 말씀하기를 "신체와 터럭과 살은 부모에게 받았으니, 이것까지 함께 손상해서는 안 된다." 하시고, 마침내 형을 받았으니, 바로 10월 초1일이였다.

향년은 51세였다.

현풍의 오설리(烏舌里) 송림보로동(松林甫老洞) 선생의 곁에 안장하였으며, 집안은 가산이 적몰되고 여러 아들들은 모두 나누어 유배되었다.

(정덕(正德)명 무종(明武宗)의 연호) 병인년(증종 1 1506) 증종이 반정(反正)하자, 무오년에 사화를 입은 여러 사람들을 모두 설원하였는데, 선생은 승정원 도승지로 추증되었다.

정축년(증종 12 1517)에 대신이 공론으로 인하여 건의하기를 "선생은 세상에 드문 분이니, 준례에 따른 추증으로는 특별함을 표시할 수가 없습니다.

바라옵건대 송품(崇品)으로 올려 추증하고, 해마다 그의 아내에게 녹봉(祿俸)을 내리며 자손들을 녹용(錄用)할 것을 청합니다." 하였다.

임금께서 허락하시자, 마침내 우의정에 추증되었으며, 또 중춘(仲春)과 중추(仲秋)에 국가에서 치제(致祭)하게 하였다.

선생이 처음 정필재 김 선생에게 수학할 것을 청하니 정필재 선생은 「소학」을 주면서 "만일 학문에 뜻을 두었다면 마땅히 이 책부터 시작하라. 광풍 제월(光風霽月)도 여기에서 벗어나지 않는다." 하였다. 선생은 정성껏 이것을 가슴속에 새겨 손에서 책을 놓지 않았으며 사람들이 혹 당시의 일을 물으면 반드시 말씀하기를 "나는 소학동자(小學童子)이니 어찌 대의를 알겠는가." 하였다.

일찍이 시를 지었는데, "소학책 속에서 어제의 잘못을 깨달았다. [小學書中悟昨非]"는 글귀가 있었다.

정필재 선생은 비평하기를 "이 말은 바로 성인(聖人)이 될 수 있는 기초이다. 허노재(許魯齋)1h 뒤에 어찌 그런 분이 없겠는가." 하였다.

선생은 뜻을 독실히 하고 행동을 힘써 항상 「소학」으로 몸을 다스렸으며, 아버이를 봉양함에 있어서 효성을 지극히 하였고, 일을 처리함에 있어서는 경(敬)을 지극히 하였다.

평소 닭이 울면 일어나서 예(禮)와 같이 문안을 드리고, 종일토록 무릎 꿇고 앉아서 강습을 게을리하지 않았으니 비록 집안 식구들도 일찍이 그나태한 모습을 보지 못하였다.

나이 34세에 부친상을 당하였는데, 죽을 먹고 애통함을 지극히 하여 숨이 끊겼다가 다시 깨어났으며, 3년 동안 여묘를 살아 한결 같이 예절을 따랐다.

상을 마치자, 새벽에는 반드시 사당에 절하고 다음에는 모부인이 계신 곳에 나아가 문안인사를 드렸다. 모부인께서는 성품이 엄하여 마음에 혹 맞지 않는 일이 있으면 반드시 정색하고 말씀을 하지 않으니, 선생께서는 황공하여 감히 물러가지 못하고 더욱 공경하고 효도하여 기뻐함을 보고서야 물러갔다. 선생은 일찍이 여러 아들들에게 훈계하기를 "너희들은 항상 공경하는 마음을 품고 게을리하지 말라. 그리고 사람들이 혹 너희들 자신을 비판하거든 절대로 따지지 말라." 하였다.

또 옛말을 인용하여 훈계하기를 "남의 잘못을 말하면

마치 피를 입에 머금고 남에게 뱉는 것과 같아 먼저 그 입이 더러워지는 법이니, 너희들은 반드시 이것을 경계하라." 하였으며, 또 여러 딸에게 경계하기를 "후일 너희들 집으로 시집가서는 오직 시부모를

공손히 받들고 제사를 삼가 모실 것이며, 길쌈하고 바느질하는 일에 있어서도 혹시라도 게을리하지 말도록 하라.

그리고 감히 말을 많이 해서 남의 비방을 부르지 말며, 남편을 섬기고 동서들을 대우할 적에 반드시 공경하고 삼가며, 재리(財利)에는 더욱 많고 적음을 따지지 말아 형제간의 우애를 잃지 말라.

그리고 노복(奴僕)을 은혜로써 어거하여 과실이 있으면 가르치고, 가르쳐도 따르지 않거든 그제야 벌을 주라." 하였다.

증조비 곽씨의 선대 분묘가 현풍에 있었는데, 연도가 오래되어 산소가 무너지고 초군 목동(樵軍牧童)들이 함부로 범하였다.

선생은 곽씨 문중의 여러 집안들에게 이르기를 "선영이 이와 같으니, 자손으로서 차마 볼 수 없는 바이다.

나무하고 짐승을 먹이는 것을 엄금하여 보호할 것이며, 또 명절에는 좋은 음식을 장만하여 제사를 지내고 인하여 집안의 화목을 돈독히 하는 것이 좋지 않겠는가." 하니, 이에 모두들 기꺼이 따라 준례로 삼게 되었다.

선생은 유학을 부흥하고 후생을 가르침으로 자기의 임무를 삼으니,

원근에서는 풍문을 듣고 사모하여 따라와서 경서(經書)를 끼고 서당에 오르는 자들이 많아 용납할 수 없는 지경에 이르렀다.

선생은 사람들을 가르치기를 게을리하지 않았으며, 재주에 따라 성취시켜 후세에 유명한 사람이 많이 배출되었다.

함양(咸陽)의 정 선생 백옥(鄭先生伯勗 정여창(鄭汝昌)을 가리킴)과 뜻이 같고 도가 합하여 특별히 친하였다.

매양 서로 만나면 더불어 도의를 연마하고 고금의 일을 상의하여 혹은 날이 새기까지 하였다.

선생은 학문에 정력을 오랫동안 쏟아 행여 미치지 못할 듯이 하였으며, 확실하면서도 막히지 아니하고 통하면서도 흐르지 않았다. 관청의 일을 처리하고 세속을 대할 때에는 남보다 특이한 행동을 하려고 하지 않았으며, 비록 공무가 급하고 많을 때에도 학문을 강하고 전수하기를 그치지 않았다.

백옥 정 선생이 일찍이 비방이 일어날 것이니 이를 중지하라고 권하였으나, 선생은 듣지 않고 말씀하기를 "불가(佛家)에 육행(陸行)이 설교할 적에 그 문도가 천여 명이나 되었습니다.

혹자가 그것을 만류하여 화가 닥칠까 우려된다고 말하자, 그는 말하기를 「하늘은 먼저 안 사람으로 하여금 늦게 아는 사람을 깨우치게 하며, 먼저 깨달은 사람으로 하여금 뒤늦게 깨달은 사람을 깨닫게 하는 것이니, 내 아는 것을 남에게 알려 줄 뿐이다. 화와 복은 하늘에 달려 있는 것이니, 내 무슨 관여할 것이 있겠는가.」 하였으니, 육행은 불가의 사람이지만

그 말이 또한 취할 만합니다." 하였다.

「창려문집(昌黎文集)」을 읽기 좋아하였는데, 매양 장중승전 후서(張中丞傳後敍)에 "장순(張巡)이 남제운(南霽雲)을 불러 말하기를 남팔(南八남제운)은 남아(男兒)이니, 죽을지언정 불의에 굽혀서는 안 된다."한 말에 이르러서는 세 번 반복하여 읽고 눈물을 흘리지 않은 적이 없었다.

순천 박씨(順天朴氏)에게 장가드니, 평양부원군(平陽府院君) 천상(天祥)의 후손이요, 부사맹 예손(禮孫)의 따님이다.

처가는 합천군 야로현(冶爐縣) 말곡촌(末谷村)에 있었는데, 선생은 그곳에 우거하며 우거하는 집을 한훤당(寒暄堂)이라 이름하였다.

뒤에 현풍 마산리(馬山里) 슬례촌(率禮村)에 돌아오니, 이곳은 참의부군 이래로 대대로 거주하는 지역이었다.

선생은 도성에 들어오면 호현방(好賢坊) 이제(里第)에 거주하였다.

선생은 말씀하기를 "자고로 명문거족들은 가훈(家訓)이 없는 집이 없었는데, 우리 나라 사대부는 가훈이 있는 집이 적다.

이 때문에 교화가 처자에게 미치지 못하고, 가르치는 은택이 노비에게 내리지 못한다." 하시고, 마침내 가훈을 지어 자손들을 훈계하였으며, 의절(儀節)을 제정하였는데, 「예기(禮記)」의 내칙(內則)을 모방하였다

내외의 노복에 대해서는 각기 명칭을 갖게 하고 이들에게 직책을 나누어 준 다음, 부지런함과 태만함을 비교하여 올려주고 낮춰주고 권하고 징계하였다.

그리고 그 결과에 따라 급료를 가감하였으며, 길흉사의 비용은 개정의 풍부하고 반한함에 따라 늘이고 줄였다.

또 초하루와 보름으로 국법을 읽고 훈계를 듣는 규칙을 세웠으나, 미처 실행하지 못하였다.

본래 높은 지취가 있어 더욱 아름다운 산수(山水)를 사랑하였다.

양근군(楊根郡)에 미원(迷原)이라는 좋은 터가 있다는 말을 듣고, 찾아가 보고 수석(水石)의 아름다움을 즐기어 집을 짓고 평생을 마칠 뜻이 있었으나 끝내 시행하지 못하였다.

박씨 부인은 선생 증직의 예에 따라 호칭을 내려 정경부인으로 삼았다.

선생보다 36년 뒤에 별세하였다.

남자는 네 명을 낳았으니, 언숙(彦塾)은 전력부위(展力副尉)이고, 언상(彦庠)은 사헌부 감찰이며, 다음은 언서(彦序)와 언학(彦學)이다.

딸은 다섯인데, 장녀는 남부 참봉(南部參奉) 하백(河伯)에게 출가하였고, 다음은 훈련원 정 이장배(李長培)와 사헌부 감찰 정응상(鄭應祥), 사인(士人)인

강문숙(姜文叔), 충의위 정성린(鄭成璘)에게 출가하였다.

손자는 네 명인데, 대(岱)는 동부 참봉이고, 입(立)은 지금 옥천군수로 있으며, 다음은 익(翊)과 옥(昱)이다.

증손은 여덟인데 수침(壽忱), 수열(壽悅), 수항(壽恒), 수개(壽愷), 수회(壽恢), 수염(壽恬), 수중(壽悤), 수이(壽怡)이다. 수개(壽愷)는 신유년(명종 16 1561) 생원시에 합격하였다.

현손은 여섯이니, 응몽(應夢)은 창릉 참봉(昌陵參奉)이요,

다음은 응길(應吉), 응복(應福), 응성(應聖)과 정(定), 심(審)이다.

외손의 남녀 및 증현손은 약간 명이다.

나는 저이기 생각하건대, 선생은 천자(天資)가 심히 높고 제행(制行)이 특히 엄격하였다.

학자들을 장려하여 도학을 밝혔으니, 그 공이 매우 크다.

그런데도 불행이 난세를 만나 미처 행적에 나타나지 못하고 끝내 몸을 희생하고 말았다.

그러나 당시 학자들은 선생을 태산복두처럼 우러렀으며, 명성이 미치는 바에 흥기(興起)하는 자들이 많았으니, 그 벼품이 또 한 영원한 것이었다.

지금에는 그 유풍과 훌륭한 말씀이 날로 매몰되고 도덕에 정미한 내용들도 따라서 상고할 곳이 없으니, 어찌 후학들의 거듭된 불행이 아니겠는가. 상산(商山)을 우러러봄에 강개한 마음을 이길 수 없다.

이에 제현들이 기록한 바를 채집하고, 그 세계(世系)와 지행(志行)의 대강을 기술하여 훌륭한 군자의

참고하는 바가 있기를 기다리는 바이다.

통정대부 공조 참의 기대승은 찬한다.

김회숙(金晦叔)에게 답한 편지

「곤지기(困知記)」의 의론은 정미하여서 쉽게 알 수가 없습니다.

비록 안다 하더라도 어찌 가벼이 의논할 수 있겠습니까.

그러나 또한 이 중에 한두 군데를 엿본 것이 있으니, 감히 이것을 좌우(左右 상대방을 지칭함)에게 숨길 수가 없습니다.

나정암(羅整菴)은 이기(理氣)를 한 물건으로 인식하였습니다.

그러므로 그의 견해는 정주(程朱)와 조금 다르지 않을 수 없는데, 조금 다른 것은 바로 크게 다른 것입니다.

주자(朱子)는 "도심(道心)은 성명(性命)의 올바른 것에서 근원하였고, 인심(人心)은 형기(形氣)의 사사로움에서 나왔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진실로 이(理)와 기(氣)를 나누어서 말씀하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나정암은 이와 기를 나누어서 말할 수 없다고 생각했습니다.

그러므로 도심을 성(性)이라 하고 인심을 정(情)이라고 하였으니, 그의 갖가지 새롭고 기이한 학설은 다 여기에서 나온 것입니다.

이것은 바로 실제 견해의 차이라는 것이니, 또한 굳이 깊이 변론할 것이 없습니다.

단 노씨(盧氏) 어른(수신 守愼)은 홀로 깊이 그 가운데 빠졌으니, 이는 어째서입니까.

실제 견해의 차이가 나정암과 약속하지 않고도 저절로 동일한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그렇지 않다면 어찌 예로부터 성현들이 서로 전해오는 바꿀 수 없는 정설(定說)을 저버리고, 한 나정암의 새로운 학설을 따른단 말입니까.

지난번 일찍이 퇴계 선생(退溪先生)께 이것을 말씀드리고 한 마디 말씀을 하셔서 그의 오류를 바로 잡아 주실 것을 청했는데, 퇴계께서도 걱정하셨으나 아직 변론하지 못하고 계십니다.

나처럼 오홀하고 혼우(昏愚)하며 천근(淺近)한 사람이 어찌 감히 강력히 변론하겠습니까.

다만 내 학문이 다소 진척되기를 기다려 후일에 상세히 추정(追訂)하는 것도 늦지 않을 것입니다.

유씨(柳氏) 어른(희춘 希春)의 변해(辨解)를 부쳐 주셔서 한번 읽어 보니, 매우 흐뭇하고 다행스럽습니다.

또 그 의논이 매우 평이하고 진실하며, 정주(程朱)의 뜻을 독실히 믿고 있으니, 이보다 더 좋을 수가 없으므로 더 더욱 탄복이 됩니다.

단 나정암은 이미 정주의 학설에 옳지 못한 부분이 있다고 하였는데, 이제 정주의 학설을 들어서 그의 잘못을 논박한다면 어찌 그 의혹을 발명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어리석은 나의 견해는 이와 같으니 그대의 뜻에는 어떤지 모르겠습니다.

또 나는 10년 전에 우연히 「곤지기」를 얻어 한번 읽어 보았으나 아득하여 단서를 측량할 수 없으므로 그만두었다가 그 후 다시 읽어 보니, 차츰차츰 그 대강을 알게 되었습니다.

그 후 또다시 읽어 보니, 자못 그 병통이 있는 곳을 발견하였으며, 이제 다시 읽어 보니, 혹 중요한 관건이 알 수 있을 듯합니다.

이렇게 하기를 그치지 않는다면 거의 유익함이 있을 것입니다.

이것으로 그 단서를 연구하여 말년에 학문의 효과를 거둘 계책으로 삼으려 합니다.

보내 주신 책질은 우선 보관해 두고 있으니, 양찰하시기 바랍니다.

김 회숙과 경현당(景賢堂) 제의(祭儀)를 논한 편지

소희(紹熙 남송(南宋) 광종의 연호) 3년 임자에 주 선생(朱先生주자)은 처음으로 건양(建陽)의 고정(考亭)에 서당을 건축했습니다.

주 선생은 임장현(臨漳縣)에 돌아오시자, 학도들이 더욱 많아지니, 이에 비로소 거주하는 집 옆에 정사(精舍)를 지어, 와서 배우는 자들을 수용할 것을 의논했습니다.

소희5년 갑인에 죽림정사(竹林精舍)가 낙성되었는데, 그후 이름을 창주정사(滄州精舍)라고 고쳤습니다.

선생이 이미 돌아오시자, 학자들이 더욱 많아졌습니다.

이에 낙성식을 올린 다음, 제생들을 거느리고 석채(釋菜)의 예를 선성(先聖) 선사(先師)에게 행하여 서당이 이루어진 것을 고유(告由) 하였는데, 이때 주 염계(周濂溪), 정 명도(程明道), 정 이천(程伊川), 장횡거(張橫渠), 소 강절(邵康節), 사마 온공(司馬溫公), 이 연평(李延平) 등 일곱 선생이 종사(從祀)되었는바, 축문이 있었습니다.

경현당(景賢堂)의 제의는 문묘(文廟)의 예를 한결같이 따르되, 단 차정(次丁)을 쓴다는 말을 들었습니다.

강이장(剛而丈) 이정(李楨)께서 제의를 정하실 때에 반드시 근거함이 있었을 것이니, 함부로 의논하기 어려울 듯합니다.

그러나 여기에 또한 미안한 부분이 있으니, 보내 주신 편지의 말씀이 맞습니다.

주자가 창주정사에서 행한 석채의 제의를 보면 문묘의 예에 비해서 강등(降等)한 것이 많이 있습니다.

조정의 명령으로 지내는 제사는 자연히 예의 등급이 있어야 하지만,

개인들이 의리로 지내는 제사는 예가 마땅히 강등하여야 하기 때문이다.

그러나 창주정사의 제사는 위로는 선성인 공자로부터 아래로는 일곱 선생에 이르렀으니, 그 사체가 문묘와 다를 것이 없으며 단 조정에서 명령한 제사가 아니기 때문에 이와 같이 강등한 것입니다.

경현당으로 말하면 선성(先聖)의 제사와는 진실로 동일하지 않으며, 또한 조정에서 명령한 것도 아니니, 어찌 한결같이 문묘의 예에 따라 강등함이 없을 수 있겠습니까.

강이장께서 비록 근거하심이 있다 할지라도 일시적으로 미처 널리 상고 하지 못한 실수가 있는 듯하니, 마땅히 편지를 왕복하여 서로 의논해서 지극히 마땅한 것을 찾도록 해야 할 것입니다.

또 어찌 미안한 것을 알고 있으면서 혐의를 피하고 구차히 비위를 맞추기 위하여 이것을 바로잡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생각건대 강이장께서는 이미 장례식이 지났으니, 편지를 가지고 의논할 수 있을 듯합니다.

모름지기 이 뜻을 가지고 자세히 여쭙어 다시 정하는 것이 어떨겠습니까?

창주정사의 석채 의식은 별지(別紙)에 따로 써서 보내오니, 아울러 보아주시기 바랍니다.

나의 뜻은 창주정사의 제의를 따라 정하되, 시일은 그대로 차정을 쓰는 것이 옳다고 여깁니다. 밝게 채택하소서.

또 경현당에는 위패를 만들었습니다. 창주정사는 아마도 빈 집을 세운 다음 곧바로 신주를 설치하고 행사한 듯합니다.

그러나 분명한 증거가 없어 한스럽습니다.

나머지는 이만 줄이며, 강이장에게 여쭙기를 기다린 뒤에 다시 정하는 것이 어떨겠습니까? 살피시기

바랍니다.

-이미 이 편지를 보낸 뒤에 마침 상고해 보니, 창주정사의 석채는 강당에서 예를 행하였는바, 선성으로 부터 이하 선현들은 모두 지방(紙榜)을 쓰고 땅에다 설치했다고 하였다.

구암(龜巖)에게 답한 편지

「가범(家範)」은 내용이 매우 좋으니, 전현들이 독실히 믿고 힘써 실천하며 자기 몸을 닦고 다스린 뜻을 충분히 볼 수 있습니다.

단 선생(김광필(金宏弼)을 가리킴)이 이 절목을 가지고 일찍이 한 집안에서 사용하셨는지, 아니면 마음에 이렇게 시행하려고 하여 절목만 만들었을 뿐인지 모르겠습니다.

일찍이 의흥장(義興丈)을 뵈고 그 대강을 물었으나, 의흥장 역시 상세히 알지 못한다고 하였습니다.

옛사람은 노복(奴僕)을 어거할 때에 양식을 주는 규칙이 있었으며,

형벌과 포상도 없지 않았으나, 다만 이른바 '직급'이라는 것은 없었습니다.

그리고 또 그 사이에는 자질구레한 조항이 끼여 있으니, 이것은 후세에 밝게 보여 줄 것이 아닐 듯합니다.

선생의 높은 도덕은 실로 동방의 끊어졌던 학통을 이은 창시자가 되니, 학자들이 우러르기를 태산 북두와 같이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이 글을 이렇게만 기록한다면 후세 사람들이 볼 때에 너무 자질구레하고 비열하다고 여겨 웃음거리에 가깝지 않겠습니까.

만일 행장과 기타 의논하신 여러 조항들을 책머리에 기록하고 이 편은 그 아래에 부록하고는, 대략 편집한 뜻을 기록하기를 "선생의 유문(遺文)과 말씀은 산일(散佚)되어서 상고할 수가 없고, 오직 이 편만이 전록(傳錄)에서 나왔으니, 비록 선생이 힘을 쓰신 실체는 아니라 할지라도 또한 버릴 수가 없다.

그러므로 이것을 기록한다." 라고 한다면, 거의 선생의 도가 이와 같을 뿐만이 아님을 볼 수 있고, 후일에 이것을 보는 자들도 또한 의혹이 없을 것이니, 어떨겠습니까?

책머리의 오랑캐 [夷虜] 라는 두 글자는 너무 직설적인 듯하니, 고쳐 삭제하는 것도 좋을 듯합니다.

단 삭제한다면 글자가 빠져서 말이 완전히 이어지지 못합니다.

또 선현의 문자는 비록 온당치 못한 부분이 있다 할지라도 곧바로 자기의 뜻을 가지고 산삭한다면 후일의 폐단이 일어날 듯하니, 어떻게 생각하십니까?

추강(秋江 남효온(南孝溫)의 호)이 기록한 이러이러한 말씀은 내 항상 그 전문(全文)을 보지 못하여 한 했는데, 이제 그것을 얻어 보니, 참으로 다행입니다.

다만 그 사이 문자에 자못 의심스러움이 있습니다.

이들테면 "실가지외(室家之外)에 일찍이 여색을 가까이 하지 않았다." 하였는데, '실가지외'라는 네 글자와 "필재(畢齋) 선생과 틈이 벌어지게 되었다."는 내용의 '필재' 두 글자는 문리가 맞지 않으며, 필재 선생과 틈이 벌어졌다는 내용은 더욱 의심스럽습니다.

옛사람은 스승을 섬길 때에 범(犯)함도 없고 숨김도 없었으니, 스승의 소행에 만일 의심스러운 만한 점이 있다면 어찌 질문하지 않고 숨겼겠습니까.

제자가 선생의 행위에 의심을 품고 질문한 것이 과연 부당한 일이었다면 선생으로서 어찌 반성하지 않고 제자를 미워할 리가 있겠습니까.

가령 선생이 비록 반성하지 않고 제자를 미워한다 할지라도, 제자된 입장에서 어찌 이것을 가지고 선생과 틈이 벌어질 리가 있겠습니까.

이리저리 생각해 볼 때에 선생께서는 이런 일이 있을 수 없을 듯하오니,
이것은 당시 사람들이 두 선생께서 서로 주고 받은 시(詩)에 타이르고 간한 내용이 있음을 보고는, 마침내 서로 틈이 벌어졌다고 의심하였는데, 남 추강(南秋江)이 이것을 그대로 기록한 것이 아닌가 생각됩니다.

추강의 높은 절개는 한 세상을 크게 감동시키는데 의논에 있어서 혹 이해할 수 없는 부분이 있으니, 추강의 이 기록을 근거하여 그대로 믿을 수는 없을 듯합니다.

만일 이것을 그대로 기록하여 후세에 전하고 별도로 상고하여 바로잡는 일이 없다면, 선현에게 누가 되게 하고 후학을 의심하게 함이 심하지 않겠습니까.

내 생각에는 온당치 못하다고 여기는데 어떨습니까?

더구나 끝에 기록되어 있는 언어 중에 "사제(師弟) 간에는 의리가 매우 엄격하고 중하다.

[分義甚嚴且重] "f1h는 말은 어세(語勢)가 고단하니, 어떻게 해야 할지 모르겠습니다.

「주자서절요(朱子書節要)」의 서문에 대한 발문(跋文)

선생(퇴계)의 이 서문은 가정(嘉靖) 무오년(명종 13 1558)에 이루어졌다.

이때 선생의 연세는 58세였는데

손수 이것을 정사(淨寫)하여 책상에 보관하고 일찍이 꺼내어 남에게 보여주지 않았으니, 그 은미한 뜻은 이것을 찬술했다고 자처하려고 하지 않아서였다.

그 후 학자들이 「절요」를 보기를 요구하여 점점 유포되었으며, 심지어는 이것을 판각(板刻)해서 세상에 널리 전한 자까지 있었다.

그리하여 마침내 「주자서절요(朱子書節要)」라고 이름을 고치고, 목록과 주해(註解)까지 아울러 판각하였으나 서문은 끝내 나오지 않았다.

선생이 별세하신 뒤에 여러 문인들은 비로소 선생이 손수 만드신 원고(原稿)를 보고, 모두 말하기를 "선생이 이 책을 편집한 뜻을 학자들로 하여금 알게 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하여 마침내 이것을 등사하고 판각해서 책머리에 넣은 것이다.

융경(隆慶) 6년 9월 일에 후학 고봉 기대승은 삼가 쓰다.

「주자서절요(朱子書節要)」에 대한 발문

주자가 평생 동안 논저하신 것은 모두 「주자대전(朱子大全)」에 기재되어 있는바 모두 백여 권이나 된다.

여기에는 여러 체제가 모두 구비되어 있고, 깊고 넓어 끝이 없으므로, 학자들이 이것을 보면 두려워지고 놀랍다는 탄식이 있었다.

퇴계 선생은 일찍이 「주자대전」 중의 서류(書類간찰류)중에 그 간절하고 요긴한 것들을 등초(謄抄)하였는데, 자못 절략(節略)을 가하여 약간 권을 만들고는, 「주자서절요」라고 이름하여 강론하고 연구하는데 유익하도록 하였으며, 이것을 보기를 요구하는 자가 있으면 또한 숨기지 않았다.

지난해 황 사문 준량(黃斯文俊良)이 이것을 성주(星州)에서 인쇄하였고, 지금 정주목사(定州牧使)로 있는 유공 중영(柳公仲郢)이 황해도 관찰사로 있으면서 또 인쇄하였으며, 그 뒤에 또 이것을 평양에서 인쇄한 적이 있었는데, 모두 활자를 사용하였으므로 인쇄가 끝난 다음에는 곧 훼손(毀板)하였고 인쇄한 것도 얼마 되지 않았다.

그리하여 학자들은 전포함에 넣지 못함을 안타깝게 여겼다.

유공이 마침 정주목사로 나가자, 마침내 영원히 전할 계획을 세워 각수(刻手)들을 모으고 목재를 모아

정사해서 판각하였다.

퇴계 선생은 또 일찍이 연구하신 여가에 난해(難解)한 부분을 만나면 곧 주석을 내었고, 또 목록 한 책을 만들어서 주자의 지구(知舊), 문인(門人)들에 대한 성명(姓名)과 사실(事實)을 기재해서 궁박한 시골 만학자(晩學者)들의 의혹을 제거할 수 있는 자료로 삼았는데,

유공은 이것도 아울러 취해서 판각하니, 이 책이 비로소 완벽하게 정리되어서 영구히 후세에 전하여도 병폐가 없게 되었다.

퇴계 선생은 공부가 깊으시어 후학들에게 은혜를 끼쳐주신 뜻을 볼 수 있으며, 유공은 이 책을 전포할 것을 마음먹고 부지런히 정성을 들여서 끝내 이것을 완성하였으니 그 일 또한 가상스러운 일이다.

이 책을 보는 자들은 이렇게 된 유래를 알지 않을 수 없으므로 이에 기록하는 바이다.

퇴계 선생의 문목(問目)에 답함

책을 보는 것은 일거양득이라 할 수 있으니 한편으로는 존심(存心) 공부를 하고 또 한편으로는 성리(性理) 군서(群書)와 「근사록(近思錄)」 제 3권에 이르러 간다.f1h

물격(物格)에 대하여

주자(朱子)의 무신봉사(戊申封事)에 "이치가 지극하다."는 말이 있고, 발미불가현조(發微不可見條) 아래 「통서(通書)」 주(註)에는 "그 불인 바에 따라서 이치가 이르지 않은 곳이 없다." 하였으니, 이러한 말씀과 글귀를 가지고 반복하여 연구해 본다면, 이치가 그 지극함에 이른다는 말과 지극한 곳이 이르지 않음이 없다는 말은 저의 의견과 같이 해석하는 것도 불가함이 없을 듯합니다.

무극(無極)에 대하여

주자(朱子)가 육자정(陸子靜)에게 답한 편지에 "무극이태극(無極而太極)이란 말은 하는 일이 없어도 저절로 되고 이르게 한 것이 없어도 저절로 이르는 것과 같다." 하였고, 또 말씀하기를 "무위지위(無爲之爲 함이 없이 하는 것)와 같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모두 말하는 어세(語勢)에 당연한 것이요, 태극(太極) 이외에 별도로 무극이라는 한 물건이 있다고 한 것은 아닙니다.

극자(極字)를 무위(無爲)와 똑같이 본다면 그의 해석을 또한 알 수 있습니다.

물격에 대하여

「주자대전」 44권에 채계통(蔡季通)에게 답한 글에 이르기를 "모름지기 영롱하게 보아 통투해서 서로 막히거나 장애되지 않아야 바야흐로 물격을 한 징험이다." 하였습니다.

영롱하게 보아 통투한다는 말은 바로 완전히 풀려서 의심이 없다는 뜻과 다름이 없는 것이니, 더 마음을 두어

완색(玩索)하는 것이 어떨겠습니까?

심의(深衣), 복건(幅巾)에 대한 문목(問目)과 또 누구에게서 나왔는지 알 수 없다는 데 대하여 복건과 취자(取子)를 안쪽으로 향한다는 말은 전혀 이해할 수 없으니, 어떠한 것인지 알지 못하겠습니다.

방령(方領)의 연(緣 옷에 선을 두름)을 한 치 반을 쓴다는 것은 과연 위씨(魏氏)의 말을 따른 것입니다. 겉과 속이 다 마땅하나 지난번 지은 옷에는 안에 연이 없었으니 너무 소략하여 미진한 것이었습니다.

이제 이것을 고쳐 「가례(家禮)」를 따랐으니, 매우 좋고도 좋습니다.

단 소매 자락의 베 [布] 가 밖으로 접하여 나왔다는 것은 어떻게 하는지 모르겠습니다.

조대(條帶)에 대하여

조대의 제도는 상세하지 않습니다.

그러나 또한 추측으로 정하여 청색, 홍색, 황색, 백색, 흑색을 가지고 차례로 짜서 넓이 5~6 문쯤으로 만드는 것이 좋을 듯합니다.

단 서로 차례로 짠다는 것은 오색을 각기 한 치씩 짠다는 것입니다.

만일 조금씩 서로 끼게 하여 서로 차례한 것이 두 번이 되게 한다면

그 모양이 아롱진 베(색동옷감)의 모양을 이룰 듯합니다.

선생의 문목에 답함

보여준 말은 모두 마땅합니다.

저의 뜻도 일찍이 이와 같았습니다.

다만 묘제(廟制)를 상고해 보면 실(室)이 있고 당(堂)이 있는데, 현재 전전(前殿)에는 실은 있으나 당이 없어서 완전하지 못한 감이 있습니다.

그러나 후침(後寢) 역시 옛 제도와 같지 않으니, 지금 이것을 일일이 옛것으로 회복할 수는 없으며, 다만 이와 같이 하여 그 대강만을 보존함으로써 예(禮)의 본의를 잃지 않게 하고, 시의(時宜)에 부합하게 하여야 할 것입니다. 삼가 살펴 채택하기를 바랍니다.

덕흥군(德興君)의 가묘(家廟)에 대하여

대번에 가묘를 만드는 것은 진실로 미안하오며, 전교(傳敎)를 받은 날 씀 또한 온당치 못함이 있으므로, 여러 사람들의 의논이 께 시끄럽습니다.

그러나 이 때문에 다시 분분하게 의논해서는 안 되고 다만 자세히 헤아려서 올바른 데로 돌아가게 하여야 할 것입니다.

다만 관(官)에서 제수(祭需)를 마련해 주는 일은

비록 「대전(大全)」에 왕후의 고비 기제(考妣忌祭)등에 대한 조항이 있으나, 지금 이 사체와는 실로 다릅니다.

더구나 관에서 제수를 공급할 때에 너무 융숭하게 하면 참람하여 의(義)에 해롭고, 너무 강등(降等)하게 하면 범연하여 은혜를 상하니, 정(情)과 예(禮)로 헤아려 보건대, 제사를 받드는 자손으로 하여금 제수를 스스로 장만하게 하는 것이 편안하고 또 순할 듯합니다.

제사를 돕는 비용으로 말하면 유사(有司)로 하여금 1년분을 헤아려 지급해 주되, 해마다 주는 것도 무방할 듯합니다.

또 복왕(濮王), 수왕(秀王)의 두 원묘(園廟)에 대하여는 지금 의논하는 사체와는 같지 않습니다.

복, 수의 두 원묘는 제후의 제도요, 겸하여 또 서울에 사당을 세우지 않고 무덤을 가지고 원묘를 만들었습니다.

그러므로 예(禮)가 분별이 되어 위를 참람하는 혐의가 없습니다.

그러나 지금에 의논하는 것은 대부(大夫)의 제도이고 무덤을 가지고 하는 것이 아니요, 다만 가묘가 서울에 있을 뿐이니, 그 예수(禮數)를 마땅히 좀 강등해야 할 듯합니다.

헌관(獻官)을 임명하는 일에 있어서도 또한 행하기 어려울 듯합니다.

다만 복원묘(濮園廟)의 '제사를 주관하는 사람을 초헌관으로 삼고,

그 아들이나 또는 종자(從子) 두 사람을 아헌(亞獻)과 종헌관(終獻官)으로 삼는 것'을 근거하여, 이것을 그대로 따라 일정한 법칙으로 정하는 것이 예의 본의에 부합할 듯합니다.

편지에 말씀하신 바는 실로 마땅하니 이것을 바꾸어서는 안 될 듯합니다.

살펴서 선택하기를 바랍니다.

지금 이러한 의논은 마땅히 옛 예(禮)를 근거하여 후세의 잘못을 바로 잡아야 할 것이요, 전의 잘못을 그대로 인습하고 구차히 해서 하찮은 일이라고 여겨 깊이 상고하지 않고 소략히 해서 안 될 것입니다.

반드시 모름지기 이 사이에 적당한 도리를 선택해서 기준으로 삼아야 할 것이요,

다시는 동쪽으로 쓰러지고 서쪽으로 끌려서 친소(親疎)와 후박(厚薄)의 사이에 소외시키기도 하고 행하기도 하는 일이 있어서는 안 될 것입니다.

저의 견해는 이와 같으나 어떠한지 모르겠습니다.

정정하여 바로잡아 주기를 바라오며, 삼가 절하고 울려 묻습니다.

이일미(二溢米)에 대하여 「소학(小學) 주에 1일(溢)은 24분 승(升)의 1이라 하였다.

오놀(吳訥)과 정유(程愈) 등의 주를 살펴보면 다 그렇습니다.

「의례(儀禮)」의 주소(注疏)에는 20냥(兩)을 일(溢)이라 하였고, 1일은 1승에다가 24분 승의 1을 더한 것이라 하였으며, 하씨(何氏)의

「소학집성(小學集成)」에서는 「의례」의 주(註)를 인용하였습니다.

일찍이 「의례」의 소(疏)를 상고해 보니, 20냥이 일이 된다는 수를 자세히 기록하였는바, 지금 잊어버리고 기억나지 않습니다.

지금 내 뜻을 가지고 미루어 계산해 본다면, 한 되 [升] 는 무게가 19냥 4수(銖) 10분 수(銖)의 8에 해당하니, 이것을 24로 쪼개어 나눈다면 1분은 마땅히 10분 수(銖)의 2를 얻게 될 것입니다.

한 되는 19냥 4수 10분 수의 8인데, 여기에다 19수 10분 수의 2를 합한다면 꼭 20냥이 될 듯합니다.

후일에 마땅히 「의례」를 가지고 질정해 보겠습니다.

악수(握手)에 대하여

「의례」를 상고해 보면 마땅히 두 개를 써야 합니다.

지난해에 악수설(握手說)을 지었는데, 현재 김 이정(金而精)이 빌려 갔으니, 후일에 마땅히 찾아보겠습니다.

난경(難經)에 대하여

42난(難)에서는 위(胃)와 대소장(大小腸)을 말하였으니, 무슨 뜻인지 알 수 없습니다.

또 "방광(膀胱)의 무게는 9냥 2수(銖)이고, 지름의 너비는 아홉 치인데, 오줌 9승 9흡이 들어가며, 입의 너비는 2촌 반이요, 입술에서 이빨까지는 9푼이고 이빨 이후로서 회염(會厭)까지는 깊이가 3촌 반이다." 하였습니다.

그 문세(文勢)를 살펴보면 입의 너비가 2촌 반이라고 말한 것은 이목구비(耳目口鼻)의 구(口)로서 입을 가리킨 듯합니다.

그러므로 아랫글에 곧바로 입술로부터 이빨에 이르는 길이를 말한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찬도(纂圖)」에서는 방광의 구(口 주둥이)라 하였으니, 어떤지 모르겠습니다. 마땅히 아는 자를 만나 물어야 하겠습니다.

심장(心臟)의 형체에 대하여

퇴계가 천명도(天命圖)를 정정할 때에 마음을 둥근 모양으로 그려넣었는데, 김근공(金謹恭) 자는 현숙(獻叔)은 이르기를 "그렇지 않다. 옛사람은 마음을 방촌지지(方寸之地)라 하였으니, 마땅히 네모난 모양으로 그려야 한다." 하였습니다.

퇴계가 글을 지어서 그의 잘못을 강력히 변론하였는데, 현재 나는 그것을 잊고 기억할 수가 없습니다.

의서(醫書)에도 이르기를 "심장의 모양은 피지 않은 연꽃과 같다." 하였으니, 그렇다면 마음의 형체는 둥근 것이 분명합니다.

마음을 방촌(方寸)이라 말한 것은 어떤지 모르겠습니다.

지금 계산하는 법을 가지고 헤아려 보면 마음의 형체는 둥글며

그 가운데 비어 있는 부분이 사방 한 치여서 바로 구리로 만든 곡(斛)처럼 사방이 한 자이고 그 외양은 둥근 것과 비슷한 듯합니다.

이말 역시 과연 그러한지 아닌지는 알지 못하겠습니다.

만일 그러하다면 이것을 가지고 현숙을 깨우쳐 주면 반드시 그의 의혹을 풀어줄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산학(算學)에 대하여

나는 산학을 알지 못하고 다만 세속에서 이른바 행산(行算수놓는것)만을 알 뿐이었으며, 그 후에 또 영산(影算)하는 법을 대략 알 뿐이었습니다.

평소 문자를 보다가 계산하는 법이 나오게 되면 다만 억측으로 미루어 계산해서 혹은 그 십분의 1~2를 알고 있으나 산법(算法)의 자세한 곡절은 알지 못하므로 막히는 곳이 많이 있습니다.

산서(算書)를 얻어서 한번 보지 못하는 것이 한스럽습니다.

태극(太極)은 동정(動靜)이 없다는 데 대하여

임처 오씨(臨川吳氏)가 말하기를 "태극은 동정이 없으니, 동하고 정하는 것은 기기(氣機)이다.

기기가 한번 동하면 태극도 동하고, 기기가 한번 정하면 태극도 정한다.

그러므로 주자(朱子)가 태극도(太極圖)를 해석하기를 '태극에 동정이 있음은 이것은 천명(天命)이 유행(流行)하는 것이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바로 주자(周子)의 태극설을 분해하여 말한 것이다.

태극이 직접 동하고 정한다고 말할 수는 없고, 천명이 유행하기 때문에 다만 동하고 정한다고 말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하였습니니다.

이제 이 말을 살펴보고, 주자(周子)와 주자(朱子)의 말씀을 가지고 질정해 보면 너무도 차이가 있는 듯합니다.

태극이 동정이 없다면 동정의 이치가 어디에 소속되겠습니까.

천명이 유행하는 것은 태극의 동정이 아니란 말입니까.

그 아래에 오씨는 또 "타고 있는 바의 기기는 동정이 있으나, 태극의 본연의 묘는 동정이 없다." 하였으니, 그렇다면 기기가 제 스스로 동정하고, 태극은 여기에 관여함이 없다는 말입니까?

그의 말과 같다면 태극도 무용지물로 붙어 있는 것입니다.

기기가 동하고 정할 수 있는 원인이 어찌 태극이 동정하는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만일 태극에는 동정이 없다고 한다면, 천명의 유행하는 것이 기기의 행위에서 나왔단 말입니까

태극은 조짐이 없어서 그 동정을 비록 볼 수는 없으나, 음양의 동정을 인하여 그 소이연(所以然)을 찾는다면 태극에 동정이 있음을 알 수 있습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오씨는 동정이 없다고 주장하니, 이것은 태극의 묘함을 깊이 밝히려 하다가 도리어 그 참 모습을 잃은 것입니다.

이 말은 「성리대전(性理大全)」 태극도(太極圖)의 '태극동이생양(太極動而生陽)' 주의 천원발미(天原發微) 및 「주역(周易)」 건괘(乾卦)의 주에 있는 오씨의 말에 나오는바, 모두 의심스러움이 있습니다.

후일에 다시 상고하여 깊이 논하기를 기다립니다.

노 과회(盧寡悔)에 대하여 이름은 수신(守慎)으로 진도(珍島)로 귀양갔다가 뒤에 괴산(槐山)으로 이배

(移配)되었다.

노장(盧丈)께서는 「주자어류(朱子語類)」를 주자의 문인들이 지은 것이라 하여 굳이 볼 것이 없다 하였는데, 이 말은 크게 병통이 있습니다.

이것은 바로 윤 화정(尹和靖)이 정자(程子)의 어록은 정자의 문인들이 기록한 것이니, 굳이 볼 것이 없다는 말과 똑같으므로, 주자도 일찍이 이것을 변론하였습니다.

또 노장은 "사서(四書), 오경(五經)의 집주(集注)와 「성리대전(性理大全)」은 영락(永樂) 연간에 관각(館閣)에 있는 유자(儒者)들이 편찬한 것이다.

영락제(永樂帝)는 찬탈(篡奪)한 군주이니, 어찌 족히 볼 것이 있느냐." 라고 하였습니다.

저는 생각건대 영락 연간에 벼슬한 유자들은 진실로 취할 것이 없으나 정자와 주자의 은미한 말씀이 모두 그 가운데 기록되어 있으니, 비록 영락 연간에 벼슬한 유자들은 취할 것이 없더라도 또한 정주(程朱)의 말씀을 가벼이 여겨 족히 볼 것이 없다 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일찍이 「주자대전」을 보니 여 정보(余正甫)에게 답한 편지에 위 원성(魏元成)의 가복(加服)을 논하여 말씀하기를 "위 원성이 복제를 가감한 것은 과연 옳지 못하다.

그러나 이 또한 다만 예경(禮經)을 가벼이 변란시켰다는 죄로 논할 것이요, 절개를 잃고 원수를 섬긴 것과는 자연히 서로 상관이 없을 듯하다.

사람의 자품은 견식이 같지 않아 혹은 여기에는 밝으나 저기에는 어둡고, 혹은 저기에는 잘하나 여기에는 잘못할 수 있는 것이니, 한 부분만을 취할 것이요, 전체를 연결해서 함께 꾸짖고 논죄할 수는 없다." 하였습니다.

이 의논이 지극히 공정하니, 저의 뜻에는 영락 연간에 유자들이 지은 것이라 하여 집주(集注) 등의 책을 전혀 폐지하고 보지 않아서는 안 될 듯합니다.

나 정암(羅整菴)의 인심(人心)과 도심(道心)을 성(性), 정(情)이라 한 데 대하여 그 내용이 「곤지기(困記)」에 보인다.

노장(盧丈)은 나 정암의 학설을 강력히 주장합니다.

제가 일찍이 그에게 직접 물었더니, 나 정암의 학설을 옳다고 대답하였습니다.

그래서 저는 크게 변론하였으나 옳다고 여기지 않았습니다.

제가 이르기를 "어른께서는 이기설(理氣說)에 대해서 이(理)와 기(氣)를 한 물건으로 보십니까, 두 물건으로 보십니까?" 하였습니다.

노장은 답하기를 "전현(前賢)들이 비록 이(理)라 하고 기(氣)라 하여 똑같이 말하지 않았으나 다른 체(體)가 있겠는가?" 하였으니, 자세한 곡절은 기억할 수가 없으나 대개 이와 같이 말씀했습니다.

이것으로 노장이 이기에 대하여 잘못된 견해를 가지고 있음을 볼 수 있습니다.

나 정암은 이기를 한 물건이라 하였으니, 그 견해가 매우 잘못되었습니다.

저는 일찍이 그 병통의 근원을 엿보고 「곤지기」를 구하여 그 잘못을 일일이 바로잡고자 하였으나, 궁벽한 촌에 있어 구할 수 없으니,

가탄스럽습니다.

인심유위(人心惟危)에 대하여

제가 노장에게 물기를 "인심을 이미 정(情)이라고 이른다면 어찌하여 위태롭다고 하였습니까?"하였더니, 노장은 말하기를 "사람의 정은 선을 할 수도 있고 악을 할 수도 있다.

그러므로 위태롭다고 한 것이다." 하였습니다. 그렇다면 사람의 마음은 본래 일정한 기준이 없어서 무

손 짓이든지 할 수 있는 것입니다.

그렇다면 그것이 될 말입니까. 주자(朱子)가 말씀하기를 "사람의 정은 본래 단지 선을 할 수 있고 악은 할 수 없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성형들이 서로 전해온 종지(宗旨)입니다.

노장의 견해는 바로 양자(揚子 양웅(揚雄)을 가리킴)의 "선과 악이 뒤섞여 있다."는 말과 같은 것 입니다.

내간(內艱), 외간(外艱)에 대하여

하루는 이 계진(李季眞 계진은 이후백(李後白)의 자)과 정 계함(鄭季涵 계함은 정철(鄭澈)의 자)이 저를 방문하여 말하던 차에 우연히 내간, 외간에 대하여 언급하게 되었습니다.

계함은 내간을 부친상이라 하고 외간을 모친상이라 하였습니다.

제가 그의 뒤집어 말함을 반박하자, 정 계진도 계함의 말이 옳다고 하였습니다.

제가 묻기를 "어찌하여 아버지를 내(內)라 하고 어머니를 외(外)라 하는가?" 하였더니, 답하기를 "어머니는 외가(外家)이기 때문에 외라고 이르는 것입니다." 하였는데, 그 말이 옳지 못하였습니다.

제가 웃으며 말하기를 "마땅히 후일에 상고하여 바로잡겠다." 하였습니다.

두 군(君)이 나간 뒤에 저는 즉시 여러 책을 찾아 상고해 보니, 주자의 행장(行狀)에 모친상을 내간을 당했다고 기록되어 있었습니다.

저는 이에 두 군의 견해가 잘못임을 분명히 알게 되었습니다.

그 후 우연히 「포은집(圃隱集)」을 보니, 첫째 권에 연보(年譜)가 실려 있는데, 그 가운데에 부친상을 내간이라 하였고, 모친상을 외간이라 하였습니다.

저는 이것을 본 뒤에야 두 군의 말이 전습해 온 바가 있고 세속에서 유전하는 오류가 또한 이미 오래임을 알게 되었습니다.

속학(俗學)에 전해 오는 오류가 이와 같아서 말하는 자들이 매우 많으니, 진실로 가탄스러운 일입니다.

이언적(李彦迪) 자(字)는 복고(復古) 에 대하여

유배 중에 「구경연의(九經衍義)」를 저술하였는데,

저는 한번 보기 위하여 일찍이 동지(同知) 민응서(閔應瑞)에게서 이 책을 구하여 절반 부분을 등초하였습니다.

이공(李公)의 언행은 미처 듣고 보지 못했습니다.

일찍이 들으니, 이공은 주자가 당 중우(唐仲友)를 공격한 것을 너무 지나치다 하였으며, 또 그는 완산윤(完山尹)이 되어 문과초시를 주관하면서 글제로 주공동정론(周公東征論)을 내었는데, 주공의 처사가 지극히 선하지는 못하다고 했다 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그때 응시생 중에 주공을 비난한 자들이 많이 선발되었다 합니다.

이 두 말은 전해 들은 것이니, 분명하다고 할 수는 없으나, 반드시 이와 유사한 말이 있어서 이처럼 유전할 것입니다.

만일 그렇다면 성현을 함부로 비난하는 것이니, 옳지 못한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그가 완산윤으로 있을 때에 상소하여 1강(綱) 10목(目)을 논했습니다.

제가 일찍이 그 상소문을 보니 그의 학문은 해박하다고 할 만하였습니다.

그러나 정신이 부족하고 또 친절하지 못했는데 그 후의 견해는 또 어떤지 모르겠습니다.

이공은 송 규암(宋圭菴)과 심(心), 성(性)이 먼저 동한다는 말을 논했습니다.

저는 일찍이 비난하기를

"마음이 동하는 데는 먼저라는 말을 붙일 수가 없다." 하고, 주자의 말씀에 '동하는 것은 이 마음이요, 동하게 하는 것은 이 성(性)'이란 말씀을 인용하여 밝혔습니다.

사우간(士友間)에서는 혹 저의 말이 거의 옳다고 하였습니다.

송 규암은 이름이 인수(麟壽)이고 자는 미수(眉叟)입니다.

임천 오씨(臨川吳氏)가 태극은 동정이 없다고 논함에 대하여

「어류(語類)」에 이르기를 "이치는 형체가 없고 기운은 흔적이 있다." 하였으니, 기운이 이미 동정이 있다면 기운이 싹고 있는 이치 역시 어찌 동정이 없다고 이를 수 있겠습니까.

또 「통서(通書)」의 동정편(動靜篇)을 들어 이르기를 "동하기만 하고 정이 없으며 정하기만 하고 동함이 없는 것은 물건이요, 동하면서도 동함이 없고 정하면서도 정함이 없는 것은 신(神)이다." 하였으니, 동하면서도 동함이 없고 정하면서도 정함이 없다는 것은 동하지 않고 정하지 않는다는 것은 아닙니다. 물건은 통하지 못하는데 신은 만물을 묘하게 한다는 것 뿐입니다.

이 말은 지극히 분명하여 오씨의 '태극에는 동정이 없다'는 말을 깨뜨릴 수 있습니다. 그러므로 기록하는 것입니다.

시부모의 복은 어느 때에 더하는가에 대하여

「대전(大全)」의 오복(五服)은 예경(禮經)의 뜻을 크게 잃었습니다.

또 서모(庶母)를 위하여 재취 장기(齊衰杖期)를 입는다 한 것은 어느 전기(傳記)를 근거한 것인지 알 수 없습니다.

이것은 아버지가 살아계실 때 친어머니에 대한 상복과 다름이 없으니, 경중이 맞지 않은 듯합니다.

「의례(儀禮)」와 「가례(家禮)」에는 다만 시마복(總麻服)이고 자기를 짓먹여 길렀을 경우에는 소공(小功)을 입는 것으로 되어 있습니다.

계외조모(繼外祖母)의 상복(喪服)에 대하여

지난해 겨울에 한 문관(文官)이 사간원의 관원이 되었었는데, 마침 계외조모 상을 당하고는 복제장(服制狀)을 본원(本院)에 올렸다가 얼마되지 않아 출사(出仕)하기를 계청(啓請)하였습니다.

그 후에 그는 말하기를 "계외 조모의 복은 법전(法典)에 없는 복이니, 복제장을 올리는 것은 부당한데도 출사할 것을 계청하기까지 하였다." 하고 이 때문에 사피(辭避)하였으니, 이 일은 놀랄 만하고 가탄스러운 일입니다.

예(禮)를 살펴보면 계모(繼母)는 친어머니와 같다 하였으니, 그렇다면 계외 조모도 마땅히 친외 조모와 같이 복을 입어야 할 것입니다.

어찌하여 법전에 계외 조모의 복이 없다 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지금 「대전(大全)」 오복조(五服條)를 살펴보면 조부모, 증조부모, 고조부모 조항 아래에는 다 계조모도 같다는 글이 있고, 그 나머지는 계모를 말하지 않았습니다.

그러므로 글에만 집착하는 자들이 계외조모는 복이 없다고 말하는 것이니, 너무도 변통함이 없는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대전」에는 본종(本宗)과 외친(外親)을 나누어 횡간(橫看)을 만들었습니다.

그러므로 혹은 윗글을 받아서 별도로 거론하지 않은 것이 있습니다.

만일 너무 글에 집착하여 말한다면 조부모가 자손의 아내를 위하여 입는 복에도 역시 계처(繼妻)를 말하지 않았으니, 만일 그렇다면 자손 중에 재취한자가 있을 경우 그 계처에게 모두 복을 입지 않아야 하

겠습니까.

「대전」에는 또한 처의 계모를 말하지 않았으니, 그렇다면 처계모도 또한 복이 없단 말입니까.

나의 처계모는 바로 내 아들의 계외 조모입니다.

그러니 글에 침착하는 자들은 반드시 처계모와 계외 조모는 모두 복이 없다고 주장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가례(家禮)」의 시마장(總麻章)을 살펴보면 "시마복은 아내의 부모를 위해서 입는다." 하였고 "아내가 죽었을 때 별취(別娶)도 또한 같다." 하였으며, "처의 친모가 비록 재가(再嫁)를 했더라도 오히려 복을 입는다." 하였습니다.

처의 친모가 시집갔더라도 오히려 복을 입는다 하였으니, 처 계모 역시 당연히 복이 있는 것입니다.

또 계모를 어머니와 같이 대한다는 내용은 아버지를 위하여 복을 입는 조항에 말했습니다.

그렇다면 외조부 복을 입으면서 또 그 계실(繼室)의복을 입지 않을 리가 있겠습니까.

또 「대전」의 부족(夫族) 조항에도 역시 계조모를 거론하지 않았으니, 그렇다면 남편의 계조모에게도 다 복이 없단 말입니까.

계모조 아래에는 다만 재취 3년이라고만 말하였고 부족 횡간에는 그러한 내용이 없으니, 그렇다면 아내가 남편의 계모를 위해서도 또한 복이 없단 말입니까.

이것은 다 굳이 많은 말을 하지 않아도 환히 알 수 있는 것인데, 세상에 논하는 자들은 일찍이 이것을 살펴보지 못하고 마침내 계외조모는 복이 없다는 말을 가지고 위로는 임금님의 총명을 속이고 아래로는 예문(禮文)을 어지럽혀서 심지어는 이것을 완성된 법으로 만들기까지 하였습니다.

그런데도 한 사람도 그 옳지 못함을 변론하는 자가 있다는 말을 듣지 못하였으니,

세도(世道)의 나뻐은 진실로 놀랍고 탄식스러울 만합니다.

남편의 외조부모 복에 대하여

삼가 「대전」의 조부모 조항 아래를 살펴보면 본종(本宗) 횡간에는 재취부장기(齊衰不杖期)라 하였고, 외친(外親)의 횡간에는 소공(小功)이라 하였습니다.

그렇다면 이것은 바로 외조부모인 것입니다.

주에 이르기를 "급가(給暇휴가) 15일을 더한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바로 지금의 법에 외조부모의 복을 증가해서 조부모와 똑같이 입는 것입니다.

이 때문에 부족의 횡간에는 다만 대공을 입는다고 말했을 뿐이니, 이것은 이미 외조부모 복을 증가해서 조부모와 똑같이 입기 때문에 별도로 말하지 않은 것입니다.

그렇다면 아내가 남편의 외조부모를 위하여서는 마땅히 대공복을 입어야 하는 것입니다.

단 「대전」을 만든 자가 그 글을 상세히 기술하지 않았으므로, 보는 자들이 의심하는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외조부모를 별도로 거론하지 않았다 하여, 마침내 복이 없다고 한다면 그 잘못이 매우 심합니다.

지난해 4월에 문정왕후(文定王后)가 승하하시자, 빈전도감(殯殿都監)에서는 「대전」을 근거하여 외손의 아내는 시마복을 입어야 한다고 하였습니다.

그렇다면 외조부모가 외손의 처를 위하여서는 사마복을 입어야 하는데, 외손의 아내는 남편의 외조부모를 위해서 복이 없단 말입니까.

중초(仲初박 충원(朴忠元)의 자)의 형의 딸이 신사정(申士楨)의 아내가 되었으니, 이것은 문정왕후에게 외손처가 되는 것입니다.

내 일찍이 그에게 "어떻게 대처했는가?" 하고 물었더니, 그는 답하기를 "관에서는 비록 상포(喪布)를

내려 주지 않았으나, 내 어찌 감히 복을 입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그래서 다만 내 사사로이 복을 만들어 입었다." 하였습니다.

관에서 지급하지 않은 이 일은 계외조모가 복이 없다는 말과 똑같이 잘못된 것입니다.

그러므로 여기에는 함께 논하는 것입니다.

애시(哀侍) 정철(鄭澈)에게 답함

지난해 애시(哀侍)로부터 몇 조항을 질문하는 글을 받고는 매양 답장을 하여서 지극히 마땅한 도리를 구하려고 했습니다.

그러나 잡다한 일로 걱정하고 고민하여 미처 다시 생각할 겨를이 없었고, 그후 곧바로 남쪽으로 돌아오느라 황급하여 마침내 답장을 하지 못하고 말았으니, 마음에 항상 부끄럽고 한스러웠습니다.

한편으로는 위안이 되고 한편으로는 송구합니다.

이에 감히 나의 소견을 가지고 한두 가지를 품(稟)하는 것이니, 살펴주기를 바랍니다.

사단(四端) 칠정(七情)에 대한 말은 대개 정밀합니다.

이(理), 기(氣)의 발현과 자사(子思), 맹자(孟子)의 말씀하신 뜻에 대하여 명확히 분별해 내어서 흐릿하지 않으니, 매우 탄복할 만한 일입니다.

이와 같이 탐구한다면 거의 성현의 본지를 잃지 않을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여기에도 또한 온당치 못한 부분이 많이 있습니다.

도리는 무궁한 것이니, 한번 보아 끝낼 수 있는 것이 아닌데, 마침내 일시의 소견을 가지고 천고(千古)의 의론을 단정하고자 하니, 미진한 부분이 있는 것은 당연합니다.

기(氣)가 동(動)함에 이(理)가 따른다는 말과 이가 동하면 기가 깬다는 말은 면재 황씨(勉齋黃氏)에게서 나온 것이니, 이 말은 의심스러울 만합니다.

그러나 마땅히 이것을 체인(體認)하여 끝까지 이르러서 그 어떠한 가를 관찰할 것이요, 갑자기 옳고 그름을 의논해서는 안 될 듯합니다.

사단(四端)도 절도에 맞지 못한 것이 있다는 말씀은 바로 주자의 말씀이니, 더더욱 쉽게 비난할 수 없을 듯합니다.

모름지기 반복하여 사색하는 것이 어떨겠습니까?

만일 이와 같이 용이하게 단정해 버린다면 다시 병통이 있을까 두렵습니다.

보낸 편지에 이른바 "이(理), 기(氣)는 편벽된 뜻과 피(彼), 차(此)의 다른 한계가 없다."는 말씀은 매우 온당합니다.

그러나 "칠정의 발함은 올바른 것과 괴려(乖戾)된 것이 있는바, 기운의 청탁(淸濁)을 인하여 그러한 것이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바로 한쪽만을 편벽되어 주장하는 의논의 뿌리입니다.

어떻게 생각하십니까?

또 "성정(性情)의 사이는 지극히 미묘해서 보고 들은 것만으로 논할 수는 없다."고 말씀하였는데, 이것은 유가(儒家)의 본색(本色)의 말이 아니어서 잡을 수 있는 곳이 없을 듯하니, 모름지기 착실히 공부하는 것이 어떨겠습니까?

나는 그대가 높아지려고 하다가 도리어 무용(無用)한 사람이 될까 두렵습니다.

또 보내오신 편지에 말씀한 바 "말을 주고 받는 사이에 마음을 다하여 연구하지 못해서 주론(主論)을 빠뜨리는 병통이 있음을 면치 못한다." 하였는데, 이것은 과연 마땅한 말씀이니, 내 감히 가슴속에 깊이 새기지 않겠습니까.

그러나 나는 감히 이것을 가지고 자신에게 돌이켜 구하기를 권하니, 어떨겠습니까.

심(心)과 성(性)이 먼저 동한다는 말은,

나는 진실로 의심하여 일찍이 그대와 더불어 강하였는데, 온 편지의 내용은 대부분 나의 의견과 다르지 않으므로, 이제 다시 답하지 않는 것이니, 이점 아울러 양찰하시기 바랍니다.

소상(小祥)에 담색(淡色) 옷을 입어야 한다는 것은 근거가 있지 않습니다.

고례(古禮)로 말하면 이와 같지 않고, 단 세속에서 준용하는 것이 이럴 뿐입니다. 그러나 국상(國喪)을 당하여 사람들이 다 백색 옷을 입고 있는데, 자기만이 담색 옷을 입어서는 안 될 듯합니다.

비록 백색 옷을 입은들 어찌 나쁜 것이 있겠습니까.

애도의 뜻을 나타냄에 있어서 백색 옷이 담색 옷보다 더 중합니다.

그런데 그대는 지금 경하다고 말하니, 이것은 자세히 살피시지 않은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나의 뜻은 백색 옷을 입어서 재기(再期)를 마치고, 대상이 지난 후에 담색 옷을 입는 것이 예로 보나 시의(時宜)로 보나 서로 맞을 듯합니다.

또 「가례(家禮)」는 진실로 주자(朱子)가 미처 개정하지 못하신 책이니, 미비한 것을 어찌 의심할 것이 있겠습니까.

널리 다른 책을 구하여 정하는 것이 좋을 것입니다.’모두 잘못되었다 [都失了]’고 말한 것은 어머니를 강등하지 않은 것을 위하여 말한 것이니, 양찰하시기 바랍니다.

정자(程子)는 필유사언(必有事焉)을 인용하였는데, 「혹문(或問)」에 이르기를 "이것을 빌어서 말한다면 맹자의 본의와 같지 않음이 있다." 하였습니다.

다만 그 곡절은 나도 또한 자세히 알 수 없으니, 함부로 말할 수 없습니다.

이효술(李孝述)의 문목(問目)에 대하여

「대학혹문(大學或問)」에, 정(定), 정(靜), 안(安)을 지(知)가 하는 것이라고 했다 하였습니다.

그러므로 지금 「혹문」을 상고해 보았으나 이러한 말이 없으니, 이것은 이미 개정한 말씀을 따른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보내신 편지에, 정(定), 정(靜), 안(安)은 바로 격물치지(格物致知)에 힘쓰기를 많이한 것이라 하였는데, 장구(章句)의 뜻과 같지 않습니다.

나는 이해할 수가 없습니다.

대개 이 조항은 너무도 번잡하니, 정밀하게 생각하는 것이 어떨겠습니까?

다시 답한 편지

예(禮)는 천리(天理)의 절문(節文)이니, 그 대체는 진실로 변경할 수가 없습니다.

그러나 그 소소한 절목(節目)은 자연 때에 따라 마땅하게 변통 하여야 할 것이요, 한 가지만을 고집하여 논해서는 안 될 듯합니다.

고금(古今)을 참작하여 완성된 법으로 만드는 것은 반드시 큰 식견과 큰 역량이 있어서 사마온공(司馬溫公)이나 주부자(朱夫子)와 같은 뒤에야 「서의(書儀)」나 「가례(家禮)」 같은 제도를 만들 수 있는 것이니, 나와 같은 천학(淺學) 후생(後生)이 어찌 이에 미칠 수 있겠습니까.

여러 번 그대의 질문을 받자오니, 나는 두렵고 부끄러워 어떻게 답해야 할지 모르겠습니다.

애시(哀侍)는 나의 이러한 점을 깊이 이해하지 못하는 듯합니다.

지금 또한 함부로 내 홀로 의논할 수 없으나, 단 애시의 간곡한 질문을 받았으니, 깊이 상량(商量)하지 않을 수 없으므로, 애오라지 그 한두 가지만을 말하는 것입니다.

다시 양찰하여 재탁(裁度)하는 것이 어떨겠습니까?

대상(大祥)에 입는 관(冠)과 의복에 대하여

검정색을 입어야 한다고 주장한 것은 「가례(家禮)」이고, 백색을 주장한 것은 「오례의(五禮儀)」니,
다 근거한 바가 없지는 않습니다.

이것을 가려서 따르는 것은 애시(哀侍)가 참작하여 헤아려서 하는 여하에 달려 있을 뿐입니다

「가례」를 의심할 만한지 여부에 대해서는, 「가례」는 진실로 완벽하지 못하니 예경(禮經)을 가지고
참고해 보면 참으로 부합되지 못하는 부분이 있습니다.

그대가 '완정되지 못한 책이니, 반드시 모두 따를 것이 없다.'고 한 말씀은 진실로 마땅합니다.

그러나 이것을 「오례의」에 비교한다면 어찌 차이가 있지 않겠습니까.

더구나 「가례」를 버리고 옛 경서를 참작하여 새로운 제도를 만드는 것도 쉽게 할 수 없을 듯하니, 어
찌해야 하겠습니까?

백립(白笠)은 옛날 상복(喪服)이 없던 자들이 입는 상복입니다.

참최복(斬衰服)은 삼승포(三升布)를 사용하고, 관은 육승포를 사용하였으니, 그렇다면 관은 상복보다
가벼운 것입니다.

담제(禫祭) 때에 이르러서는 흑경 백위(黑經白緯)의 관을 쓰고 소복(素服)을 입으니, 그렇다면 관과
상복은 경중이 있는 것입니다.

지금 세속에서는 백립을 쓰고 있는데, 이것이 고례(古禮)에 합당한지 모르겠습니다.

이 때문에 나는 미안하게 생각하고 있는 것입니다.

또 입자(笠子)는 바로 속제(俗制)인데, 흑경 백위의 색깔을 만들고자 한다면 또한 요상스러워서 떳떳하
지 못한 것이라고 말할 만하니, 결코 실행할 수 없습니다.

담흑색(淡黑色)이 아니면 되지 않을 것입니다.

또 「가례」를 보니 세속을 따라 가감한 것이 많습니다.

그 서문(序文)에 이리이리 말한 것만 보아도 이것을 알 수 있습니다.

그렇지 않다면 복(服)을 받는 등의 조항을 어찌 「서의(書儀)」를 따르고 고례를 따르지 않을 수 있겠습
니까.

주자(朱子)가 임종(臨終)하실 때에 「서의」를 따르지 말라고 경계하였다는 말은 나는 기억나지 않으며
「의례(儀禮)」와 「서의」를 참고하여 쓰라고 말씀하셨으니, 다시 살펴보는 것이 어떨겠습니까.

검은 삼베로 입자를 싸매는 것도 실행할 수 없을 듯합니다.

또 옛날에는 관을 썼는데 지금은 입자를 사용하며, 옛날에는 의상(衣裳)을 썼는데 지금은 단령(團領)
을 사용하며, 옛날에는 구(履)를 썼는데 지금은 화(靴)를 쓰니, 이것은 지방 풍속에 따른 것으로서 단령
을 예복(禮服)이 아니라고 말할 수는 없을 듯합니다.

평상시에 어찌 단령을 입으며 시제(時祭)에 이르러서는 다른 의복을 입고자 한단 말입니다.

심의(深衣)와 갈구(葛履)는 절대로 행할 수 없습니다.

조정의 선비들이 중국(中國) 제도를 사모하는 것은 평상시에도 온당치 못한 일이니, 상주(喪主)들은 더
더욱 행할 수 있는 것이 아닙니다.

내 뜻에는 절대로 온당치 못하다고 여깁니다.

제사를 받들 때와 제사가 끝났을 때에 복식을 다르게 하는 것도 행할 수 없을 듯합니다.

중국에서는 제복에 삼베를 사용하는데 우리 나라에서는 무명을 사용하니,

이는 각기 지방에서 생산되는 물건을 따른 것으로 경중(輕重)의 구별이 없을 듯합니다. 혁대(革帶)는 합당한지 모르겠습니다.

입자는 삼베를 사용하기도 하고 풀을 사용하기도 하는데, 이것은 예(禮)에 이러한 내용이 없으니 단정할 수 없으며, 갓끈은 마땅히 입자의 색깔을 따라야 할 듯합니다.

망건(網巾)을 흰색으로 하는 것도 절대로 할 수 없는 일입니다.

다시 답함

매번 문목(問目)을 받을 때마다 그 글이 자세하고 곡진하니 예서(禮書)를 읽으며 슬퍼함을 극진히 하여 구차히 하지 않으려는 뜻을 볼 수 있습니다.

다만 상례(喪禮)는 그 형식이 잘 갖추어지기보다는 차라리 슬퍼하는 것이 나은 것입니다.

애시(哀侍)는 이미 그 근본을 알았고, 겸하여 지엽적인 것까지도 미치려고 하시니, 진실로 좋습니다.

그러나 만일 근본이 혹 미진한데, 오직 지엽적인 것만을 따르려고 한다면 온당치 못한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보내 주신 편지를 볼 때 매양 마음에 병이 있는 듯하니, 깊이 염려스러움을 금할 수 없습니다.

이는 나의 견해가 통투하지 못해서 그런 것이 아닌지요? 어떠합니까?

반곡(反哭)에 대하여

도성(都城) 밖에 제수(祭需)를 진설하고 친구들은 널리 초청하는 것은 지극히 무리(無理)한 일이니, 행해서는 안 됩니다.

단 이러한 풍습이 세속에서 행해진 지가 이미 오래이니, 내 비록 친구들을 초청하지 않는다 하더라도 친구들이 많이 오면 이에 대처할 수가 없을까 염려되니, 어찌 해야 하겠습니까.

나의 뜻에는 다만 장막만을 설치하고 신주(神主)를 받들어 임시로 모시고 대략 전물(奠物) -예를 들면 세속의 음료수나 떡 같은 것-들을 올리고, 친구들도 들어와서 제수를 올리게 하여 하인(下人)들이 잠시 쉬기를 기다렸다가 즉시 길을 떠나는 것이 무방할 듯합니다.

신위(神位)의 좌향(坐向)에 대해서는 나와 있는 기록이 없으니, 이러한 것은 시속을 따르는 것이 관창을 것입니다.

반곡제(反哭祭)에 대하여

우제(虞祭)와 같이 행하는 것이 마땅할 듯합니다.

대상(大祥) 후 초하루 보름의 곡(哭)에 대하여

전(奠)하고 곡하는 것도 또한 무방합니다.

예(禮)로써 말한다면 곡하는 것은 부당하다 하겠으나 이제 아직 신주를 부묘(祔廟)하지 않고 있지 않습니까.

담제(禫祭) 지낸 달의 곡에 대하여

대상(大祥) 날짜가 점점 임박하면 곡한들 어찌 나쁠 것이 있겠습니까.

단 다시 궤연(几筵)을 만들고 조석으로 곡한다는 것은 무슨 말인지 이해되지 않습니다.

다만 영좌(靈座)앞에서 곡할 뿐이니, 어찌 다시 궤연을 만들 리가 있겠습니까.

선세(先世)의 신주를 받들어 맞이하는 데 대하여

사세가 이와 같으니, 어찌 하겠습니까. 대상 후에 와서 신주를 맞이해 가는 것도 무방할 듯합니다.

단 영윤(令胤)이 이미 나이가 15세에 가까우니, 그로 하여금 와서 맞이해 가게 하는 것도 무방할 것입니다.

어떻게 생각하십니까?

또 「가례」에 "소상시에는 연복(練服)을 진설하고 들어가 곡한 다음, 밖으로 나와서 복을 바꿔 입는다."는 것은, 바로 연관(練冠)으로 바꿔 쓰고 수질(首絰)과 부판(負版)을 떼어 버리는 것입니다.

대상시에 담복(禫服)을 진설하고 행사하는 것도 모두 소상 때와 같이 하니, 그렇다면 들어가 곡하고 밖으로 나와서 상복을 벗고 담복을 입는 것입니다.

담제(禫祭)에는 제복(祭服)을 진설하지 않는 것은,

담제 때에는 바로 평상시의 제복을 입기 때문입니다.

그러므로 특별히 구별하여 말하지 않은 것입니다.

들어가 곡하고 밖으로 나와서 담복을 벗고 제복을 입고는 들어가서 위(位)에 나아가 제사를 행할 뿐입니다.

지금 선후의 순서에 착간(錯簡)이 없지 않다고 말씀하였는데, 이것은 옳지 않은 듯합니다.

호공(胡公)의 말 또한 이러한 곡절을 알지 못한 듯합니다.

구암(龜巖)에게 답한 편지

선생(김광필(金宏弼)을 가리킴)의 행장(行狀)에 "무오년(연산군 4 1498)에 옥사(獄事)가 일어나자 공(公)은 점필재(佔畢齋)의 문하에서 배웠다 하여 희천(熙川)으로 귀양 보내졌으며, 조금 있다가 순천(順天)으로 이배(移配)되었는데, 화의 기미가 측량할 수 없었다.

그런데도 공은 대처하기를 태연히 하여 떳떳한 조행(操行)을 변치 않았으며, 갑자년(甲子年연산군 10 1504)에 사화(士禍)가 다시 일어나자, 10월 1일에 화가 유배된 곳까지 미쳤는데, 공은 종용(從容)히 형을 받았다." 하였습니다.

선생이 지은 매계 선생(梅溪先生)의 제문(祭文)에는 대략 이르기를 "서쪽으로 귀양가고 남쪽으로 옮겨가서 추위와 더위를 여섯 번 지냈는데, 한번 병이 들자, 그대로 서거해서 끝내 살아 돌아오지 못했다." 하였고, 또 이르기를 "내가 공을 만나본 것은 실로 청년 시절이었다.

함께 귀양가고 함께 배소(配所)를 옮겨 승평부(昇平府)로 유배왔었다." 하였습니다.

—살펴보면 매계가 의주(義州)로 귀양간 것은 무오년이었는데, 지금 선생의 제문에 "추위와 더위를 여섯 번 지냈다." 하였으니, 이는 바로 기해년(己亥年)입니다.

기문(記文)에는 "이렇게 하기를 2년 하였다" 하였고, 끝에는 "다시 임술년 8월이다." 하였으니 그렇다면 바로 신유년(辛酉年)에 이배된 것입니다.—김전부(金典簿)에게 물었더니, 하는 말이 "선조의 행장과 매계의 제문에 상고할 수 있는 것은 이것뿐입니다.

기문에 대해서는 나는 애당초 대(臺)가 있음을 알지 못했으니, 또 어찌 기문이 있음을 알았겠습니까.

곡성(谷城)에 있을 때에 여러 번 승평부에 이르러 선조(先祖)의 유사(遺事)를 묻고자 하였으나, 생존한 옛노인들이 없었습니다.

마침 심두(沈豆)라는 사람을 만나 보았는데, 기문이 있다 하였고, 그것을 또 보내주었으므로, 이 기문이 선조가 저술한 것인가 하고 의심하였을 뿐이요, 다른 것은 다시 다른 증거가 없습니다.

만일 이것이 매계의 글이라고 한다면 이 또한 알 수 없는 일이니, 이것을 아무의 것이라고 이름을 지적하여 현판에 거는 것은 선조를 속이는 일이 될까 두렵습니다……." 하였습니다.

나 정암(羅整菴)에 대하여

나정암은 도심(道心)을 성(性)이라 하였고 인심(人心)을 정(情)이라 하였으니, 만일 그렇다면 사람의 성은 미미하고 정은 위태롭다는 것이니,

은 실로 청년 시절이었다.

이것은 순자(荀子)의 성악설(性惡說)에 가깝습니다.

노수신(盧守愼) 어른께서는 나 정암의 말을 발명하여 이르기를 "사람의 정은 선을 할 수도 있고 악을 할 수도 있다.

그러므로 위태롭다." 라고 하니, 이 말은 고자(告子)의 단수(湍水)의 학설과 f1h과 가까운 것입니다.

고봉선생문집권 제3

발문(跋文)

하늘이 세상에 유명하고 도(道)를 지키는 현인(賢人)을 내기를 자주 하지 않는 것은 자주 하고자 하지 않아서가 아니요, 오직 그 정강(精剛)하고 순수한 기운을 가려서 많이 쌓고 도야(陶冶)하기를 점차 하여야 하기 때문이다.

이 때문에 경영하고 힘써 쌓아서 여러 해를 한 뒤에야 훌륭한 사람이 나오는 것이다.

저 넓고 큰 사해(四海)와 천하에도 이와 같으니, 작은 지방에서 훌륭한 인재가 배출됨은 반드시 그 시기가 배나 있어야 나오는 것은 이상할 것이 없다.

돌아보건대 편벽되고 누추한 우리 나라에서 만고에 이러한 사람이 나왔다는 소리를 듣지 못하였다.

기자(箕子) 이후에 신라(新羅)와 백제(百濟)를 지났는데도 능히 변화하지 못하여 도(道)와의 거리가 날로 더욱 멀어졌으니, 반드시 천번 걸러내고 만번 길러내어 흐린 것을 깨끗이 맑혀야 도견(陶甄)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고려(高麗) 말기에 이르러서 비로소 포은(圃隱) 등의 여러 분이 나왔으나, 국운이 침체되고 정사가 잘못됨으로 말미암아 완비하지 못하였다.

다행히 성조(聖祖)이 태조(李太祖)를 가리킴)가 용비(龍飛)하심을 힘입어 혼우(昏愚)함이 날로 열려져서 나쁜 찌꺼기를 깨끗이 걸러내고 문화(文化)를 널리 밝힌 뒤에야 차례로 오현(五賢)f1h이 서로 계승해 나왔는데,

퇴도(退陶)에 이르러 비로소 완비되었다.

그리고 또 선생 같은 분이 따라서 도를 천명(闡明)하니, 이에 사문(斯文)이 성하게 일어나서 도통(道統)이 마침내 동방(東方)으로 오게 되었다.

그렇다면 선생이 퇴도와 더불어 당시에 창화(唱和)한 것은 이른바 세상에 유명한 분들이 배출되었다는 것이 아니겠는가.

아, 선생의 깊은 조예와 세워놓은 업적은 나 같은 말학(末學)이 엿보고 측량할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다.

그러나 선생은 지(知)와 행(行)이 모두 전진되고 학문과 견해가 투철하여 정주(程朱)의 위기지학(爲己之學)을 힘썼으니, 문장은 그 여사(餘事)인데도 웅심(雄深)하고 아건(雅健)하여 한결같이 혼연 천성(渾然天成)f1h에서 나왔다.

그리하여 장편시(長篇詩)는 한퇴지(韓退之)와 유사하고, 단편(短篇)은 도연명(陶淵明)에 가까우며, 변론한 것은 구양수(歐陽修), 한퇴지와 같았고, 특히 예학(禮學)에 소장이 있었으며, 사서(史書)에 해박하여 널리 원용(援用)하고 고증(考證)하여 남김없이 분석하였다.

그리하여 비록 높은 스승으로 추앙받는 자들도 여러 번 자기 견해를 버리고 선생에게 굽혔었다.

선생의 도학(道學)과 문장의 성향이 마침내 이에 이르렀으나, 불행히도 일찍 세상을 떠나시어 저술한 것이 많지 못해서 지금에 크게 드러나지 못하고 후세에도 빛남을 드리우지 못하는 것이 애석할 뿐이다.

그 유편(遺篇)과 시집(詩集)들이

상자 속에 매몰되어 적막히 있던 것이 지금 5기(紀)가 지났다.

내가 낭읍(朗邑영암)의 읍재(邑宰)로 부임함에 겨우 퇴계, 고봉 양 선생(兩先生)의 왕복서(往復書) 한 질(帙)을 간행했었는데, 이제 또 문집 한 질을 선주(善州)에서 간행하였다.

그러나 선주는 매우 피폐하여 자뢰할 만한 것이 없으므로, 남은 시 수백 편과 경연(經筵)에서 아뢴 「논사록(論思錄)」 한 질을 아직도 미처 간행하지 못하고 다른 날을 기다리고 있으니, 아, 슬프다.

후세의 군자들은 양 선생의 왕복서에서 그 문답한 것을 참고해 본다면 도(道)에 나아간 천심을 연구할 수 있을 것이요, 문집에서 선생이 저술한 것을 살펴본다면 문장의 고하를 헤아릴 수 있을 것이요, 경연에서 논사(論思)한 것을 본다면 견해의 허실을 징험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선생은 진실로 세상에 유명한 현인으로서 하늘이 자주 낼 수 없는 자가 아니겠는가.

이러한 현인을 자주 낼 수 없는데도 오히려 그 수명을 길게 하여 그 재주를 다 퍼도록 하지 않는 것은 어째서인가? 현자(賢者)를 배출한 것은 하늘인데, 빼앗아간 자는 그 누구인가?

아득하여 알 수 없는 것은 하늘일 뿐이다.

송정(崇禎) 2년 기사(己巳) 동짓달 일(日)에 통정대부 선산부사(通政大夫善山府使) 조찬한(趙纘韓)은 삼가 발문을 쓰다.

후지(後識)

우선 선조(先祖) 고봉 선생의 문집 중에 경연에서 논사하신 「논사록」 1권은 선생이 세상을 떠나신 초기에 선조(宣祖)께서 사신(史臣)들로 하여금 선생이 경연에서 진계(陳啓)하신 것을 모두 상고하여 등사해내어 모아서 임금의 예람(睿覽)에 대비하게 한 것이었다.

정조(正祖) 정미년(1787)에 숙조(叔祖)이신 정간공(靖簡公)은 이것을 중간(重刊)하여 세상에 행하게 하였으며, 양 선생 왕복서 3권은 현주 조공(玄州趙公)이 영암(靈巖)에 부임해 있을 때에 간행하였고, 원집(原集) 3권은 선산(善山)에 부임해 있을 때에 간행하였으니, 이때는 바로 광해조(光海朝) 계축년(1613)과 인조(仁祖) 기사년(1629)이었다.

사칠이기속편(四七理氣續篇)은 청주서원(淸州書院)에서 별도로 간행하였으나 중간에 유실되었는데, 정조(正祖) 병오년(1786)에 관찰사인 조공(趙公) 준(竣)이 의연금을 내어서 거듭 중간한 것이었다.

속집(續集) 2권과 별집(別集) 부록(附錄) 1권은 족조(族祖)이신 춘담공(春潭公)이 나의 조고(祖考)와 더불어 고종(高宗) 정미년에 비로소 간행하니, 모두 11권이였다.

당초에는 재정이 궁핍하여 미처 널리 전포(傳布)하지 못했으며, 겸하여 병화(兵禍)를 여러 번 겪었으므로 남아 있는 것이 얼마 되지 않았다.

선생의 도(道)를 배우고자 하는 선비들에게 읽을 만한 선생의 글이 없었으니, 장차 어디에서 손을 빌어 입문(入門)할 수 있었겠는가.

이 때문에 학자들은 많이 애태우고 있었다.

그러하여 기유년(1969) 봄에 중간하기로 합의하고 고본(古本)을 상고해 보니, 썩고 누락되어 식별하기가 어려웠다.

이에 석인(石印)에 부치되 한결같이 고본을 따라 책을 만들어서 옛날의 규모를 보존하였다.

아, 선생의 학문하신 공부와 출처(出處)의 의리, 군주와 백성을 요순(堯舜)으로 만들려는 정치와 성정(性情), 이기(理氣)에 대한 오묘한 논리, 부정한 학설을 막고 인심을 바로잡으려는 도(道)가 모두 이 책에 담겨져 있으니, 이 책을 읽는 자가 침잠(沈潛)하고 반복하여 깊이 생각하고 밝게 분별해서 참 [眞]을 쌓고 힘쓰기를 오래한다면 그 문(門)으로 들어가서 그 도를 말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이 일에는 족대부(族大父) 형섭(亨燮),명연(命衍),우흥(宇興),세훈(世勳),세익(世益)씨가 가장 애를 썼는데, 불초에게 그 전말을 기록하라고 명하였다.

경술년(1970) 단양절(端陽節)에 15대손 영환(永桓)은 감가 기록한다.

[각주]

1) 성균진사(成均晉士) : 진(晉)은 본디 진(進)자이나 고봉 자신의 아버지 이름자가 진(進)이므로 휘(諱)하여 뜻과 음이 같은 진(晉)자로 쓴 것임.

1) 성학십도(聖學十圖) : 퇴계(退溪) 이황(李滉)이 1568년 경연(經筵)에서 선조(宣祖)에게 유학의 대강을 풀이하여 밝히고 심법(心法)의 요점을 명시하기 위하여 여러 유학자들의 학설과 도설(圖說)을 근거로 자신의 견해를 부연하여 만든 책. 1. 염계(濂溪) 주돈이(周敦頤)의 태극도설(太極圖說)을 근거한 태극도(太極圖), 2. 횡거(橫渠) 장재(張載)의 서명(西銘圖), 3. 주희(朱熹)의 「소학(小學)」을 근거한 소학도(小學圖), 4. 「대학(大學)」을 근거한 대학도(大學圖), 5. 주희의 백록동서원(白鹿洞書院)의 규약을 근거한 백록동규(白鹿洞規), 6. 정복심(程復心)의 심통성정도(心統性情圖)를 수정보완한 심통성정도, 7. 공자(孔子)의 인사상(仁思想)을 근거한 인설도(仁設圖), 8. 정복심의 심학도(心學圖)를 근거한 심학도, 9. 주희의 경재잠(敬齋箴)을 근거한 경재잠도, 10. 남당(南塘) 진백(陳柏)의 속흥야매잠(夙興夜寐箴)을 근거한 속흥야매잠도 이다

1) 판부(判付) : 상주(上奏)한 형사 사건에 대한 임금의 재가(裁可) 사항. 판하(判下)라고도 한다.

1) 반친(反襯) : 외지(外地)에서 죽은 사람을 고향으로 반장(返葬)하는 것

1) 사덕 : 사람의 본성(本性)에 간직되어 있는 네 가지 덕으로 인(仁), 의(義), 예(禮), 지(智)를 가리킨다. 사람은 원래 천도(天道)의 원(元),형(亨),이(利),정(貞)을 받아서 이 네 가지 본성을 갖게 되었다고 한다.

1) 흠벽(翕闢) : 음흠양벽(陰翕陽闢)의 줄인 말로 음은 닫히고 양은 열려서 이 음양의 조화로 말미암아 우주의 만물이 생성된다는 역리(易理)에 근거한 것이다.

2) 현부(玄符) : 현(玄)은 검정색으로 《周易 坤卦 文言》의 ‘하늘은 검고 땅은 누르다. [天玄而地黃]’는 말에 근거하여 하늘을 나타내는 말로 쓰이며, 부(符)는 상서로운 조짐을 말한다

1) 호선우어천하장(好善優於天下章) : 「맹장(孟子)」 고자 하(告子下)에 나오는 것으로, 정치가가 선(善)을 좋아하면 천하를 충분히 다스릴 수 있다는 내용이다.

2) 인부족여적야장(人不足與適也章) : 「맹자」 이루 상(離離上)에 나오는 말로, 신하는 군주의 잘못된 인재등용과 실정(失政)을 일일이 탓하여 바로잡을 수는 없으니, 오직 군주의 마음을 바로잡아 인의(仁義)의 도(道)에 뜻을 두게 하여야 한다는 내용이다

3) 문립(文立) : 진(晉) 나라 때 임강(臨江) 출신으로 촉한(蜀漢) 시절 태학(太學)에서 「모시(毛詩)」와 삼례(三禮)를 공부하였으며 당시의 대학자인 초주(譙周)를 사사하여 공자(孔子) 문하(門下)의 안회(顏回)와 같다는 평을 얻었다. 또한 촉한에서 상서(尙書)를 지낸 건위군(犍爲郡) 출신의 정경(程瓊)과 친분이 두터웠는데, 그의 나이가 80에 가깝다하여 끝내 추천하지 않으니, 사람들은 그의 공정한 처사에 감복하였다. 《晉書 卷九十一文立列傳》

1) 현감(玄鑑) : 천감(天鑑)과 같은 말로 하늘에서 굽어봄을 뜻한다.

1) 염락관민(濂洛關閩) : 염(濂)은 염계(濂溪)로 송학(宋學)의 비조(鼻祖)인 주돈이(周敦頤)가 거주하던 곳이며, 낙(洛)은 낙양(洛陽)으로 정이(程頤)가, 관(關)은 관중(關中)으로 장재(張載)가, 민(閩)은 민중(閩中)으로 주희(朱熹)가 거주하던 곳, 곧 정주학(程朱學)을 가리킨다.

1) 대수장군(大樹將軍) : 자신의 전공(戰功)을 자랑하지 않는 장군을 이르는 말. 후한(後漢)의 개국공신(開國功臣)인 풍이(馮異)는 광무제(光武帝)를 섬겨 많은 전공을 세웠으나 사람이 겸양하여 논공행상(論功行賞)할 즈음이면 언제나 자신의 공로를 발표하지 않고 큰 나무 아래에서 한가히 쉬고 있었으므로 대

수장군이라는 별칭이 있게 되었다. 《後漢書 卷十七 馮異列傳》

1) 위기지학(爲己之學) : 자신을 위한 학문으로 위인지학(爲人之學)과 대칭되는 말. 《論語 憲問》에 ‘옛날 학자들은 자신을 위한 학문을 하였는데, 지금의 학자들은 남에게 보이기 위한 학문을 한다. [古之學者爲己 今之學者爲人]’ 하였다.

2) 소두(召杜) : 소(召)는 소신(召信)이며 두(杜)는 두시(杜詩)로 모두 한(漢) 나라 때 남양 태수(南陽太守)가 되어 선정(善政)을 베풀었다. 당시 백성들은 이들을 칭송하여 ‘전에는 소부(召父)가 있었는데, 뒤에는 두모(杜母)가 있었다.’ 하였다. 《後漢書 卷三十一 杜詩列傳》

1) 훈척대신(勳戚大臣) : 훈(勳)은 훈구(勳舊)이며 척(戚)은 외척(外戚)으로 명종의 외숙인 윤원형(尹元衡)을 가리킨 것이다.

1) 경위(涇渭) : 옹고 그름과 청탁(淸濁)에 대한 분별이 엄격함을 이르는 말. 원래는 중국 섬서성(陝西省)에 있는 두 물 이름인데, 경수(涇水)는 물이 탁하고 위수(渭水)는 맑기 때문에 비유한 것이다.

1) 허노재(許魯齋) : 노재는 원(元) 나라 때의 학자인 허형(許衡)의 호. 그는 특히 「소학」을 신봉하여 ‘나는 소학을 신명(神明)처럼 신봉하고 부모처럼 공경한다.’ 하였다.

1) 나정암(羅整菴) : 정암은 명 나라 때의 학자인 나흠순(羅欽順)의 호. 자(字)는 윤승(允升)이며 시호는 문장(文莊). 벼슬을 사양하고 20여 년간 시골에서 격물치지학(格物致知學)에 전념하고 「곤지기(困知記)」를 지었으며 문집으로는 「정암존고(整菴存稿)」가 있다. 《明史 卷二百八十二 羅欽順列傳》

1) 경현당(景賢堂) : 한훤당(宣暄堂) 김굉필(金宏弼)을 모신 사당. 본집 제 2권의 경현당 기문(記文)에 자세히 보인다.

2) 차정(次丁) : 다음 정일(丁日). 곧 매월 일진(日辰)에 두번째 드는 정일로 중정(中丁)과 같은 말. 옛날 사당의 제향을 봄에는 2월, 가을에는 8월에 지냈는데, 첫번째 정일을 초정(初丁), 상정(上丁)이라 하여 문묘(文廟), 향교(鄉校)에서 행사하였고, 서원(書院)이나 기타 사당에서는 중정에 행사하였다

3) 강이장(剛而丈) 이정(李楨) : 강이는 이정의 자이며 호는 구암(龜巖)이고 본관은 사천(泗川).

1) 필재(畢齋)……얹으며 : 필재는 점필재(佔畢齋)의 약칭. 고봉은 필재 두 글자로 쓰는 것은 문리가 맞지 않는다고 주장하였으나, 그 후 퇴계(退溪)는 ‘필재는 점필재의 약칭으로서 하등 문제될 것이 없다.’ 하여 그대로 두었음을 밝혀둔다. 《景賢錄 卷一》

1) 의리가 매우 엄격하고 중하다 : 이 내용은 원문에는 ‘分義甚嚴如’로 되어 있으나 출전(出典)인 「경현록(景賢錄)」에 의거하여 바로잡았음을 밝혀 둔다

1) 책을……간다 : 문장이 이루어지지 않으니, 원문에 오류가 있는 듯함.

1) 덕흥군(德興君)의 가묘(家廟) : 선조(宣祖)의 생부(生父)로 이름은 초(昭). 중종(中宗)의 서자(庶子)로 창빈(昌嬪) 안씨(安氏)의 소생. 명종(明宗)이 후사(後嗣)가 없이 죽자, 아들인 하성군(河城君)이 대통(大統)을 이어 즉위(即位)하니, 바로 선조이며, 자신은 대원군(大院君)으로 봉해졌다. 가묘는 집안에서 모시는 사당.

1) 복왕(濮王), 수왕(秀王)의 두 원묘(園廟) : 복왕은 복안의왕(濮安懿王)의 준말로, 송 영종(宋英宗)의 생부인 조윤양(趙允讓)의 봉호(封號)이며, 수왕(秀王)은 수안희왕(秀安僖王)의 준말로 송 효종(宋孝宗)의 생부인 조칭(趙稱)의 봉호이다. 원묘는 제왕의 능(陵) 옆에 세우는 침묘(寢廟).

1) 악수(握手) : 초상시 소렴(小斂)을 할 때에 시신(屍身)의 손을 싸는 형견.

1) 영락제(永樂帝)는……군주 : 영락제는 명(明) 나라의 3대 황제인 성조(成祖)를 가리킨 것으로 그의 연호(年號)가 영락이기 때문에 붙여진 이름. 명 태조(明太祖) 주원장(朱元璋)의 아들에 아들로 이름은

체(棣). 일찍이 연왕(燕王)에 봉해졌었는데, 1402년 무력 침공을 자행하여 조카인 건문제(建文帝)를 몰아내고 수도(首都)를 금릉(金陵, 南京)에서 연경(燕京, 北京)으로 옮겼다. 이 때문에 찬탈(篡奪)한 군주라고 한 것이다.

2) 위 원성(魏元成)의 가복(加服) : 원성은 당 태종(唐太宗)의 명재상인 위징(魏徵)의 자(字)이며, 가복은 복제(服制) 기한을 연장한 것을 말한다. 그는 일찍이 고조(高祖)의 장자(長子)이며 태자(太子)인 건성(建成)을 섬겨 세마(洗馬)가 되었으나, 뒤에 형제간의 불화로 말미암아 건성이 태종인 세민(世民)에게 살해되고 태종이 즉위하자, 다시 태종을 섬겼으므로 원수를 섬겼다는 비판이 있게 되었다. 그는 직간(直諫)을 일삼아 훌륭한 치적(治績)을 이룩했으며, 예서(禮書)에도 밝았으므로 「소대례(小戴禮)」를 근거하여 「유례(類禮)」 20권을 지었는데 여기에 가복한 조항이 있으므로 말한 것이다. 《新唐書 卷九十七 魏徵列傳》

1) 인심유위(人心惟危) : 「서경(書經)」 대우모(大禹謨)에 ‘인심은 위태롭고 도심은 은미하다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하였는데, 주자(朱子)는 ‘인심은 사람의 육체가 있음으로 말미암아 생기는 마음이요, 도심은 본성에서 발로된 양심(良心)이다.’ 하였다. 이는 송학(宋學) 이후 사람의 심성(心性)을 논하는 기본으로 인식되어 왔다. 이 말은 원문에 없는 것을 편의상 소제목으로 뽑아 넣었음을 밝혀 둔다

1) 주공 동정론(周公東征論) : 주공이 동쪽 지방을 정벌한 것에 대한 논문. 주공은 무왕(武王)이 은(殷) 나라를 정벌하여 천하를 통일하자, 주왕(紂王)의 아들 무경(武庚)을 제후왕으로 봉하여 은 나라의 제사를 받들게 하고 서형(庶兄)인 관숙(管叔) 등에게 무경을 감시하도록 하였다. 그러나 무왕이 죽고 어린 성왕(成王)이 즉위하여 주공이 섭정(攝政)을 하게 되자, 관숙은 ‘주공이 왕위를 노린다’는 유언비어를 퍼뜨리며 무경과 함께 반란을 일으켰다. 이에 주공은 군을 출동하여 동정(東征)을 단행, 이들을 잡아 처형하였다.

1) 「대전(大全)」의 오복(五服) : 「대전」은 「경국대전(經國大全)」의 약칭이며, 오복은 다섯 가지 복제(服制)로 삼년상(三年喪), 기년상(期年喪), 대공 구월(大功九月), 소공 오월(小功五月), 시마 삼월(緦麻三月)을 가리킨다

1) 필유사언(必有事焉) : 《孟子 公孫丑上》의 호연장(浩然章)에 보이는 말로, 호연지기(浩然之氣)를 기르는 일에 반드시 종사하여야 함을 강조한 말이다.

1) 흑경백위(黑經白緯) : 날줄 [經] 은 흑색이고 씨줄 [緯] 는 백색으로 짜여진 삼베.

1) 김전부(金典簿) : 전부는 종친부(宗親府)의 관명으로 한훤당의 직손(直孫)인 김립(金立)을 가리킨다

1) 고자(告子)의……학설 : 고자는 전국(戰國)시대의 사상가(思想家)로 이름은 불해(不害)이며, 단수(端水)는 여울 물, 고자는 일찍이 ‘사람의 본성은 여울 물과 같다. 여울 물은 동쪽으로 터놓으면 동쪽으로 흐르고 서쪽으로 터놓으면 서쪽으로 흐르니, 사람의 본성 역시 선(善)으로 인도하면 선해지고 악(惡)으로 인도하면 악해진다.’ 하였다. 《孟子 告子上》

1) 오현(五賢) : 다섯 명의 유현(儒賢). 여기에서는 조선조의 유학자인 한훤당(寒暄堂) 김굉필(金宏弼), 일두(一蠹) 정여창(鄭汝昌), 정암(靜菴) 조광조(趙光祖), 회재(晦齋) 이언적(李彦迪), 퇴계(退溪) 이황(李滉)을 가리킨다.

1) 혼연천성(渾然天成) : 힘을 들이지 않고 자연적으로 쉽게 이루어짐을 이르는 말.

본자료는 행정안전부와 한국정보화진흥원의 국가DB사업으로 구축된 재산입니다.

담양군의 공식적인 허가 없이 이 문서의 일부 또는 전체를 복제, 전송, 배포하거나 변경하여 사용할 수 없습니다.